A decorative border of black ink on aged paper, featuring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leaves and clusters of small flowers or berries, arranged in a wavy, vine-like fashion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page.

葉紹鈞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  
第十集

袋中

三通通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640B

現代作家選集第十集

葉紹鈞代表作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三通書局印行

葉紹鈞代表作目次

(現代作家  
選集之十)

序.....一

第一輯 小說

目 義兒.....一

飯.....一二

一課.....二二

綠衣.....二八

火災.....三四

小蠅的回家.....四三

地動.....四六

樂園.....五二

丁祭.....五七

微波	六五
夜	八六
阿鳳	九九
隔膜	一〇四
低能兒	一一三
母	一二二
一生	一二七
春遊	一三一
兩封回信	一三三
歡迎	一三六
不快之感	一四二
伊和他	一四七
一個朋友	一五一

萌芽.....一五五

恐怖的夜.....一六〇

苦菜.....一七三

小病.....一八二

寒曉的琴歌.....一八六

疑.....一八八

潛隱的愛.....一九四

## 第二輯 散文

三種船.....二〇六

速寫.....二一七

牽牛花.....二二〇

兩法師.....二二二

心是分別不開的.....二三一

第三輯 童話

古代英雄的石像.....二四三

稻草人.....二五〇

花園之外.....二五九

梧桐子.....二六七

小白船.....二七四

傻子.....二八二

燕子.....二八九

一粒種子.....二九九

# 序

葉紹鈞蘇州人，字聖陶，鄂生亦其筆名。是文學研究會的中堅份子，其從事文學生活極早。處女作隔膜一集於一九二二年出版，受到廣大的青年讀者所歡迎。繼作有火災等集。至長篇倪煥之出，一般認為是葉氏——也可說是中國文壇的——劃時期作品。茅盾更稱之為「扛鼎的工作。」

葉氏曾做過十年小學教員，故他的作品中人物多小學教員及農村智識份子。又因此之故嘗作童話。為中國創作童話的第一人。其稻草人一集，鄭振鐸氏說：「全集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

葉氏寫作態度極為嚴肅。產量不算多，但其所作却皆結構謹嚴。他以含淚之筆，深刻地描寫現實的人生，有自然主義的傾向，他在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的一篇文章裏說：「某一事象我覺得他不對，就提起筆來諷他一下。我的敘述當然不能超越我的認識與理解的範圍；認識與理解不充分，因而使敘述出來的成爲歪斜變態的形相，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免的。但是我常常留意，把自己表示主張的部分減到最少的限度。」我們看了葉先生這樣忠實的自白，便又認識葉先生對於寫作的



一切了。

本集裏所採的，除了小說散文之外，更收了許多篇的童話，俾讀者於欣賞時，得窺葉先生著作的全豹。

一九四〇年十月 編者識

# 現代作家選集弁言

弁

陽光燦爛花木繽紛的文學園地，都是偉大的作家們運用文字這神奇的東西，來開闢成的。在那裏，埋葬着人類在苦難和掙扎裏所感發的崇高和深邃的情思，足夠作爲後人的教訓和感受之資。在那裏，有比現實的人生更真實的生活的現狀；在那裏，有比哲學更精深的人生的哲理。牠能夠增大我們的同情的心胸，深邃我們對於人類的愛。牠能夠使我們明白：人的生存，是爲了同類的幸福和人道的光榮的，我們對於一首短詩，會終身受用不盡；我們對於一部小說，會改造過整個的人生觀。

言

文學既有上述價值，所以誦讀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愉快；介紹文學名著，是我們的最大的任務。我們現在印行這部現代作家選集，意思就是要盡介紹文學名著的任務，使大家都能夠享受到誦讀文學名著的愉快，首先出版的，是中國之部，在中國之部，首先出版的，是：1.魯迅 2.郭沫若 3.周作人 4.茅盾 5.林語堂 6.謝冰心 7.郁達夫 8.徐志摩 9.巴金 10.葉紹鈞 11.田漢 12.丁玲等十二作家的選集。這十二作家中，有小說作家，有戲劇作家，有散文作家，有詩人；雖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

的整個文壇，但其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整個文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坊間對於上列十二作家的作品，不是沒有選集，如魯迅，並且已經有了全集；可是選集的印行，多數是編選不精，尤其是用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去印行，不但編選方面頗多缺點，就連形式方面也過於粗劣。我們總以為文學是美的，有美的內容，同時更具備美的形式，我們鑑賞時，才覺得更愉快呢！至於全集，便於專家研究，我們這選集則是便於一般人的鑑賞，在一般人閱讀全集，非但為時間所不許，也是為經濟能力所不及。如果就我們這選集，先略嘗各個作家作品一瓣，再找自己所歡喜的作家的全集或是未選作品來鑑賞，我想也是再便利沒有的事。

葉紹鈞代表表  
計劃是這樣，或者結果並不能如我們所預期的，也未可知，無論編選或形式方面，如果讀者能夠予以指教，使我們在再版時得以改善，這是我們所竭誠歡迎的！

# 葉紹鈞代表作

現代作家  
選集之十

## 義兒

義

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印畫地圖的考貝紙，寫大楷的八都紙，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一葉賸餘的文格，不論是鋼筆，蠟筆，毛筆，鉛筆，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桿，左手五指張開揪住鋪着的紙，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他的頭總是側着，一會兒偏左，一會兒又偏右；舌尖露出於上下唇之間，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俯視形的菊花，從正面看的農屋。他畫成一樣東西，常常要端相好幾回，還加上幾筆，或給加上一部分。有時加得高興了，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菊花的花瓣儘管加多，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所佔紙面比屋子還大。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就在上面打一個大×，或者撕碎了，疊起來再撕，如是屢屢，以至於粉碎。他留着的畫稿都摺得很小很小，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

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歡喜奔跑，歡喜無意識地叫喊，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但是他不喜歡學校裏的功課。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若是被考問時，他總能夠回答，可是止有片段的，不能有完整的答案。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就是那位圖畫先生，也說他不要好，止知亂塗，畫的簡直不成東西。這是的確的，他逢到畫圖的功課，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繳給先生就是了，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牠好。

他的父親早死了，母親養護着他，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更讀通一點英文，將來好成家立業。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義兒今年十二歲了，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擣亂等對於他的考語。她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不然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必待逼迫着呢？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他止喜歡捉蟲子，釣魚兒，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這不是擣亂麼？而且有什麼用處呢？她想到這等情形時，就很自然很容易地引起舊有的胃病。「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她老是向義兒這麼說。義兒聽了，也不辨這句話何等傷心，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

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所以他一切照平常做去。

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有兩次他跑到河邊，蹲在露出河面的石頭上釣魚，再有幾次，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直到天黑才回家，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她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就是打她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枝量衣的尺，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因為怨恨極了，用了好多的力氣，可是他一聲都不響，沈靜的面孔，時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她呼吸很急促，斷斷續續地問，「可知道你的錯處麼？下次還敢這樣麼？」他止當沒有這回事，並且偏

兒

轉他的頭。她沒有法子了，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就說，「假如下次不敢，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或者輕輕一點，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她的手就此停了，她的怨恨就此嚙下去了。事情就這樣完結了。可是她的失望的心因此而凝固，她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怨自己的命運不好，更傷悼丈夫的早死。

母親終究是母親，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義兒上學校去的時候，她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夠不夠，肚子喫飽了沒有；有時買了一點喫的東西，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她總把最好

的留着給他喫。他是難得好的呢，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她卻全然不想到了。

義兒還有兩位叔叔，也是時常斥責他的。不知爲什麼，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一看見周身就不自由起來，好像被束縛住的樣子。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得最少。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就去告訴三叔，借他來達到訓誡他的目的——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常如此。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義兒的面孔就紅了，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頭也不敢偏轉了；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知道了」。勝利每爲三叔所操，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我就這麼做，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可是她熬耐不住，不能不問暖問飽，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喫。

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上面有葱綠的叢樹，突兀的山石，藍碧的雲天，紆曲曳白的迴泉，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他快活非常，如得了寶貝，心想臨繪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是他每天攜帶的，他取了出來，立刻開始工作。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硯臺，顏色的

盒、明信片、畫圖紙、兩條手臂、等等東西。然而一個課室裏要布置五六十張桌子，預備五六十個學生做功課呢，怎能顧得各人過分的安適？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明信片倚於瓶口，就髻髯帖架托着畫帖。左手拿着顏色盒，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他畫得非常專心，竟忘了周圍的和自己的一切，沒有思慮，沒有情緒，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就是作畫。同學的喧聲和沈重且急速的脚步，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迷蒙而杳渺。功課又開始了，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他周圍的空氣全變，而他如無所覺，還是臨他的畫。

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況且義兒是坐着作畫的姿勢，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他免不了點惱怒，「他在那裏作畫，連課本都不拿出來，分明不願意上我的功課。」他這麼想，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涌出：「沈義，你做什麼！現在是什麼時候？你的課本那裏去了？你不愛上我的功課，儘管出去，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擣亂的學生！」同學們聽了，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樣下場；有的故意看書，表示自己的勤勉；更有的想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課室內暫時靜默。



義兒被喚醒了，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他覺得不快，像睡眠未足的樣子。他知道不能再畫，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順便檢出讀本來，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他並不看先生一眼，臉容緊張，有懊喪的神態。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早已說過了，若是不願意，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你惱怒什麼？難道我錯怪了你？上課不拿出課本來，是不是懶惰？因你而妨害同學的學習，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

「是的，沒有錯怪。」義兒隨口地說，卻含有冷峻的意味。「現在課本已拿出來了，請教下去罷，時間去得快呢。」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樣英雄的氣概，聽着就大表同情，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剛才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室內不僅是笑聲，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混成一片。

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他就很決斷地說，「你竟敢同我鬪口！你此刻就出去，我不要你上我的課！」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說這句話很危險的，假若義兒不聽話，不立刻退出課室，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果然，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止將身體坐後一點，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

涌起了，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都是很好看的快要表演的戲文。他們望望先生，又望望義兒，身軀頻頻轉側，還輕輕地有所議論，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

義  
英|文|先|生|臉|已|紅|了|，|他|斜|睨|義|兒|，|見|他|不|動|；|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譏|諷|的|顏|色|。|這|是|何|等|的|  
侮|辱|呵|！|他|的|血|管|漲|得|粗|了|，|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一|把|抓|住|了|義|  
兒|的|左|臂|，|用|力|拉|他|站|起|來|。|義|兒|有|桌|子|做|保|障|，|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他|的|臉|色|微|青|，|  
堅|毅|的|神|采|鬚|髯|勇|士|拒|敵|的|樣|子|。|英|文|先|生|用|力|很|猛|，|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桌|子|便|移|動|了|位|置|；|  
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義|兒|終|於|支|持|不|住|，|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  
桌|子|受|壓|不|平|均|，|忽|然|向|左|傾|斜|。|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以|為|桌|子|倒|時|一|定|發|重|大|的|  
聲|音|，|這|似|乎|不|像|個|樣|子|，|他|就|放|了|手|，|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桌|子|便|穩|定|了|。|課|室|內|的|戰|事|於|是|暫|  
時|休|止|。

7  
兄  
同|學|們|觀|戰|，|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同|情|於|義|兒|的|拒|敵|；|有|  
的|止|覺|此|事|好|玩|，|最|好|多|延|長|一|刻|；|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或|是|談|有|  
趣|味|的|話|。|總|之|，|在|課|室|之|內|，|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直|到|先|生|放|手|，|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

生之面。

英文先生的手放了，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自己的顏面呢。但是，再去抓他也不好，要再抓何必放呢？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使他不敢正眼看周圍諸人。他止喃喃地說，「你不出去也好，我總不承認你留在這裏，剛才的事退了課再同你講。現在且上功課，你不愛上，同學們要上呢。」他很自然地走回他的講臺。

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他的課。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心裏卻異常躊躇，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那有學校裏不肯教學生之理，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又生出意外的枝節來。級任先生如受了過大的激刺，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許多同學呢，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為新聞，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像講述踢球的勝利那麼有味——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課已退了，英文先生將怎麼辦理這一

件事呢？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完成他的畫幅，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全感，有點驚怯，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模糊而不能預料。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義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他說：「由我訓誡他，已經不知幾回了！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自稱情願悔改，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他母親打他罵他，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更沒有什麼用處，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我們須得換一個方法才行。」

兒「是呀，須得換一個方法，」級任先生連連點着頭說。「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總要使他知所畏懼，以後不敢再這樣才得大家安靜呢。」

「英文先生方面，由我去陪罪；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到那一天，說『你確能改過，英文先生恕你了，』然後再叫他上課。」

「你這辦法，解除了我的爲難了！」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

乎輕了許多。「就這麼辦罷。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

三叔輕輕擊桌一下，端起茶盃呷了一口茶，然後說，「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要他知所畏懼。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都由每天回家，常同外面接觸而來的。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和外間一切隔離，過嚴苦的生活，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

「這確是一個辦法。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但是，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重重地訓斥他一頓，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

「我知道，我有法子。」

一切的計畫都照着三叔進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不知怎麼情形，課室裏點了燈，許多同學坐在一起，不是很好玩麼？可是他並不曾向母親要求過，要在校內寄宿，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叫他住在校裏，實在是夢想不到的。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但在他覺得新鮮。晚飯的鈴聲，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住校的同學隨意談笑，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都是他從來不曾經歷的。他聽着，看着，談着，玩着，

兒

恍恍惚忽如在夢裏，悠久而又變換。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女之圖，到末了畫那條衣帶，墨色沸了開來，就把全幅撕了；但是他很覺舒適。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好似在她懷抱裏的時候的事，畫成一幅畫，居然沒有聽見。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的責罵。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他在牀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怎麼塗上了膏，預備着怎樣一個籠子，怎麼伸手……漸漸地模糊，不能想了。

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可是事實竟相反，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更高興了一點。

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三叔就問他，「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

「暫時沒有，」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語音帶冷然的調子。

「他住在校裏覺得怕麼？」

「怕？」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那有這回事！他還是往日的模樣，並且更爲高興。」

「他竟不怕麼？」三叔悵然愕視。

## 飯

「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你們的先生呢？」

兩間屋子，已經上了年紀，向前傾斜，如人佝僂的樣子。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葉色轉成嫩綠，像是春光裏所見的。平遠的田畝裏，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微風過時順風偃倒，遂成波紋。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靜穆且秀美。微微聽得犬吠。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呵！

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漲，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和河水併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或者說，「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們很以為奇，有的說，「我們種田的，怎會餓死？」父母說，「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有的說，「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說，「誰歡喜糶去？你懂得什麼！」更有的說，「我們不要到學校，大家拚命踏水車，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父母說，「車到那

裏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樣平了！」

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們想，「死像睡眠一樣，模糊且黑暗。被牠蒙住的時候，飯是喫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並且不能動一動，大概被什麼東西縛着，不知幾時才得解開？」

他們想得異常害怕，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然而牠一定要來了，他們不自覺地改掉平常的態度，似乎互相追趕並沒什麼意思，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低低講捉蟋蟀的經歷，聲音裏含着驚恐且煩悶的氣息。

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鋪。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牆角堆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一切埋藏在陰暗裏，不能見清楚的面目。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照在地上，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兩間房子分開。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兩面都有板窗，現在正開着。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屋內更沒別的東西，也擺得十分齊整。

六七個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們都歪着身子，面對着面，講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聲息很



低講了一會，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便起勁起來。一個孩子拍着桌子高聲說，「好一頭大蟋蟀！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這麼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頭都被他咬得要死。他……」

這個當兒，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孩子們瞥見，齊對他看，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們的父母這麼說，「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道，他在衙門裏出進，時常同縣官講話。」又說，「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還怕他。」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少許了。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這個人走進室內，隨意看了一看，忽然眉頭一皺，目光四注，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就是篇首的兩句話。

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從爛濕的田岸匆匆走來。他瘦削的面孔紅到頸際，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呼吸異常急促，竟成喘息。

原來他已得到了消息。一個婦人告訴他，「你須快一點走，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我剛才看他

向學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腦際全沒有意念。他兩足的急急搬動，眼睛的頻頻前望，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

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紳士懇切地介紹，才得在學務委員處記個名。一綫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不希望着呢？

這麼希望了一年，夢裏也不會想到，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有事面談。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他把這封信攔了又看好幾回，自信料想不錯，就得趕緊去才是，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

他第三回去的時候，那位學務委員居然在家了。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止點着了一邊，上身前俯，保持全體的穩定。他的眼睛本是迷矇的，現在又止顧下注，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斜躺在籐椅子上，右手枕着頭，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不知爲什麼，總覺吳先生不適於自己的眼光。他不情願的

樣子說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

吳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覺不安，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呵，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是。」

「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

「沒有，」吳先生異常懊悔，但問句逼迫着，不由得不回答。

「那就爲難了！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教員不懂得教授法，簡直不會有效果。」

室中靜默了一會。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努力地說，「講教授法總該有書籍，我可以買一本看看。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說罷。」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

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覺得希望的芽遭損傷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紳士替他寫了一封信。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

「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我就任用你了。」

「沒有錯，聽得很清楚，他答應了。」吳先生這麼想。他心裏止覺浮盪，回答不出什麼。他的頭顱

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們辦學的規矩，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

吳先生答應了幾個「是」，便退出來，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一個月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拿到了三塊錢，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何以數目不符呢？」他這麼想。自餒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我不是師範生呵！外邊師範生多着呢。六塊錢比較以前處館地優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帶著三塊錢回去。

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他買東西去，買豆腐，買葱，」有幾個在那裏匿笑。

「不成個樣子，這時候還不回來，」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停了一會，他又問道，「他天天這樣的麼？」

「天天是這樣，他要喫飯呢，」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

又一個孩子說「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

「不要信他，不過……」

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兩手空着。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身體向左搖了幾搖，拱手俯首地招呼。

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冷冷地說，「上課的時間早到了，你此刻才來！」

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可是那裏想得出，他的跼蹐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遮飾是無望了，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我去買東西，不料回來得遲了。」

「買東西！」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時刻到了，學生都坐在那裏了，卻等你買東西！」

「以後不買就是了，」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孩子們忽然大笑起來，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先生不喫東西了，先生不喫東西了。」

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爲此而來的，也就耐着。他站得累了，想得歇一歇，先在

一把空椅子上面吹了幾口氣，又鄭重地攬起長桂的後幅，恐怕髒了皺了，然後慢慢地坐下來。他右手支着頭，眉頭微微皺着，卻裝做沒事的樣子說：「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止有這幾個學生！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他見學生這麼少，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爲你的面子計，你得去借十幾個孩子來才行。」——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這本不關我的事，和你關切，所以提起一聲。」他說完了，左手撫摩上脣，像老人捋鬚的樣子，目光注視着吳先生。

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覺得寬鬆了好多；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問了。他止拱手過胸，喃喃地說：「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這不是個很好的機會麼？去了兩回沒有遇見，現在他走上門來了。」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上月的……」他才覺得不好意思，便縮住了。

「什麼？」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

「上月的……」吳先生無可奈何，目光不敢正對學務委員，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

「你儘管說就是了。」

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說，「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

「你有什麼用處呢？」

「喫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

「你剛才不是買了喫的東西回來麼？怎麼還等着？」

「家裏的人——家裏還有三口，我怎能止顧自己，他們等着呢。」

「喫」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官格外地清楚，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現在卻被喚醒了。拖大辮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衣低語道，「聽見麼？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喫，不然，快要餓死了。」

戴銀圈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斥他道，「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我們的骨頭爛了，他肚子還飽漲呢。你偏要亂說！」

「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他有驚怖的眼光。

「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喫，明天餓死，後天爛骨頭，爛得像爛泥一樣。」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

意的樣子這麼說。

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他已沈入了神祕恐悸的幻想。

吳先生難過極了，他希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他們卻非但要動，還旁若無人地亂說；對他們看了幾眼，全然沒有效果。孩子們真頑鈍，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暫耐這一刻！吳先生止得把手一揮，含怒呵斥道，「靜！」

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軀。椅子不耐震搖，作咕咕格格的呼聲。

學務委員放下右手，挺直上體，上眼皮擡了一擡，表示莊嚴的樣子，說，「教員不盡職，照例有相當的懲罰，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隨手向桌上一擲，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異樣的眼光來。他說，「這是你應得的，拿了去罷。」

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欲待申辯，不但話語說不出，連思路也沒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覺。



一  
課

上課的鐘聲叫他隨着許多同學走進教室裏，這個他是習慣了，不用思慮，純由兩條腿做主宰。他是個活動的孩子，兩顆烏黑的眼珠流轉不停，表示他在那裏不絕地想他愛想的念頭。他手裏拿着一個盛煙捲的小匣子，裏面有幾頁嫩綠的桑葉，有許多細小而灰白色的蠶附着在上面呢。他不將匣子擺在書桌上，兩個膝蓋便是他的第二張桌子。他開着匣蓋眼睛極自然地俯視，心魂便隨着眼睛加入小蠶的羣裏，彷彿他也是一條小蠶。他踏在光潔鮮綠的地毯上，嘗那甘美香嫩的食品，何等快樂！那些同伴極和氣的樣子，穿了灰白色的舞衣，做各種婉變優美的舞蹈，何等可親！

許多同學，也有和他同一情形，看匣子裏的小生命的，也有彼此笑語，忘形而發出大聲的；也有離了坐位，起來徘徊眺望的。總之，全室的兒童沒有一個不動，沒有一個不專注心靈於一件事。倘若有大繪畫家，大音樂家，大文學家，或用彩色，或用聲音，或用文字，把他們此刻的心靈表現出來，沒有不成絕妙的藝術，而且可以統用一個題目，叫做『動的生命』。然而他那裏覺知環繞他的是這麼一種現象，而自己也是動的生命的一個呢？他自己是變更了，不是他平日的自己，只是一條小蠶。

冷峻的面容，沈重的脚步聲，一陣歷亂的脚聲，觸着桌椅的聲，身軀輕輕地移動聲，忽然全歸於寂靜，那些接觸於他的耳目，使他由小蠶回復到自己。他看見那位方先生——教理科的——來了，才極隨便地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完整潔白的理科教科書，攤在書桌上。那個儲藏着小生命的匣子，現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他乘抽屜沒有關上，便極敏捷地將匣子放在裏面。這等動作，他有積年的經驗，所以決不會使別人覺察。

他手裏不拿什麼東西了，他連絲的深沈的思慮却開始了。他預算摘得的嫩桑葉可以供給那些小蠶吃到明天。便想，『明天必得要去采，同王復一夥兒去采。』他立時想起了盧元，他的最親愛的小友，和王復一樣，平時他們三個一同出進，一同玩耍，連一歌一笑都互相應和。他想『那位陸先生爲什麼定要盧元買這本英文書？他和我合用一本書，而且考問的時候他都能答得出來，那就好了。』

一種嚴重高響的語音振動着室內的空氣，傳散開來，『天空的星，分做兩種：位置固定，並且能夠發光的，叫做恆星；旋轉不定，又不能發光的，叫做行星……』

這語音雖然高響，送到他的耳官裏便化而爲低微，——距離是非常接近呢。只有模模糊糊斷

斷續的幾個聲音，『星……恆星……光……行星』他可以聽見。他也不想聽明白那些，只繼續他的沈思。『先生越要他買，他只是答應，略爲顛一顛頭，偏偏不買。我也曾勸他，「你買了罷，省得陸先生天天尋着你發怒，」他也只顛一顛頭。那一天陸先生的話真使我不懂，什麼叫做「沒有書求什麼學？」什麼叫做「不配？」我從未見盧元動過怒，他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却怒了。他的面龐紅得像醉人，髮鬢的近旁青筋漲了起來，眼睛裏淌下淚來。他挺直了身軀。很響地說，「我沒有書，不配在這裏求學，我明白了！但是我還是要求學，世界上總有一個容許我求學的地方！」當時大家都呆了，陸先生也呆了。』

『……軌道……不會差錯……周而復始……地球』那些語音又輕輕地激動他的鼓膜。

『不料他竟實行了他的話！明天也就沒有來，一連幾天沒有來。我到他家裏去看他，他的母親說他跟了一個親戚到上海去了。我不知他現在做什麼？他爲什麼肯離開他的母親？』他這麼想，回頭望盧元的書桌，上面積着薄薄的一層灰塵，還有幾個紙團兒，幾頁乾枯的小桑葉，是別的同學隨手丟在那裏的。

他又從乾桑葉想到明天要去采桑，『我明天一早起來，看了王復，采了桑，暢暢地遊玩一會，然

後到校，大約還不至煩級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個符號。但是那裏去采呢？亂磚牆旁桑樹上的葉小而薄，不好。還是眠羊涇旁的桑葉好。我們一準到那裏去采。那條眠羊涇可愛呀！

『……熱的泉源……動植物……生活……沒有他……試想……怎樣？』方先生講得非常得意，冷峻的面龐現出不自然的笑，『怎樣』兩字說得何等搖曳盡致。停了一會，有幾個學生發出不經意的遊戲的回答。『死了！』『活不成了！』『他是我們的大火爐！』語音雜亂，室內的空氣微覺激盪，不穩定。

他才四顧室內，知先生在那裏發問，就跟着他人隨便說了一句『活不成了！』他的心却仍在那條眠羊涇。『一條小船，在涇上慢慢地划着，這一定是神仙的樂趣。那一天可巧碰到一條沒人小船停泊在那裏，我們跳上船去，撐動篙子，碧綠的兩岸就搖搖地向後移動，我們都拍手歡呼。我看見船舷旁一羣小魚攆來攆去，活動得像梭子一般，便伸手下去一把，却捉住了水草，那些魚兒不知那裏去了。盧元也學着我伸下手去，落水重着些，濺得我滿臉的水。這個引大家都笑起來，說我是個冒雨的失敗的漁夫。最不幸的是在這個當兒看見級任先生在岸上匆匆地走來！他趕到我們船旁，勉強露出笑容，叫我們好好兒上岸罷。我們全身的，從頭髮以至腳趾裏的興致都消滅了，就移船近岸，

一個一個跨上去。不好了！我們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變了。他責我們不該看得生命這麼輕；又責我們不懂危險，竟和危險去親近。我們……」

『……北極……南極……軸……』夢幻似的聲音有時使他約略聽見。忽然有繁雜的細語聲打斷了他的沈思。他看許多同學都望着右面的窗，輕輕地指點告語。他跟着他們望去，見一個白的蝴蝶飛舞窗外，兩翅鼓動得極快，全身幾乎成爲圓形。一會兒那蝴蝶撲到玻璃上，似乎要飛進來的樣子，但是和玻璃碰着，身體向後倒退，還落了些翅上的白鱗粉。他就想，『那蝴蝶飛不進來了！這一間寬大冷靜的屋子裏，倘若放許多蝴蝶進來，白的，黃的，斑斕的都有，飛滿一屋，倒也好玩，坐在這裏才覺得有趣。我們何不開了窗放他進來。』他這麼想，嘴裏不知不覺地說出『開窗！』兩字來。就有幾個同學和他唱同調，也極自然地吐露出『開窗！』兩字。

方先生夢幻似的聲音忽然全滅，嚴厲的面容對着全室的學生，居然聚集了他們的注意力，使他們棄去那蝴蝶。方先生才斥責道，『一個蝴蝶！有什麼好看！讓他在那裏飛就是了。我們且講那經度……距離……多少度』

以下的話，他又聽不清楚了。他俯首假做看書，卻偷眼看窗外的蝴蝶。那知那蝴蝶早已退出了

他眼光以外！他立時起了深密的相思，『那蝴蝶不知那裏去了，倘若飛到小橋旁的田裏，那裏有剛開的深紫的豆花，發出清美的香氣，可以陪伴他在風裏飛舞。他倘若沿着眠羊涇再往前飛，一棵臨溪的楊樹下，正開着一叢野薔薇，在那裏可以得到甜甜的蜜。又不知他還來這裏望我麼？』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等待那倦游歸來的蝴蝶。夢幻似的聲音，一室內的人物，於他都無所覺。時間的脚步本來是幽默的，不斷如流地過去，更不能使他有一些兒辨知。

窗外的樹經風力吹着，似乎顛頭似乎招手的樣子舞動，那種鮮綠的舞衣，優美的姿勢，竟移動了他心的深處的相思。那些樹還似乎正唱一種甜美催眠的歌，使他全身軟軟的，感到不可說的舒適。他更聽得小鳥複音的合唱，蜂兒沈着而低微的祈禱。忽然一種懷疑——人類普遍的玄祕的懷疑——侵入他的心裏，『空氣傳聲音，先生講過了，但是聲音是什麼？空氣傳了聲音來，我的耳又何以能聽得見？』

他便想到一個大玻璃球，裏面有一隻可愛的小鐘。『陳列室裏那個東西，先生說是試驗空氣傳聲的道理的；用抽氣機把裏面的空氣抽去了，即將球搖動，使鐘杵動盪，也不會聽見小鐘的聲音。這個不知可真是這樣抽氣機我也看見，兩片圓玻璃裝在木架子上，但是不會見他怎樣抽空氣。先

生總對我們說，「一切儀器不要將手去觸着，只許用眼睛看！」眼睛怎能代替兩耳，看出聲音的道理來？」

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是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到的。每天放學的時候，他常常走到野裏領受自然的恩惠。他和自然原已糾結牢固了，那人爲的風琴那有這等吸引力去解開他們的糾結呢？

「……」他沒有一切思慮，情緒……他的境遇不可說。

室內動的生命重又表現出外顯的活動來，豪放快活的歌聲告訴他已退了課。他急急開抽屜，取出那小匣子來，看他的伴侶。小蠶也是自然啊！所以他仍和自然牢固地糾結着。

## 綠衣

潮水似的狂風在空際湧過，震得我室的窗楞楞地響。燈光似乎含着煩悶的樣子，放不出光明來，只是昏暈和無力。鐘擺聲冷峭而急促，使我的耳官聽着，引起徬徨不安的感覺。他告訴我「你所期待的時刻快到了……正到了……已過了」他絕不顧憐我的失望，只是鐵搭鐵搭地上他無窮

的路程。

我室牆外，是一條又長又暗的街，一屋裏各家的人都從那裏出進，差不多是一條里，不過蓋上屋面罷了。我坐在室內，聽慣了街裏各種聲音，是誰走過，是從什麼東西發出來的，都能很清楚地辨別，沒有錯誤。今夜已聽許多聲音經過了！提高了乾燥的喉嚨，發出撕裂似的聲音，唱黃金臺又轉唱牧羊卷的——腔調自然不合傳習的節拍——是住在後屋的漆匠阿喜。隔了一會，又聽同樣的聲

氣和句調在街裏經過，我却知他不是阿喜，是阿喜的兄弟阿和；阿喜走路時脚尖着力，阿和却着力於脚跟，因而作突突的聲音，從這一點我就將他們倆分別出來了。腳聲懶懶的，而且常伴着痰嗽聲的，是被公推爲痰王的許老三。從他的腳聲痰嗽聲入我耳官，由遠而近，更由近而遠，終於聽不見，足足要兩分鐘。後來有絮絮的對語聲，充滿了怨恨和悲傷，聽不清說些什麼，知是同居的傭婦翁媽和

林家娘，她們一個講伊的媳婦，一個講伊的婆，他們都自認爲世上最不幸的人，只將怨誹和詛咒爲生活。與對語聲同時聽見的，是延長而有高低的鳴鳴聲，這是從那條肥大的雄的黃狗叫做興旺的喉間發出的。接着便是牠一陣含怒的吠聲，和翁媽很順便的咒罵，『你這殺千刀的狗！』那些聲音過後，街裏寂靜了好久，只聽見窗外的風聲和窗的震動……街裏又有輕快的腳聲了，一定是個孩



子，許家的二官呢？還是金家的康官？定是康官，那腳聲裏含有快樂活潑的意思呢。但是我所期待的聲音何以不來？凡不是我所期待的，偏偏一種一種地闖入我的聽覺裏！

我所期待的，是一種沈重而緊急的腳聲，很快地在牆外經過，接着我的室門呀地開了，一個人發自然的警告的聲音，『先生，郵件來了！』這時候那個穿着平和的綠色的郵差制服，肩上背一個包，裏面很飽滿的樣子，一手提着玻璃燈，一手拿着一大束郵件的，就給我滿意地看見了，他瘦削的兩頤在燈光裏顯出蒼白的顏色，長及肩的頭髮從帽沿下茸茸地分披開來，圓而大的眼睛不停地檢視他手裏的郵件，這個容貌若在別的地方，多少要引起人的不快，在我這個當兒遇見他，只覺得他沒一處不可愛。今夜我從天上收了最末了的光的時分，就急切地等着，他只是個不來！每天郵船到鎮，雖然因着風的順逆，有些早晚，但他每晚來的時刻，來得最晚的那幾次，現在都超過了！他今夜將來得更晚麼？或者竟不來了麼？

我隨便檢一本書來看，想將我不安的心潮平靜下來，然而有什麼效驗！送到我眼睛裏的，只有一行一行的黑痕，幾行間總夾着一行短的，愈使我心異常煩躁。翻轉一頁罷，依舊是這樣，那裏可以尋出個頭緒來看下去呢？我就將書掉在一旁，握了筆蘸了好一會墨，相着鋪在桌上的那方白紙，想

隨意寫幾個字，但是寫什麼呢？

我覺得和世界隔絕了，那種心底的孤寂，失望，悵惘，幾乎使我不信我和世界是真實的。和我隔離的人們在我室以外的地方，我本來沒有直接的方法可以證明他們的確實存在，除了根據着我熱烈的信仰。從他們那裏，天天有個消息傳來，更使我的信仰堅強而恆久。於是我自知我的心和世界的心團結在一起，而且刻刻在那裏起交流的作用，我的生命真實而有意義呀！現在，但是，從他們

那裏來的消息是阻隔了！查沈了！我那唯一的熱烈的信仰搖動了！倘若設想他們是虛幻，是『無』，也不是不可辯護的。他們既是虛幻，是『無』，一切和我絕緣，我不是被圍繞在一個大虛空裏麼？我的情緒更從那裏去求着落，我的意志更從那裏去求趨向，我雖欲強證我的生命真實而有意義，也有些不可能了！

31

衣

那個每天傳來的消息勢力真偉大，他能給我們安慰，保證，勗勉，鼓勵……總之，他能使我們快樂長進。我想起我家的傭婦方媽的故事了：有一夜，郵差來的時候，他從包裹裏拿出寄我的信件，還問我這裏可有個方老太太，伊有一封信呢。我沒有想起伊。答說沒有。並且一屋子裏連姓方的人家都沒有，因為我從沒見伊接過他方的來信，這個時候，惶急而希望的神情突然現於伊的臉上，伊發顫

動遲疑的聲音道：「是我兒的麼？」我才醒悟，接那封信一看，果是吳鎮來的，便道：「正是你兒子的。」伊的聲音更強澀，說出每一個字都有幾秒時的間歇，道：「請先生給我看看！」我拆開那劣製的信封，抽出一張薄而皺的箋紙，上面橫七豎八地寫着六行字；意思是說半年來在行裏很安好，請母親不要懸念，並問母親身體可安健；句子很不通順，還有十六七個別字，我猜想了一會，才能明白地了解。我就講給伊聽。伊凝神聽着，惶急的神情漸漸轉換而為慈愛喜悅的笑容。伊的上下脣闔着，似乎正將伊兒子傳來的話細細咀嚼，嚥入心的深處。這種滋味，決不是甘甜鮮美等形容字可以形容得來的；這個我從伊的笑容——難得呈露於伊臉上的——推測而知。伊極鄭重地接我手裏的信——伊兒子的信——看了又看，其實是顛倒着，伊却比識字的人看書還要注意而真誠。本來不識字有什麼要緊呢？伊只知這是伊兒子寫的，每一筆墨痕都是伊兒子精力的宣洩，裏面更含着他真摯親愛的心，看着這張紙就彷彿見了重於生命，晨夕想望的兒子，而且己心和兒子的心黏合了，融和了。更何必管文字形體的識不識呢？伊看了一會，將信箋摺疊端正，袋入信封，自去藏在臥室裏。伊回出來做一切雜作，比平日輕鬆敏捷；臉上發一種喜悅安慰的光，也是平日所沒有的。這就是傳來的消息勢力偉大的證據。

綠

我平日對於方媽這一樁細小的故事本不注意，因有今夜的失望，才覺這是一樁微妙的事，才重新咀嚼裏面所含的意味。這個又好似給我一面鏡子，使我照出我每天迎入綠衣的那個人細讀他給我的種種消息之後，也有同伊一樣的欣慰的神情。不過這是陶然如醉的境地，當時自己不能知覺罷了。我每天得到這個，似乎很平淡，沒甚希罕，今夜却使我對於伊那夜的幸福生妬！倘若今夜那綠衣的人依舊推開我的室門，喊一聲『先生，郵件來了，』我此刻不是很幸福的人麼？

衣

他若是來了，我此刻不是讀信和書報，便是作寄人的信，正游心於極樂之天呢。讀的寫的是文字，這不過器具罷了，我把來應用，心裏必不覺得有文字；我將與世界的人們爲靈的會晤，我將給他們以靈的答話，我和他們且將沒有分別，只是一體。我於是擴大了，超升了，雖然在狂風孤燈的夜裏，破窗黯壁的室中，我總是個光明的，真實的，快樂的我。

他竟不來！我的心如一個人伸出了兩手求他人把握，筋骨都酸痛了，而沒有一隻手來相接觸。又如漂流孤島，長呼求援，喉嚨幾破了，只聞唯一的，幽默的，自己的呼聲，而沒有希望的答音。那些都可以使人起一種想念，以爲環繞於己的應是虛空夢幻，怪異莫測，而已身已沈淪其中。現在的我不是這樣麼？

盼望和沈思，終而轉爲玄祕。燈光，桌上陳列的東西，室內燈光以外的陰影，風聲，窗的震動聲，擺聲，和自己的呼吸聲，一切都退出我的腦子以外。我目無所見，耳無所聞，甚且心無所思。也是個陶然如醉的境地，但和我平日所遇的不同。

## 火 災

女孩的誕生到今足有七個月了。她已能極清楚地發出「媽」這聲音，當她感到什麼不滿足的時候，她又能夠獨自坐着，不用扶護或依倚。她能笑得很熱烈，能用小手抓眼前的東西，能注視活動或有色彩的品物。

可是她最難感到被抱的舒適。或是她的母親，她的祖母，或是女傭，或是我，有時抱到手裏，她便輕輕舞動四肢，瑣碎而低微地噉着。我們自以爲十分當心了，因她的噉哭更換個抱法，但不能夠使收效驗。我們都以抱她爲最難的功課。

關於抱她的故事，不能不想起我友言信君。他到我的鄉間的第二次，先一日從上海寄信來，豫告那切盼的再見快逢到了。我同他第一次來時一樣，明晚便趕到船埠去等候。嗚嗚的汽笛聲聽見

了，小汽船的煙囪望見了，我的心裏只覺有點熱亂。汽船後面拖着一艘「常熟快」，船頭上擠擠地站着十幾個人。有一個穿白衣褲的，舉起了白帽子只是招。這人的面目雖然還認不大清楚，我的手不禁也舉了起來只是招了。

火  
船泊了岸，言信君最先離船，緊緊握着我的手。我覺得他的手很冷。他上下脣的鬍子長到三四分，臉色乾枯而黝黑，大有蒼老之氣。他的褲子沾了好些的泥，皺紋也不少。

到了家裏，我的妻去豫備茶水，就將女孩給我抱着。言信君深玄的目光注視着她，粗大的手撫摩她柔髮稀疏的頭頂，道：「這就是我們的小姑娘，我們的寶貝！」他認識他想望中的小女孩了。

女孩在我的抱持中不大安定，身體時時翻動，似欲脫離而去的樣子；又發出一兩聲急促的嗚聲。言信君便把她接了去，圈轉左臂使她周身貼服地躺在上面，上膊恰枕着她的頭；右手輕輕地拍她的肩膀。他柔蜜地說：「我們抱持她，要使她全身都感到甜美。尤其要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使她的小心靈十分安慰，髻髻包在一個快樂的網裏。我們對她的心如其少傾注一分，她立刻能夠覺察。於是她因求慰而嗚哭了。」

我起一種奇異的想念，言信君這麼說話，這麼側着頭將自己的面孔緊貼女孩的面孔，都含着

女性的美，假若單看他這樣一個人，很難信他會有那樣的舉措。

女孩果真很安靜了。言信君目光低垂，注定她微倦的雙眼。他只是不語。在室中踱着，發出寂寞的足音。

女孩在樓上跟她母親睡了。醒來索乳，不免有些嗚嗚的聲音。言信君端着燈火，側首枕在桌上，說：「我們的小姑娘睡醒了。」

我說：「你也睡罷，行路勞頓，須得早點休息。」

「這算什麼勞頓！我現在不想休息。」他說着，豎起頭來，兩手按住散亂的頭髮。停了一會，他又說：「我現在很興奮，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全在這興奮之中。不僅是我，我們那裏的人差不多全是這樣。因為要求興奮，所以歡迎激刺。譬如將飲食來比，我們不想喫飯喫麵喝甜湯，卻歡迎辣椒，臭蒜，燒酒和鴉片。陳舊了的，力量漸漸薄弱，難以引起強度的興奮，故而我們更願意不絕地感受新的激刺。你要了解我們，須首先明白這一點。」

「哦！」我細細玩味他所說的，覺得出乎意料。隨着又說：「你們那裏的人全是這樣麼？」

「怎麼不是我們那裏是土匪的產地。人家以為土匪的唯一的欲望是錢財，是糧食。誰知那些只能居於副貳的地位，主要的還在獵取一種劇烈的刺激。他們肩着鎗在路上走，看見農人在田裏種麥，忽然高興，便一鎗把農人打死。他們走過一個寨集，忽然高興，便放起火來。他們不一定要劫財物，奪衣服，這麼做了，揚長自去；因為他們已滿足了受刺激的欲望了。」

我聽了只覺詫異，這似乎神話裏的事實，竟會發現在言信君的家鄉！這種情景不可設想，杳渺而浮散，凝結不成一個想像；正如許多未曾經歷的事實團結不成一個夢。

「農民呢，也覺得種田的事太平淡了，當着鋤頭便有點懶倦。他們很高興守寨；因為逢到守寨，總是與土匪對敵，於是他們可以放鎗了。即如我的弟弟，此刻定在家裏擦鎗管呢。」

「你回去之後怎樣？」

「我也歡喜放鎗；不為別的，只為放鎗能引起強度的興奮。我告訴你，生活在興奮之中的人實在與瘋子無異。前年我住在省城裏，就得了這個綽號。在我的家鄉裏，共認為瘋子的與老人孺子一樣地衆多。我的姑母就是個瘋子。還有我的一個同學，他眼看父母弟妻被土匪殺了，自己肩上受了三刀卻沒有死；從醫院裏醫好了刀創出來，早已成爲一個瘋子。就是我，省城裏人贈以瘋子的綽號，



也非常確當。我可以作一個譬喻：一個人受了猛烈的火烙，在身體上留下個可怕的斑痕，以後只消撫摩到或者看到這個斑痕，當時一切被烙的慘狀就完全涌現於心目中。這怎能叫人不要成爲瘋子！怎能叫人不要只求在興奮之中生活！

「何以轉變到這樣呢？」我聽得有點呆了，心裏這麼想，嘴裏便說了出來。

「這真如一場大火災，人的心就是引火的材料！起火之期遠在不知多少年前，現在蔓延得周遍了，什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幼的心裏都燃燒起來了！」言信君的右臂平舉，手掌徐徐移過，表示周遍的意思。他的眼睛放出可怕的光；語音悽悄，含有神祕的意味。我髻髻坐在一位古怪的豫言家的面前，當此夜深人靜，頗有點懷然的感覺。

我忽想起這意思，便說，「這樣的大火災，很值得教人家知道。外間知道的很少呢，——就是我，怎知道你那裏有這麼猛烈的人心的大火災。你把牠寫出來罷，便是一煙一燄，都有相當的價值。」

言信君合掌，手指交互，雙目下視，似乎祈禱的樣子，說，「火災，火災，是我回去之後唯一的工作了！外間人不管，我總逐篇寄給你看。」他因我幾句話的新刺激，引起了強度的興奮了。

「信君住了兩天，他要走了，他渴念他的母親以及家鄉的一切。這早晨下着急雨，我們留他待雨止了再走。他說，「雨的河上也新鮮，不如走罷。我們再見很容易，說不定下半年就來。現在我們分別罷。」他辭了我的一家人，悄然便走，一手插在褲袋裏，一手拿着白帽子。我沒什麼可說，跟在背後送他。」

火

這一天沒有開出的小汽船，他只能乘航船走。我們到航船埠，衣裳給雨沾溼了，——很奇怪我和我的家人都不會想起帶雨繳這回事。他催我馬上回去，一壁鑽入那低矮而黑暗的艙裏。我從篷側方孔中望進去，約略看見白衣服的背形在那裏移動，知他正在選定坐位。舟子的篙舉起了，在岸旁一點，船便離了岸。我向那一方白衣服的背形說，「再會！」可是被雨聲蓋住了，一點沒有影響。搖不到二三十櫓，那船已穿過橋洞，又轉彎去了，橋洞外一白迷濛。再不見別的，我於是冒着雨踱回去。」

哭

六七天後，他的信來了，是從開封發的；因為民匪相持，道路阻梗，我只能淹留在開封。信裏說：「我畢竟不能回家。我不明白自己的心象，天天在麻醉之中。」又說：「道路傳言，家鄉附近的縣城被燒後，在一道街中拖出死屍二千餘條，『票子』拉走二千餘，少數得歸，大半死卻。」

言信君的豫言現在應驗了，由人心的火災引來了一場真實的大火災。像我生長在江南的人，聽到這等消息只有驚怕。望着來信，似乎正在那裏噴煙吐燄，也不大敢重行細看。

以後他繼續來信。在途中當然不能有桌子，有硯臺，只用鉛筆模糊地寫着，我仔細辨認才能讀下，有幾個字終於揣詳不出。因此，知道他與兩個人結伴同行。他們全不曉得前途的情形。田間沒有一個農夫，寨都閉着門，不能進去，有時看見大隊馬步在遠處衝過，便是土匪。忽然背後的寨裏放起礮來了，前面不知什麼地方也發出連續的鎗聲。他們只得坐在坑中。聽一夜的鎗礮聲；髣髴守歲。明天再走，只遇見了一個帶着兩個小孩子的女乞丐，她將要逃進附近的寨中去。他們繞着村外的高梁田走，礮聲隆隆地響着，彼此的面都發白了。言信君說他時時想着不該回家，但是他實在要回家了。

走到離家十數里地的時候，遇見許多隊伍從前面來，說向西一步也不能走了。他們也看見山上有許多肩鎗的人散處着。但是他們不管，用小衫蒙着頭，運動着兩腿只向前奔……萬幸竟到家了！

百里之中只有他們一個寨尚在守着。寨內的人滿滿的，幾乎連走步的地方都沒有，大家防着

敵人的來攻。

言信君說，他的父親很強健，同他一樣，過那歡迎激刺的生活，整天整夜在寨上，同人興奮地談話。他的弟弟天天擦鎗，他的母親和小孩子都好，都有勁地講着寨上防禦的事。獨有他的夫人不受外象的搖動，很冷靜地整理她的家務。

火  
他遇見的人都將他們所經歷的悲哀的故事告訴他，——隨着人家的習慣，用這悲哀兩字，實在那些故事不是這兩字所能形容了。但是他沒心去聽。

災  
他那裏好久不雨，秋禾快壞，天天刮着黃灰。活着的人都起了迷信，傳謠開來。不知由何而來的金鐘罩，說不怕洋鎗，洋鎗的子彈不能進肉。於是那裏的人十之八九都吞起朱砂符來。言信君說，這火災方興未艾，或者就有個更痛快的燃燒在後頭。

我從多封信中知道了這些可怕的事實，但懸懸的心總算得了個着落，言信君已到家裏了。遙想他當在開始他的工作，將那大火災的一煙一燄保留下來。我天天盼望總題爲火災的文篇從郵差的手中送到。

火災只是不來，連信也沒有。從報紙上打聽消息；常看見言信君那裏匪亂熾盛的記載。這不免引起我的疑懼；又時時自爲駁斥，疑既無謂，懼復何必。郵差每天走進門，有幾天並且要來兩三回，但總是送到別人的信，不是言信君的。

差不多兩個月後，出乎意料之外，竟收到一封言信君的信。這信在路上着了潮，框線的紅色滲了開來，而且轉爲淡淡的。歪斜而乾枯的字跡，不待細認下首寄書人的姓名，我已知道是誰寫的了。他信中說患了一場惡性的瘧疾。病劇的時候，神志昏迷不醒，全不曉得。病勢略退，便念着我和我的家。但是苦不成像。他只想到我家客室那個小門內外；想出門外，又想入門裏，他的昏亂的腦袋中這樣反三復四地轉變着。至於我，我的母親，我的妻，我的大兒和女孩，以及我家的女傭，諸人的面孔和情緒，他一點不能想到。

他又說他的病仍然不好，形神已損害得不堪了。大概也不能出外作事。

他又說最近土匪只在夜間攻擊了一回。守寨的人也老練得很。未經收藏的麥子落在地上，此刻下了雨，遍地都是麥苗。至於田裏，早先因乾旱不能種，到今時節已過，雨又連綿不止。來年的麥收，已在失望之中。

他末後說他再不想寫什麼了，這一場病使他一點心思也沒有。

我悵然沈思：這於他是何等的轉變！前此他生活在興奮之中，今後將生活在那裏！火災的不遽出世，又豈僅是我的失望！

妻抱着女孩走近我，急切地說，「言信君怎麼了？」她隨手接了信去自看，

大兒聽着他的母親說言信君，引起有味的回憶。他嬌婉地說，「言信君第一次來時，帶着一籃的枇杷，香蕉，桃子。罐頭裝着的牛乳和罐頭裝着的葡萄呢。」

女孩忽然噉哭起來，兩手和頭顱動搖着，表示她的不快。這使我立刻想起言信君的話。她的母親正在看信，不將整個的心傾注於她；於是她馬上覺察，因求慰而噉哭了。

## 小覷的回家

廚刀剖開魚肚的事情，孩子看得慣了。他看清楚刀鋒到處，白的肚皮便破裂開來，臟腑隨即溢出；又看清楚向上一面那隻茫然瞪視的眼睛，一動不動；也看清楚尾巴的努力撥動，拍着砧板，表示最後的無力的抵抗。

他也嘗試了，蝦兒替代了魚，小錢是廚刀的代用品。要對分地剖開蝦的肚皮，本不是容易的事，更兼小錢沒有廚刀那麼鋒利。他於是改換方法，將蝦兒切成了幾段。這是勉強割斷的，斷處沒有刀切的那樣平準；只見幾小粒半透明的肉微微地顫動着。他慶幸成功似地說，「我也殺魚，我把他打了段了！」

我說，「你這樣，牠的母親在家裏哭了。叫牠怎能再回去見母親呢？」

「蝦兒也有母親麼？」孩子張大着烏黑有光的眼睛，好奇地問。

「你有母親，牠當然也有母親。什麼東西都有母親：蝦兒有，魚兒有，螃蟹有，蜚螞有，楊梅有，桃子有，荸薺有，甘蔗有。牠們的母親同你的母親一樣，非常喜歡牠們呢。」

孩子鬚髮被催眠了，沈靜籠罩着他，使牠默不作聲。

「你想，蝦兒偶然出來玩耍，是牠的母親叫牠出來的。她說，『你在水中玩得厭了，今天到陸上去走走罷。但是要早點兒歸來，不要累我等待，使我焦心。』牠於是到了陸上：到了我們的籃子裏：到了你的手裏。現在，牠不能回去了。牠的母親等待牠不見到家，將要怎樣地難過？她要懊悔，叫牠出去玩耍，反把牠丟了。她再沒有『好孩子，好寶貝』這麼叫，再沒有心愛的孩子抱在懷裏，一定會哭出

許多眼淚來。你看，明天河裏的水要漲到齊岸了。」

孩子不高興，頭向左略側，同情的憂愁的眼光看着我。

「你又想，牠被你切斷的時候將怎樣地難過？牠想念家裏的母親，從此不得再見，牠的心先破碎了。牠希望母親來救了牠，希望你放了牠，但是都不得成功！牠只得默默地遠遠地告訴牠的母親說，『母親呀，你叫我出來玩耍，如今不得歸家了。我遇見了個凶狠的小孩子，他把我，你的好寶貝，殺死了！』你……」

孩子鬱悒地流淚了，但不放聲哭，隨即側首枕在我的臂上，面孔緊貼着我的身體。

隔了幾天，我攜着他的手從田岸上走去，將要到眠羊涇旁看小魚。他手裏玩弄着一個小蜆，剛才來的一個漁婦給他的。

兩旁田裏的油菜盡已刈去。泥土經農人翻轉，預備作稻田了。初出的粉蝶還很力弱，只在田岸旁的小紫花附近飛飛歇歇，引得孩子的脚步徐緩了。四望村樹雲物，都沈在清明靜穆的空翠裏。我想，「近，遠，這邊，那邊，都不像正有紛紜的人事在那裏爐水一般沸騰起來。這外象何等安恬呵！」

我們到了眠羊涇旁，孩子首先注意對岸的兩條小黃牛。這一條的還沒透角的額角，湊近那一



條的，輕輕地互相摩擦。他們很舒服的樣子，徐徐闔眼，又徐徐張開來；面孔似乎作笑意。孩子說，「他們做什麼？」

我正代兩條小牛感受到肉體上的不可說的舒適，隨口答道，「他們相好呢。」

孩子忽然問，「要不要讓小蜆回去，看牠的母親？」他低頭看河水潛隱地流動，面上現出趣味的笑容。他的小心裏不知正作什麼幼稚的玄想呢。

「很好，讓牠去看母親。」

河面發出一個輕悄的聲音「東」，小蜆回家去了。

## 地動

「再講一個罷，爹爹。」明兒憑着父親的膝，兩臂略略推動，父親的身軀也輕輕地搖了。他那紅柔豐滿的兩頤，卻有淺淺的渦兒，在燈光裏越顯得鮮美；覆額而剪齊的髮又含有可愛的潛力，使坐在旁邊的母親和祖母只是看着他微笑。假若父親母親祖母的心力可以把三根輻來比喻，那麼他就是中心的軸了。

「再講什麼呢？」

父親摩着明兒的頭髮，更托着他的後腦使更近一點；他的面孔就貼在父親的膝上了。他的明淨的眼睛從眼角裏注視着父親的嘴，好似那邊將有個可喜的世界要涌現呢。他說，「就講地動罷。」

地

動

他還牢記着昨晚的事：那時一家人同今夜一樣，什麼魚兒蝦兒是父親嘴裏的故事，溫和的甜美的，是祖母和母親臉上的笑，寧靜的忘了世界的是明兒聽講故事的心。最先是母親覺察，怎麼身子有點搖動，桌上的花瓶也擺動了！隨後便聽得窗外有嘩々々的聲響，房屋的骨骼也咕咕格格地響起來了。她才想到這是地震，悄悄而顫抖地說，「地動了！」於是父親的演講中止了；明兒的眼珠突出而不轉，雖然他不知道地動含有怎樣的恐怖。室內全然靜默，只聽狂風似的聲響在窗外的遠處經過；又覺身體動盪，鬚髮在單櫓急搖的船裏。「我們跑下樓去罷，回到場上去罷，危險呀！」父親輕輕地說，但是他坐着不動。祖母乾枯的臉上露了青色，似乎要說話的樣子，上下唇動了幾回，可是沒有說出來。大概有四十多秒的時間，地動才停止了。「什麼呀？」明兒的一聲打碎了室內的沈默。大家才談起地動的事情來。恐怕牠再要動，不免起一種對於不可測量的災患的強烈的憂慮。不過

也沒有法子，只得用獨斷互相安慰，以爲決不會再動了。祖母就講她早年的經歷：那一年地動，引起了一「長毛」，那一年地動，入秋大雨四十天，地中顆粒無收。這時候明兒在暫時被遺忘的地位，靜靜地聽着，也滿足了嗜好故事的欲望；並且學得了「地動」這個名詞，體會了什麼是「地動」了。

「我就講地動。」父親執着明兒的小手，柔滑肥美的小手。明兒的眼睛注視得更緊，放出希望的光，似乎欲將父親所欲講的，立刻整個兒攝引出來。父親開始講了：「那一天地動，動得很厲害，比昨天還厲害。一處地方有個塔，是很高的，幾乎矗入雲中。」

「比我們這裏的方塔，誰高？」明兒曾經給父親抱上方塔最高層。父親指着地面的行人叫他看時，他只是看不見；後來說看見幾個蒼蠅在那裏慢慢地走。他因此認識了方塔。

「高得多呢，四個方塔這樣高，四個地面動個不了，這個塔便向四圍亂幌，像個將要滾倒的陀螺。後來牠實在站不住了，一倒倒下來，斷做六段。牠就此壞了，來了一個匠人，看見牠斷了很可惜，願意修好牠，便去取了一桶漿糊來，塗在每一段的斷處；一段段黏合起來。他做了半天的工，這個塔復原了，同先前一樣的一個塔橫在地上。當太陽將要回去的時候，他已將這個塔豎在原地地方了。」

祖母同母親都笑了。明兒聽得出了神，身體一動也不動；至此方啞着上下唇，咀嚼好喫的東西。

的樣子，問道：「還有麼？」

「完了，沒有了，塔已經豎在原地方了。」

「那麼再換一個講罷，爹爹。」明兒說着，將上體豎起；小手從父親手裏褪出，拉着父親的衣襟，表示懇求的意思。母親順着他的懇求笑道：「再講一個罷，講地動時候的一個小孩子罷。」

這是他們的慣例，隨便想幾句話成一個故事，只就明兒能夠了解或曾經經歷的。明兒從去年秋間，他產生了三十多月的時候，就嘗到了這種嗜好的滋味，到今已是一年了。

明兒得了母親的幫助，自然起必能如願的感覺，拉衣襟的手就放了下來；他走到母親前，背心貼住她的雙膝，緊密而微搖，髻髻給她的一種報酬。

動

室內充滿了妙美的靜默。父親的故事講話又開始了：「那一天也是地動，也比昨天還厲害。桌子上的花瓶，水盂，牆腳邊的痰盂，樹上的鳥卵，寶寶的皮球，統在地面滾個不停，好像活起來了。有一個孩子，他本來站在場上。地動了，他似乎腳下一滑，就跌倒了。不好了！他身體不能自己作主，只是一仰一俯地滾。滾過了崑山，滾過了上海，再滾過去是海面了。海面又平又滑，他滾得格外快，只覺得面孔刻刻親着水面又刻刻朝天。」

明兒的眼睛張得比平時大了，似乎還儘管在那裏放大。他冷然說：「怎樣呢？」

「他滾過了海面，還在外國的地面只是滾好了，有一垛高牆在那裏！他給牆腳擋住，才停了，不滾了。」

明兒的頭點了幾點；小嘴裏呼出一口深長的氣，他的寬鬆的白絨衣的前胸略微沈下了一些；同時他的背心貼得更緊，差不多全身的重量全支在母親的兩膝。

「他躺在牆下，也不起來，像睡在牀上一樣。那邊有碧綠的樹，樹下種些青菜，他看了只以為躺在自家的場上。一個人來了，來了。走得近時，看見一個孩子躺在那裏，就把他拾了起來。那個人有個袋，很大的袋！在他的衣服上，他把孩子放入袋裏，像拾得一個蘋果一樣。他照常走過去了。」

「那個人到了家裏，喫了晚飯，看他的報紙。」

「還要寫信呢，看書呢。」明兒提示他的父親，語氣很真切。

「他看完了報，是的，寫他的信。寫完了信，再看他的書。時候不早了，月亮快回去了。他解開衣服想睡。忽然袋裏的孩子喊起來。」

明兒如被扶入恐怖的窟穴，顏臉突然緊張，仰起來看一看母親的臉。

「那個人才想起袋裏有個拾得的孩子，便取了出來，問道：『你爲什麼要喊？』『我沒有喫晚飯我要我的母親。』」

明兒的小嘴抿着，下脣儘管突出；眼眶裏潮潤了。可是父親沒有留意到他，還是往下講：「那個人說，『你要家去是不能的，你的家離得遠呢！晚飯我給你喫。母親呢，隔幾天再看見罷。』」

呀的一聲，打斷了父親的講說，明兒哭了。他的身軀只往後退縮，似欲逃出這最初的悲哀的包圍以外。母親便抱他起來，貼在懷裏，更親他的面孔。柔語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祖母也是唱催眠歌一般地安慰他道：「你的母親在這裏呢，你的母親在這裏呢。」

可是沒有用，他哭得至於嗚咽了。父親急續講道：「小孩說，『多謝你，今夜送我回去罷！』」那個人說，『可以的，你先唱一支歌謝我。』小孩便唱了一支種田牛，唱得真好聽。那個人聽完了，取一個郵花，貼在小孩額上，帶往郵政局裏一寄。郵差當夜把他送到家裏。他的母親正等着呢。她抱起他，說：『你來了，抱抱罷！』娘兒兩個都快活得要酥了。」

「好了，他在娘的懷裏了。」母親催他止哭，輕輕拍他的背心，這麼說。祖母順着說：「明兒，他已

經快活得要酥了，你還哭什麼？」

明兒的哭聲停頓了；隔一會，又哭一聲。眼淚滴在母親的手上，又滴在她的襟上，濕了一大攤。他的身軀還在抽搐，呼吸粗且急，好似這最初的悲哀也就是永久的，已深深鏤入他的回憶裏了。

## 樂園

小學校裏的情形惟有學務委員知道得最真切而詳密了。

當什麼人批評小學校露出不滿的臉色的時候，學務委員就說以下的話：

「你們過於苛求了。瘠瘦露骨的黃牛，怎能耕出豐收的田畝呢？一塊豆腐還喫不滿的水鳥，怎能啣起小孩大的魚兒呢？小學教員的情形就是這樣了。」

「他們和一切人一樣，需要必需的口糧——或者，需要一家人的口糧。可知道他們能夠得到多少換取口糧的費？在我們的祖父曾祖父聽起來，確是個不小的數目——六塊大洋！

「這還是很好呢，在我們豐裕的省分，才有這個數目。我聽見北京有一位先生，到黃河沿岸調查教育。走到一處學校，坐着兩三個學生，沒有先生。等了好久，轆轤的聲音自遠而近，到門前停了；驟

車裏走出一位先生。調查教育的先生問他辦學校何以這樣辦。他的回答很妙，他說：『我的薪水是六塊大洋一年呢！若要我專任教員，前五年就餓死了！』他教了一課書，坐不到一點鐘，又自駕着騾車去了。

## 樂

「我們這裏的教員比起那位自駕騾車的先生來，當然好得多了。據我所知，以教員爲副業的還不至於有。可是，飽的日子他們也決不會有。人縱沒有別的奢望，總希望得個飽。所以他們的身體雖在教室裏頭，他們的心卻在『機會之流』的旁邊切迫地等待。適宜於他們的機會到了，他們就跑出教室了。」

「一般等不到機會，沒有資格拜訪機會的，就是現任教員的了。他們怎樣過活，我都知道。他們的學校裏總有一個小竈，自己煮飯喫。除了授課的鐘點，來扇館（一）是他們的常駐所，因爲鄉民都在那裏喝茶，有時被囑託，代寫些香疏經牌，可以得三五斤菜，十來個雞子的報酬。他們也戀着家庭，隔不到十多天，便要跑回去看看，雖然離開有十里二十里的遠近。明天從家裏出來，常常誤了上課的時刻。」

（一）鄉村裏的小茶館，爐火不常燃，客來時，扇起爐火，煮水泡茶。



「我呢，從來不苛責他們。我去視察的時候，往往學生們在學校裏鬧得翻了，先生還在來扇館裏捧着茶壺有情有趣地呷。我把先生喚了來，說了幾句——我是好意呢，我說，『上課時候不在校內未免不好意思。給我撞見，固然毫不要緊，我都能原諒。倘若給縣視學省視學撞見了，於你可有點不方便！』事情就過去了。看他們紅着面孔，現出恐懼的舉措，從知他們愛重他們的地位，對於我的話能夠信服，我也很滿意了。」

「還有幾處，學生實在很少，我去的時候，却總是『銀鑲邊』。什麼叫做『銀鑲邊』呢？原來是我們幾個同行題出來的名目。狹小的課室裏，坐不滿三十個學生，已經連先生教桌的前面和兩旁都是學生了。這髣髴器具的金銀鑲嵌，便流行了這個名目。我的眼光豈是瞞得過的，兩三回就看出來了。有幾許學生竟是跟住我走的，我視察到那一校，他們就坐在那一校的課室裏。這叫做『借兵』。我雖然看破了，也不說穿，也不怎麼辦。他們要『借兵』總是熬好，愛重地位，對於我知道怕懼，我何必與他們爲難呢？止須他們運氣好，縣視學省視學來的時候平安沒事，總可以從我的手裏領到六塊大洋。」

「況且縣視學省視學未必不與我一樣心思呢。」

邁兒今年四歲了。他能唱「棉花白似霜」「啞啞啞踏水車」的歌。他知道清晨的鳥鳴是鳥兒睡醒的歌，晚上來叩門的綠衣人是郵差。他還能編造以下的故事：「一個孩子走到花園裏，花園裏一個池塘，捉起一條魚。又捉起一隻蝦。又捉起一隻蟹。又捉起一個蚌。又捉起一隻螞蟥。螞蟥鉗了孩子的手，哭了三日三夜沒完結。」

這是一件很費計慮的事，邁兒的父母刻刻想起的，就是邁兒入學的年齡快到了。他們爲鄭重起見，參觀過附近的幾處學校，更觀察過正在學校裏的學童。

第一次走進一個學校，最觸目的就是那位教師。包裹着緊張的皮的枯瘦的面孔反射青光；他坐在教桌後面寫什麼東西，只覺森森的有冷氣。十來個學生坐在他的面前，大概感染了他的氣質，也變爲滯鈍且冷寞。邁兒的父親想，「邁兒是熱烈的，活動的，這裏不是他適宜的學校了。」

又走進一個學校，除了課室，只有不到課室一半大的一個天井。昏暗瀰漫課室，髣髴傍晚的時光。幾個學生在桌椅間亂跑，幾個在天井裏牆角下坐着不響。問學生，你們的先生呢？學生說，不知道。邁兒的父親想，「邁兒要見光明呢，這裏不是他適宜的學校了。」

附近只有三處學校，邁兒的父親去訪問第三個學校了。這裏學生最多，他們在空場上奔旋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當時走過一位先生，啣着紙煙，吸得很重。他絕不看一看學生，似乎旁邊沒有他們。邁兒的父親想，「邁兒總要有一位親密的教師，不幸這裏又不適宜於他了！」

邁兒的父母聽街上孩子罵人，那種意思和態度，決非孩子本來就有的；又聽鄰兒說話，一連三句定有閒歇，每一閒歇就改換了所講的主點，而且講不明白；又想遇見的孩子都粗野而愚陋，沒有清明壯健的氣概；都引起了沒有學校可以送邁兒進去的憂慮。他們想，「不要送他進學校罷？但是自己還有業務，那有這麼整段的時間來教育他？而且他需要小伴呢。孩子有了小伴，鬍鬚鳥兒入了羣，飛着，叫着，更見快樂。不入學校他終於成爲失羣的小鳥了。這個損失太大！」

他們又想到搬家。但是經驗告訴他們，別處地方像你們這樣的父母也想搬家呢，你們相互交換了住所，還是個不滿足！

他們問學務委員道，「有可以送孩子進去的學校麼？」

「你們還不知道？附近就有三處學校，都收納學生。」

「不是這麼說，我們指好一點的。」

「將就得過就是好，世間本沒有絕對的好，我所說的三處，都還將就得過。」

邁兒倚在母親的膝上，明澈的雙瞳含有期望的神情，看着母親的臉，嬌語道：「你說學校是樂園，不是麼？我要到樂園裏去。明天你給我做書包。我要有一條皮帶的。你給我買幾本有人的書，有花的書。你送我去。你領我回家。母親！」

母親只得答應他，免得使他不起勁，心裏却引起深烈的傷感，因為邁兒的樂園還不知在那裏呢！

## 丁 祭

祭

「明年是丁丑，菊翁輪到你老先生重游泮宮了。」

菊翁聽到這個話，右手三個指頭抖抖地撚起下巴底下一撮花白鬚鬚，眼光垂下來看了看，同時兩條鼻涕在鼻管口露出一露臉就縮了進去，他似笑非笑地說：「不錯，明年是丁丑了，只是我身體不好，知道活不活得到明年！」

坐在這明倫堂上的人都有鬚鬚，白的，黑的，或是花白的，看見菊翁撚鬚鬚，大家好像感受了催

眠術，各自把右手伸到嘴邊；有的效學菊翁的手法，有的專捻上脣的兩邊，保持『大學眼藥』的派頭，有的只因鬚鬚短到無可燃，就用兩個指頭摘那鬚鬚根。

『那裏，那裏，』大家給菊翁安慰。

一個乾而瘦的黑鬚鬚接着說：『明年菊翁重游泮宮，我們要敬他一杯酒。我看，就在這明倫堂擺酒最好。』

於是大家看明倫堂，把眼睛的溜溜旋轉來。白堊的屏門轉了色，像給煤煙熏過了似的。懸空的幾根柱子寂寞地站在那裏，黑漆剝落了大部分。挨着橫樑挂着『狀元』『進士』『舉人』等等的匾額，有好幾塊歪斜了，說不定就要掉下來。牆上新近刷過一層粉，但粉底下仍舊露出潦潦草草用墨筆寫的『打倒』『革命』那些字的痕跡。前面沒有窗子，風捲着棉絮似的雪花直吹到老人們坐着的地方。庭中的柏樹上，雪漸漸地積起來。一隻烏鴉冒冒失失地飛來，歇在一棵柏樹上叫了幾聲，又一溜煙飛去了。隨即來了六七隻麻雀，縮緊了項頸啾啾地叫。

大家看得好像很滿意，一窩蜂地說：『硯翁的話不錯，當然明倫堂最好，當然明倫堂最好。』

乾而瘦的黑鬚鬚起勁起來，尖着喉嚨說：『這裏新修理呢。若不是東洋領事提出意見，恐怕到

今朝還是破敗不堪，那幾家窮人家的鍋灶同鋪蓋還是擺在我們旁邊呢。」

「那東洋領事怎麼說？」一個圓臉發紅的白鬚鬚問，發音含含糊糊地。

「有一天，東洋領事到這裏玩兒，說這裏是聖人的地方，大破敗了，應該修理修理，窮人家應該趕出去，怎麼好讓他們在這裏住下。這個話不錯呀，我們這方面就一一照辦了。」

「在這件事情上，硯翁也費了不少的心呢。」

硯翁沒聽清楚這個話是誰說的，也就並不對着誰，只是說：「那裏，那裏。」

圓臉發紅的白鬚鬚想了一想，又含含糊糊地說：「東洋人倒也知道敬重孔夫子。」

「他們講王道，當然敬重孔夫子。聽說他們國度裏像我們中國一樣，各處都有聖廟呢。」

「各位看過今天的地方日報嗎？」一個生着幾根黃黃的鼠鬚的向大家看了一周，不等回答，就接下去說：「報上載着，北京的宋哲元宋委員長，今天也要親自去祭聖廟呢。他是個武官，能夠敬重孔夫子，難得之至。」

「也並不難得，現在的武官頗有敬重孔夫子的，像……」

另一個搶出來說：「那末我們也算不得背時了，哈哈。當初革命軍來了，以為全是洪水猛獸一

般的傢伙，原來倒不少我輩中人。」

『革命，革命，最要緊的革心。革心是什麼？就是孔門的正心誠意的工夫。現在的人這顆心太壞了，壞得缺了一隻角，壞得歪到了胛肢窩去。要是不講革心，真是不堪設想，不堪設想。』

戴着緞帽子、皮帽子、烏絨帽子的許多頭顱顛動起來，一窩蜂地說：『不錯，不錯。』

『所以，』菊翁得意地說，『我在教兩個小孫讀大學。既然進了學堂，教科書不能不讀，但是教科書什麼東西！貓開口了，羊說話了，好好的人不做倒去效學畜生！我的前輩總巴望他們像一個人，所以要他們讀大學，讓他們懂得一點正心誠意的工夫。』

又是一陣『不錯』之後，鼠鬚故意咳一聲嗽，說：『說起人心壞，現在的人心的確壞。各位可知道，昨天西鄉種田人鬧事爲的什麼？唉，豈有此理！有一批種田人弄到了幾個錢，預備先還幾成租，另批人可沒有錢，就聚衆強制他們，教他們不要還，這才鬧起來的。而且這班鬧事的並不是無賴的小夥子，都是做婆婆做奶奶的老太婆。她們非但不還租，還向鄉長要飯吃。人心壞到……』他彷彿不能說下去了。

硯翁兩顆眼珠突了出來，在瘦臉上顯得特別大，他憤激地說：『這簡直適用維持治安緊急辦法』

法就是了！現在中央不是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嗎？一句老話：「賦從租出，租由佃完。」種田人抗拒還租，國家的賦稅那裏來？我們的吃用那裏來？豈不是擾亂治安？」

鼠鬚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茶冰冷了，激痛了蛀牙齒，他就把茶吐還茶碗裏。但是嘴裏經這麼一潤，他的氣憤似乎鬆了一點，他又報告說：「昨天下午四點鐘，有一隊弟兄們下鄉去了。但願把這班老太婆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回來。」

「這幾天，北京的學生子正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連在那裏呢。你想，一逮逮了一百多。」

「他們實在罪有應得。無端起來胡鬧，東喊一陣，西跑一陣，弄得人心惶惶，不是擾亂治安是什麼？他們開口救國，閉口救國，噁，國家是你們學生子的嗎？我前幾天看報，看見中央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我就知道，他們倒楣的日子快要到了。」

「詠翁，聽說令坦在北京不肯回來，有這個話嗎？」

詠翁梳理着他的灰白色的絡腮鬚，點點頭說：「有的。親翁寫了好幾封信去，教他不要讀什麼書了，回家來還有口飯吃。可是他回信總說不願意回來。還說到鄉下去宣傳，吃了許多的苦，可是很樂意，很有長進。又據小女說，他還寫了什麼文章登在報上呢。這樣的一個人，說不定逮住的一百多



個裏頭就有他。我替小女打算，恐怕還是同律師商量商量，提出離婚的好。」

「離婚？」菊翁對詠翁的絡腮鬚看了一眼，臉上現出一副尷尬的神色，但一會兒也就變得若無其事，話也不說下去了。

「呵，洛翁來了。」

大家向庭中看，一個青布長衫的用人扶着面孔皺得像乾棗子可是不生鬚鬢的洛翁在走過來。黑布陽傘上幾乎鋪滿了雪。

「洛翁來了，我們可以祭了。」

大家站起來，嘴裏施施地作響。

「洛翁，」一陣招呼之後，大家擠在一起，連同洛翁和青布長衫的用人，緩緩地沿着迴廊，向大成殿而去。

「翁，走好。」

「坐了一會，脚都凍僵了。」

「這樣大雪，怎麼好祭呢？」

「就是下鐵片，也得要祭呵。」

「翁，當心脚下。」

「翁，把皮袍子拉一把吧。」

「……………」

丁  
大成殿裏，蝙蝠糞的臭氣，使諸翁都用手掩着鼻子，但一會兒手又放了下來，很恭敬地垂着。

家在「正位」以及「四配」「十哲」的供桌上檢閱。

「怎麼三牲都這樣小？」

「小豬在廣東算是名品，小牛又是最滋補的東西，現在孔夫子也講時髦，講衛生了，哈哈。」

「實在經費不夠，」硯翁轉一個身，當衆說明。「只好買得小一點。現在什麼東西都貴。」

「豆腐也漲價了，本來兩個銅板一塊，現在漲到三個。」

「都是那輔幣害人，一分以下只有半分，半分是十五文。豆腐要漲價，呆子也會想，漲到了一分吧。其實一分的輔幣還沒有一個銅板那麼大。」

「別的不用說，今天我們分「胙肉」要吃虧了，」鼠鬚望着插在燭台上的蠟燭，上了心事似

地。

「你老先生，沒有關係，因為你是念佛吃素的了。」

「我的兒子媳婦並沒有念佛吃素呀。」鼠鬚說了之後，忽然發見了補償的辦法，他自言自語說：「等會兒我要拿這支頂大的蠟燭頭。」

「蠟燭頭嗎？我也準備拿一支。」

「我們從小到老，一直要拿祭過聖人的蠟燭頭。到底有沒有靈驗，可不知道。」

「怎麼沒有靈驗呢？簡直靈驗極了。那一年我的內姨的弟媳婦做產，三天三夜生不出，新法收生婆也束手。他們知道我舍間有祭過聖人的蠟燭頭，討去點了起來，不到一個時辰，就生出來了，而且是個男。你說靈驗不靈驗？」

「當然靈驗，當然靈驗。」大家一窩蜂地給他批准。

這時候所有蠟燭由硯翁的用人點了起來，黃黃的小火燄這裏那裏跳動着。諸翁硬硬頭皮走出大成殿，各就其位，讓棉花團似的雪停歇在他們的帽子上，圍巾上，大衣上，馬褂上。洛翁就了正位，雪打着他的面孔，面孔上的皺紋似乎更多了。青布長衫的用人暫時退到東廡的簷下，他倒得以乘

此避雪。

諸翁於是表演年年做慣的一套：上香，讀祝文，三獻爵，進退拜跪，好像道士打蘸。老臉上經受了風雪，大都顯得通紅。

有十幾個小學生在西廡下觀看，嘻嘻哈哈地說：「一個老頭子跪了下去幾乎站不起來了，一個老頭子的棉鞋浸在水裏都沒有知道……」

從庭中望到開直窗子的大成殿，裏面是空洞洞的一片黑。

大約延續了一個鐘頭不到一點，焚帛，送神，祭事才算完畢。諸老一壁拍去身上的雪，一壁喘吁吁地趕緊往殿裏跑。大家看見蠟燭頭就拔下來，「呸」吹熄了，珍重地執在手裏。

鼠鬚果然拿到了孔子面前頂大的一支，可是拔得沒有留心，蠟燭油淌下來，把他的手心燙得辣辣地痛。

## 微波

一天早上，隔夜的毛雨雖然止了，空中還瀰漫着潮濕的霧氣。穿着棉衣的人在這塗滿了泥漿

的路上往還，兩腳須得特別凝着勁兒，又要留心旁邊的車輪，不要被急轉的車輪濺了半身泥。因此很覺得熱烘烘地，從背心而大腿，往下直傳到十個腳指頭。但是一陣看不見的風括過來時，誰也不能挺着不縮一縮項頸，總覺至少得加一件坎肩。

疲倦的警察挾着油布大褂在那裏發呆。一隻腳踏在煙紙店的階石上。煙紙店裏的老板娘偃着上半身，用濕布拭去櫃檯外面的泥跡，這是如飛而過的汽車的成績。她的才梳過的頭頂光滑到分別不出頭髮的一絲絲，同前劉海分界的一條白痕十分明顯，略微有香油的氣味分散開來——警察的發呆，或許就爲着這個。對面是一家油鹽店，有帳桌先生在那裏撥算盤珠的聲音。

兩輛人力車迎面地行動，到距離兩三尺的當兒，「阿藻如——停下來！停下來！」是女人的聲音，因感情激動，聲音有點撕裂開來似的。那車夫嘴脣一嚙緊，便收住脚步，把車柄放下來。車篷裏鑽出那女人，揀泥漿較少的一個地位站着腳，一個布錢袋挂在臂彎裏，兩手舉起撫摩頭頂的微亂的髮。

藻如的車篷原沒有張起來，但他正沈入不思念的境界中，假若不是喊着，他決不會知道對面來的是誰。這真是一霎的心境：起初覺得這聲音極熟，像昨天還繚繞於耳邊的，可是又覺得很生疏。

有如快要消散的夢終於恍然而悟是憶雲沉埋於意識之中的相思突地伸出頭來驅遣着兩腿便跳下了車，泥漿濺起，染上袴管及長袍的下緣。

他很驚異，還不是兩年以前的憶雲了！豐潤渾圓的臉兒，現在變爲乾黃的皮膚，細細的額紋，尖的下頷；晶明流利的眼兒，現在變爲滯暗的眸子，紅筋的眼珠，悵然的瞪視。那一對眉兒，以前伴着笑聲伴着快意總是舞得起似的，現在微微倒挂了；那一頭柔髮，以前這樣那樣裝不知換過多少花樣，印過多少羨愛的目光，現在像秋原的衰草了。細小而微偻的身軀包裹在灰色囉噥的衣裙之內，顯得衣裙很廓落，如其不是當年親見，誰相信她曾是健全的女性的體格呢？——他睜着雙眼只是望她，「憶雲，你……」

波

「你還能認識我！我以為像我這樣變得太快，你一定要認我作幕生人了。」說着，移步靠近油鹽店一面，以避行人同車輛。

藻如不自主地也移步過去，與她貼近，「那裏有不認識的？就是分別十年廿年，也還能認識，何況沒有十年廿年。你想，我們的分別只不過兩年呢。」

「已經兩年了！」她感慨地說。「這兩年裏頭，你一向在上海吧？」

「不，我從前年夏天到北京去了，是上禮拜才來上海的。」

「北京去好吧？」

「有什麼好不好，隨便過活罷了。你好麼？」

「沒有什麼。」她低下了頭。

「自成也好麼？」

她點頭，頭俯得更低了，使對面的藻如看得見她腦後的髮髻。

藻如想，這又改變到性習上頭去了，十二分通脫的一個女郎，兩年以後，會變成這樣羞人得得的。因換個端緒說，「現在到那裏去？」

「買菜去。」

「這樣不好的天氣，這樣醜陋的小菜場，……」

「習慣了，也就不覺得什麼。」

「每天去買菜麼？」

「差不多每天。」她厭倦地說了。忽然心頭一動，「你還住在從前那地方麼？」

「是的。」

「我要去看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

「我歡迎你。我難得出來，你什麼時候去都可以。」

「那末再見。」這聲調裏帶着兩年前輕快親切的韻味。他轉身鑽入車篷，那車夫提起車柄，就一跳跳地跑走了。

微

藻如坐上車座，身體顛動地前進時，不免想起從前的種種。青年的華采，在當時何等光明燦，但一轉眼就暗淡了！最可驚異的是憶雲變得這樣地迅速而且澈底，現在如要尋索她的可愛之點，除了閉起眼睛從記憶裏去搜求！還有什麼法子呢！他這樣想，頗覺得傷感，彷彿這溼霧漲滿的天氣，也就是個充分的頹唐，壯盛的歡樂早已辭別了大地。忽而濛濛的細雨又滲下來了，黑呢馬褂袖上黏有細極不過針尖的閃光的水滴，他便伸手把車篷張了起來。在昏暗中，想到她今天或是明天要來找自己，不知將談些什麼，這又引起一種游漾無着的興趣。

波

前此兩三年的時候，藻如家裏差不多是一些青年男女的俱樂部，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來

69



了。一會兒又兩個三個牽着手接着踵去了；主人在家時固然很熱鬧的，就是主人不在家也沒有什麼，彷彿誰都是這里的主人。他們無所不談，談主義，談問題，談時事，談戀愛，談文學，談藝術，他們也無所不爲，伏在桌上寫文字，捧着硬面的英文小說誦讀，喫花生米，煎咖啡茶喝，打磕睡，呵着癢鬧着玩，有時還要打架，至於打破了眼鏡，撕碎了衣裳。他們如在柔美而朦朧的夢中，也不願禱朝陽的早升，也不悲歎夕照的遽滅。

一天是三春的節候，溫暖的陽光薰得室內的幾個人都有些倦意。默默地從窗外送進來丁香

的香氣，留心着聞又沒有了。書櫥的玻璃反耀着光亮，花瓶裏一大束薔薇花臉貼臉地凝笑着。有三弦的聲音傳過來，這樣低沈，這樣擘緩，彷彿告訴人說，報告人間運命的祕密來了。此外完全寂然，什麼東西都在春困呢。

「是算命的，我們教他進來算命玩玩。」躺坐在大籐椅上的一個青年說，跟着打個呵欠。

另一個青年揉着眼睛站起來說，「好的，看他怎樣地編排我們。本來大家不響，清靜得快要入睡了。」

坐在搖椅上一搖一仰的憶雲立刻跳了起來，整一整衣襟，便奔出去開那綠漆鏤化的短門。

藻如本在寫信似乎那枝筆不大順從，寫一行要費幾回的躊躇；現在聽他們去招呼算命先生，就索性把信箋推在一邊。

好事的性習主宰着他們，剛纔的倦意被放逐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都高興地盼望那立刻要顯露在面前的趣事。

算命的由憶雲引進來了，她牽他的一根竹杖。她想起「堂樓詳夢」的戲文，「階石，又是一級階石，還有一級階石，沒有了，門限，低的門限，」這樣地喊着，混和着連續的吱吱的笑。她的上體略微低俯，頭轉向後面，左臂伸張着，全體構成很美麗的舞蹈般的姿勢。

算命的坐了下來，幾個人移動椅子圍坐在他的前面，憶雲搶了那隻大籐椅，因為坐着週身安帖，不費一毫的氣力。

青年們都爭着要先算命，但是憶雲爭得更厲害，至於伸手過去欲按住他們的嘴，不讓他們把應行報告的性別歲數等說出來，一壁興奮地嚷着，「請先算我，是女命，二十三歲。」這樣，青年們正感得趣味佳妙，快活得只是笑，只是並不堅持地爭嚷着。

那算命的是長圓如蠶形的面孔，皮膚深赤色，有如紫銅的香爐，突出的前額下面，兩顆滯白的

眼球動也不動，彷彿不大新鮮了的荔枝肉，上下唇厚而緊鍊，包不沒兩排枯黃的牙齒。他依平時的習慣，用舌頭拉着上下唇說：「先算後算一樣的，富貴命遲早是富貴的。這位小姐先來罷，二十三歲，是幾月份，什麼日子，什麼時辰？」同時撥動弦線，便隆東隆東地響起來。

「四月十八卯時。」憶雲不待思索地說。「你同我算罷。——別的且慢算，你要顯出你的本領高明，且先算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兩個呢還是三個？」

青年們覺得這話語有難以言說的舒快，反而停止了喁喁的笑語，都回頭去看她。却見她很嚴正的樣子，兩頤同眼梢絕不含遊戲的笑意。

那瞎子覺得有點窘了，故意乾欬一聲來掩飾，又隆東隆東彈了幾聲說：「小姐說笑話了。四月十八……」

「且慢，旁的都不要算，只要算現在有幾個丈夫；並不同你說笑話，是真個要你算。」

「哈哈！」一個青年笑出來了。

「請不要取笑罷，算命向來沒有這樣算法的。」他又彈動三弦，胸中在排次這女命的干支，額上略微有汗水滲出來了。

一向來沒有這樣算法，我可有這樣的命。這點也算不出你的本領就可想而知了。到底能算麼？我現在有幾個丈夫？她忍不住幾乎笑出來，連忙用勻細潔白的牙齒把脣皮咬住，同時得意地示意於青年們，這在瞎子是沒有分的。

「哈哈哈哈哈，」幾個青年都笑了。

那瞎子已頗了然，碰到的並不是真實的主顧；心頭自然很惱怒，但不讓發洩出來。只握着三弦同竹杖一手摸着椅子站起來，喃喃地說，「原來不要算命，喊住人家做什麼！」他的臉皮頸皮轉爲豬肝似的紅，汗痕在前額上發亮。

「哈，有趣，」憶雲看一個青年把瞎子牽出了門，才含嬌帶傲地笑出來。

夏天，青年男女六、七人結伴到西湖去。寄住在湖濱的旅館，取其晨晚可以看湖，要下湖也方便。這天傍晚，一些人都到公園去了，只留藻如同憶雲在樓廊裏，各靠着一個搖椅。面對西湖，簾兒早經捲起，太陽的熱氣也消散了，時時有微風吹來，帶着不知處的荷香。

羣山已沒入乳白色的霧氣，湖面蓋着混芒的青煙。雖然樓下有些車鈴人聲，却衝不破全湖的

寂靜。月亮還沒有上來。在兩人頭頂上的一盞電燈因爲憶雲說討厭，藻如就把牠滅了。

「在這暮色裏，靜靜地坐着，有異樣的可愛，是別的時候沒有的。他們一定要出去亂跑，太胡鬧了。」憶雲舉起半露的臂，舒一舒筋骨，粉與肉混和着的香氣拂過藻如的鼻尖。

「原是的，暮色的好處就在一種柔軟而朦朧的情調。白晝裏，一切東西顯得太分明了，太強烈了，黑夜裏，又過於暗昧，甚至什麼都沒有。暮色介在兩者之間，全沒有牠們的太過，這所以給人無窮的吟味。」藻如輕輕說着，聲調頗見柔美。

「你忘記了月夜了。你倒說說看，暮色同月夜比較起來怎樣？」她把仰起的頭轉過來望藻如。藻如也回看着她，雖然距離很近，她的面目已模糊了，可是這戴着美髮的頭顱的輪廓，這藏在衣褶裏面而仍然顯明的身體的曲線，這一隻點地一隻翹起的雙腳的翦影，都使他迷戀地捨不得眼光移開。他近乎獻媚地說，「月夜自然也好，但是與暮色比較，我寧取暮色。因爲月夜那樣清朗高曠，惟宜於雅人的獨吟，壯士的起舞；而暮色這樣柔軟朦朧，却宜於多情的人互傾他們的情愫。你不是說暮色異樣可愛麼？那末一定覺得我的意見不錯的。」

「你真是個可愛的人。」憶雲笑了，輕輕搖動着身軀。「你會得迎合人家的意思；而且把人家

的意思裝飾得更爲燦爛，教人家覺得歡喜。」

這在藻如是何等的寵幸，同時又是何等的誘惑！他便談論怎樣的人纔可愛，憶雲也發表好些巧妙的意見。後來他們談到各自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

熱情之火在藻如的心頭燃燒着，往時固然也有過，可是從沒有這時候燃燒得厲害。這閃閃的  
火燄——要告訴她聽，而且要她藏在心裏的一句話——幾次欲冒出口來，但每次再一審慮的結

果把牠壓了下去。他看她這樣地天真，這樣地美好，談論又這樣地合得來，幾乎是同一的感情同一的意見，不過由兩張嘴說出來罷了，因想吐出這一句話來的時候，她一定歡喜承受。然而他又想起她的憨態來了。當着許多人的面前，忽然笑說要報告一件新聞——某某親口說愛我，向我求婚，你們想多麼有趣！結婚，麻煩得很，誰高興來——於是大家拍手笑呼，而某某也者就此不好意思再見

大家的面。這樣的事也有兩三回了，現在假若把這一句話吐出來，那裏決得定不再增加一回呢？

他勉強鎮靜着，應接憶雲的話，或者補充些意思，或者更換個端緒；而心頭的苦悶竟非常地難堪，又似乎要迸裂開來的感覺。

75  
夜完全到來了，湖上已不見霧裏的羣山，混芒的青烟，只籠罩着無邊的昏黑。鄰近的遊戲場裏

的鑼鼓突然響起來了。樓下的房間裏有啞啞啞不嫻習的胡琴聲。

一陣腳聲從樓梯那邊漸漸近來，到公園去的一些人回來了。

懷着藻如一樣的心情的青年有好幾個，他們對於憶雲都彷彿她是懸空挂着的一個皮球，幾乎要把牠拿住了，但立刻又盪了開去。他們都自信十分地了解她，了解她的性情，癖氣，以及從前的經歷。但是又非常懷疑，好像實際並沒有了解她什麼。在這樣的情形之中，一方面蝴蝶戀花似地圍繞着她，同時又偵探辦案似地窺伺着她，共通的報酬是說不出來的煩悶。

業 紹 鈞 代 表 作

自成也是中間的一個。一晚，他同她出去喫飯，因為只有兩個人，談笑都是專對的，趣味殊別，不覺頻頻斟那醞釀的酒。到喫罷飯的時候，憶雲的臉泛着鮮紅，眼睛水汪汪的，張開兩臂作態說，「醉了，喝醉了。」便憨然地笑。

自成僱了一輛馬車，把她扶了上去，自己就坐在旁邊。馬蹄得得地作響了。

從憶雲頸際發出的汗氣，以及頭髮氣味，酒和脣脂混合的氣味，一齊刺入自成的鼻管；可愛的手臂橫在他的兩膝上；軟而富有彈性的臀部貼着他的大腿；車身的顫動使她的身軀對於他作誘惑性極強的偎倚；他禁不住連打了兩個嚏。

「到我家裏坐一會，再送你回去罷。」他腦際有點昏昏，口裏非常渴燥，但是一種堅強的意力與銳敏的感覺主宰着他，倒拒卻了不少的醉意。

「好的。」她由興奮而入於困倦了，頭顱倒過來，幾乎枕着自成的肩。

這樣，她就先到自成家裏。直到被送回家時，始終在如夢似雲的境界中。而且帶回的是婦人的身體了。

過了一個月光景，她壞着複雜的非常難堪的情懷去找自成。她本來自覺是翱翔天空的自由  
的鳥兒，現在可掉下來了；直掉入深深的泥潭，羽毛是溼透了，飛翔是無望了，生命也細弱得像一根  
絲了。她本來什麼人都不在眼裏，現在可不不然了，只覺自己都不在什麼人的眼裏，看見無論那一對  
閃閃的眼光就害怕。她憤恨，但是憤恨就得了麼！她自慰，但是自慰就有用麼！她想用什麼法子把自  
己毀滅了。但是那裏有不可怕的自殺方法呢！再自轉問，生命就此完了麼？卻又覺得還有點兒可戀，  
雖然說不出可戀的是什麼。她這樣那樣想，總是不對，躊躇了好幾十回，僅能發見一條比較光明的  
路，就是去找那可恨而又頗有點可愛的自成。

「多謝你！」她坐定下來說了這一句，氣憤不過，哭了。



自成自從那晚之後，也見過她好幾回。對於她異樣地珍惜，時時從旁邊摹擬她藏在衣服裏面的肉體。現在看她神色有異，又是這樣的聲氣，愕然說，「什麼？」

這時候她又懊悔到這里來了，簡直不願意同他說什麼。但是，「現實」這鞭子立刻在她心靈上抽了一下，使她不得不嚥着眼淚，違着心願，把自己最近的消息告訴他。

他聽說，心頭似乎一怔，但隨即眉花眼笑地說，「怕不至於吧。」

傷心於這態度這話語的她很想重重擰他一下，可是躍躍欲出的一句話吐出來了，「我們總得結婚。」

「結婚？」他想這才來了，猶如賽跑首選那樣的勝利的驕傲湧上心頭，他不禁要把這勝利的獎品調弄着玩了。「結婚是多麻煩的事，誰高興呢！」

「就這樣下去麼！」她的胸部彷彿壓着厚重的鐵板。

「這樣下去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可是……」

「可是什麼？」

酸甜苦辣種種滋味攪和一起，索性放情地傾吐，「我懇求你，你須得同我結婚！我恨你，但是又非常愛你，你知道麼？」說到這裏，完全是哭聲了。「你如其不同我結婚，教我怎樣呢！」

自成覺得這滋味已夠痛快，本能地摟住憶雲在懷裏說，「心愛的，我原也寶貝着你，我們結婚了！」

憶雲這才遭到了母親似地，在他懷中依貼個暢快。

幾天之後，他們的朋友接到他們的結婚請帖，他由族叔作主，她則由她的母親。

藻如途遇憶雲的明天的下午，雨是不下了，還吹着潮濕的風，憶雲來了。她對於一几一椅一帷幔都呆呆地想着，覺得件件是她相知的舊友，件件可以容納她的哀訴。她坐下來，眼光頗悽然。

「我以爲你昨天要來的。」藻如說。

「昨天下午給孩子牽纏着，就不能出來了。」

「孩子很好玩了吧？」

「……」她不想說到這方面去，僅在意想中哼了一聲，沒有響出來。

「我還沒有看見你們的孩子。像你呢？還是像自成？」

「我也沒有留心他到底像誰。」她厭煩了。「總之，是前生的冤孽，是今生的腳鐐手銬！」

「撫養孩子本來很辛苦的，但是，你也不該太拋棄了自己，想來還有時出來玩玩，看看朋友吧！」

「遠得很了！」兩滴眼淚偷跑出她的眼眶。「這還是兩年前的事情呢？你要知道，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我了！你看，我現在這樣子，就是磨身爲粉，那裏能夠尋得出我從前的蹤影！」她張着亮光光的淚眼，向他慘笑。

「你的確不像從前了，爲什麼變化得這樣地厲害？」

「爲什麼這樣地厲害，自然有緣故！」她說着，急速地解開上衣的鈕扣，接着又解那裏衣的。

「阿！」藻如心知將有可駭的事呈現，不禁出驚地喊。

她的衣鈕全解開了，身體極快地旋轉去，就把衣服褪到肩下，慘然喊：「你看！你看！」

「什麼！」在他面前的是個半裸露的背心，腫起或已平的紅紫的青黃的傷痕幾乎滿了，兩塊胛骨突得很出；肩以下的臂膊差不多沒有肌肉的，寬弛的皮膚起着粒粒的膚粟。

「他打得我這樣子！」

「是自成麼？」憤恨與憐惜漸漸塞滿他的心頭。

「不是他還有誰！」

「爲了什麼？」

微  
「不爲什麼，不稱他的意就打。」

「這樣厲害！」

「他用傢伙！」

波  
「畜生！」他強固地罵了。已經淡忘的對於憶雲的愛又猛烈地熾盛起來。不過性質有點不同，現在是哥哥懸繫着可憐的妹妹的愛了。他想到現在才認識自成的真面目，就恨不能立刻去找他，打他十個巴掌。

憶雲立刻把受傷的背心掩蓋起來，扣着鈕扣，回身說，「我受他的咒罵，受他的痛打，只好嚥入肚裏。我沒有人可以告訴啊！我現在沒有朋友了！只有個孩子，他懂得什麼！又有個母親，但是，怎麼能告訴她呢！」她從沒有對人說過這句話，這是第一遭說，真覺摧心地哀酸；她掩着面哭了。

「然而我又時時覺得，總得告訴別人，就是只告訴一個人也好。」她嗚咽着繼續說。「世界上有一個人知道我天天嘗着這種滋味，我就算有了芝蔴那麼大的一點安慰了。可巧昨天遇到你，你雖然分別了兩年，大概不把我當個生分的人吧？所以我決定來告訴你。嘴說也嚙嚙，而且那裏說得盡，所以給你看我的背心。我的背心代替我把要告訴的完全告訴你了！」

女性的悽咽的淚語深刺他的心，蓬鬆而無光澤的一頭頭髮在他面前抖動，臉孔向着下，而且用手巾掩着，是看不見了，但他也不想再看，就是不看，已覺着受強烈的壓迫，幾乎透不轉氣來。悵惘到萬分，只有緊皺眉頭咬着嘴唇。

「太豈有此理！」他憤怒的烈燄噴出來了。「這樣地蠻橫，怎麼能同他在一起！我說你應該同他分離！」

分離這字眼兒猶如一根小木棍，她經他一擊，頭腦裏益益地作響了。在平時，她從不曾清楚地想到這一層。但會渺茫地希望——總該有一天，他嘴裏不再罵，他的手停下打吧；那時候，什麼困苦都甘心了——現在這結實的字眼兒，不是立刻可以實現那希望麼？然而太生疏了，太遙遠了，使她不能回答，只啜啜地泣着。

「你不恨他麼」他不是定要問她這不過再說一句憤恨的話

「怎麼不恨。」她回答，低細得幾乎辨不清聲音。

「那末該有點兒勇氣。夫妻本不是一結合就不能分的，氣味不相投，就得離開。何況他時常地辱罵你，狠毒地打你？」

「我會有這勇氣麼？」這與其說是問他，不如說是問她自己。

「有，有，怎麼沒有！你從前那樣通脫不拘，大家都稱讚。你曾經怕過了什麼？現在不依然是個你麼！你如其想到你該奔赴光明的前程，你該有個豐富的生命，你的勇氣自然烈火般衝起來了。」

波

「是這樣麼？」暗昧了久久的她的心靈中透露一絲的光明，照見當年生活的殘影：笑在眉頭，歌在喉頭，盛會好景，差不多是家常便飯。她不禁對自己懷疑了——怎麼一埋在這黑坑似的家庭裏，就不想伸出頭來？當時自己也驕傲的通脫不拘，難道真銷散淨盡了麼？應該不，我得找回當年的快樂！我得享受生命的厚意！我應該對得起自己！——她擡頭望着藻如，含淚的眼睛裏放出希望的光。

83

「還有我能夠幫着你！」他慷慨地說。堅定的眼光正對着她的。「良心教我這樣做，必須做了才安適。我替你去找律師，我有個朋友當律師的，聽他怎麼說。——我不相信還不該分離，像這樣的遍體傷痕！」

她覺得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前途有着希望，感動得抖抖地，幾欲如從前一樣緊握藻如的手，但是習慣上的身分教她縮住了。

「以後怎樣呢？」憶雲在歸途中這樣自問。這一層藻如並沒有告訴她，她自己却解答不來，希望的影子便模糊起來了。

她重又覺得自己是負着罪愆的人，這樣地卑細，這樣地不足道，本該站在快樂的國土之外；那狠毒的打罵，只是罪愆的責罰，你要躲避，會有別的方法來抵補的。那末，到底要躲避還是不呢？

路上遇見些截髮的女郎紅潤的兩頰，歡悅的眼光，差不多一舉足一轉側都透露生命的消息，她便含羞帶妒地收回眼光來，——算是你們的時代！

到了家，連忙從傭婦手中把孩子接過來，側轉了臉親着他，一回又一回，「心肝，媽回來了！心肝，媽回來了！……哭了沒有？」

「哭了好一會呢。」傭婦說。「哭得喫力了，才止住的。」  
一縷微酸直透到眉心，眼眶裏又溼潤了。「心肝苦了。」

那孩子張着潔淨到十二分的眼睛端相着她，嘴裏咿呀發聲，笑意在他的唇邊。

她於是回顧室內，桌子，椅子，皮箱，衣櫃，挂着的書畫，疊着的雜物，一一用惜別的眼光注視着；覺得與這些東西太熟習了，自己要和在牠們中間很適宜的，離開了就有點兒空虛，空虛是多麼地可怕！

她又看到立在案頭的母親的相片，溫慈的笑容，似乎正欣喜她的女兒有這個幸福的家庭。她尤其爽然了；母親的安慰也就是自己的安慰，怎忍打破了母親的安慰，同時加倍傷自己的心呢！如其真這樣做了，——阿！不堪設想，還是讓母親的意念中有個如意的女婿罷。

這就聯想到自己；頭低了下來，額髮垂在孩子的肩上。她自信確然恨着他，但不盡是恨，恨以外更有別的什麼。兩年前那晚酒醉以及那天找他的情況涌現於腦際了。阿，幸福與痛苦的分水嶺！高貴與凡庸的劃界線！是難忘而又以毀滅了爲快的記憶。可是裏面未嘗不含着甘味，一盞人生的美釀，究竟由他親手斟的。最傷心的是他漸漸改了性習，來了這沒有話講的壞脾氣，不然……



她沈入冥想了。在心頭看見自己的容顏，這樣乾枯，這樣暗淡，就不配再踏上人生的大路。她尤其鄙薄自己的靈魂，是凡庸的了，是殘餘的了，丟在路上，一定誰也不來睬。

「唉！」無力地擡頭，悽然看看孩子，忽想，這小面孔真同他一個模型。同時想，他應該回來了：沒有太陽，暮色一來就蒼然。她親了親孩子，仍交給傭婦，便旋亮電燈，匆促地寫成下面的短信。

藻如惠鑒。歸後再思考慮，尙覺有種種窒礙之處，請暫緩進行。詳情非紙筆所勝，得便面陳。盛意甚感，永不敢忘。幸恕草草。

雲上

## 夜

一條不很整潔的里裏，一幢一樓一底的屋內，桌上的煤油燈放着黃暈的光，照得所有的器物模糊慘淡，像反而增了些陰黯。桌旁坐着個老婦人，手裏抱一個大約不過兩周歲的孩子。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額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點兒怪，深陷的眼眶裏，紅筋牽牽地，發亮；放大的瞳子注視孩子的臉，定定地，悽然失神。她看孩子因爲受着突然的打擊，紅潤的顏色已轉得蒼白，肌肉也寬鬆不少了。

近來，那孩子特別地會哭，猶如半年前剛斷奶的時候。彷彿給誰驟然打了一下似地，不知怎麼一來就拉開了喉嚨直叫。叫開了頭便難得停，好比大暑天的蟬兒。老婦人於是百般地撫慰，把自己年輕時撫慰孩子的語句一一背誦了出來。可是不大見效，似乎孩子嫌那些太古舊又太拙劣了。直到他自己沒了力，一壁嗚咽，一壁讓眼皮一會開一會閉而終於闔攏，纔算收場。

今晚那老婦人卻似感得特別安慰；到這時候了，孩子的哭還不見開場，假若就這樣倦下來睡着，豈不是難得的安靜的一晚。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感得特別不安；不曉得就將回來的阿弟怎麼說法，不曉得幾天來醒裏夢裏繫念着的可憐的寶貝到底有沒有著落。

晚上，在她，這幾天真不好過。除了孩子的啼哭，黃暈的燈光裏，她彷彿看見隱隱閃閃的好些形像。有時又彷彿看見鮮紅的一灘，在這裏或是那裏——這是血！外，汽車奔馳而過，笨重的運貨車有韻律地響着鐵輪，她就彷彿看見一輛汽車載着被捆縛的兩個，他們的手足上是累贅而擊觸有聲的鐐銬。門首時時有輕重徐疾的脚步聲經過，她總覺得害怕，以為或者就是找她同孩子來的。鄰家的門環兒一聲響，那更使她心頭突地一跳。本來已屆少眠年齡的她，這樣提心吊膽地嘗着恐怖的味道，就一刻也不得入夢。睡時，燈是不敢點的，她怕樓上的燈光招惹另外的是非，也希冀眼前能

得乾淨，完全一片黑。然而沒有用，隱隱閃閃的那些形像還是顯現，鮮紅的一灘還是落山的太陽般似乎儘在那裏擴大開來。於是，只得緊緊地抱住夢裏時而嗚咽的孩子……

這時候，她注視着孩子，在她衰弱而創傷的腦裏，涌現着霧海般迷茫的未來。往那方走才是道路呢？她一毫也不能辨認。怕有些猛獸或者陷阱隱在這霧海裏邊吧？她想十分九會的。而伴同前去冒險的，只這纔能學話的孩子；簡直等於孤零的一個。她不敢再想，無聊地問孩子，「大男乖的，你姓甚？」

「張」大男隨口回答。孩子於尚未解悟姓的意義的時候，自己的姓往往被教練成口頭的熟語，同叫爹爹媽媽一樣地慣習。

「不！不！」老婦人輕輕呵斥。她想他的新功課還沒弄得熟，有點兒發愁，只得重行矯正他說，「不要瞎說，那個姓張！我教你，大男姓孫。記着，孫，孫……」

「孫」大男並不堅持，仰起臉來看老婦人的臉，就這樣學着說，發音帶十二分的穉氣。

老婦人的眼睛重重地閉了兩閉；她的淚泉差不多枯竭了，眼睛閉兩閉就表示心頭一陣酸，周身經驗到哭泣時的一切感覺。「不錯，姓孫，孫。再來問你，大男姓甚？」

「孫」大男玩皮地學舌，同時伸手想去取老婦人頭上那翡翠簪兒。

「乖的，大男乖的。」老婦人把大男緊緊抱住，臉孔依帖着他的花洋布衫。「隨便那個問你，你說姓孫，你說姓孫……」聲音漸漸悽咽了。

大男的手臂給老婦人抱住，不能取那翡翠簪兒，「哇……」突然哭起來了。小身軀死命地掙扎，淚水淌得滿臉。

老婦人知道每晚的常課又得開頭，安然而過已成夢想，便故作柔和的聲音來嗚他：「大男乖的……不要哭呀……花叻叻來看大男了……坐着紅轎子來了……坐着花馬車來了……」

大男照例地不理睬，喉嚨却張得更大了，「哇……媽媽呀……媽媽呀……」

這樣的哭最使老婦人傷心又害怕。傷心的是一聲就如一針，針針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牆很單薄，左右鄰舍留心一聽就會起疑念。然而給他醫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無效的「媽媽就會來的」戰兢兢地說了再說，只使大男哭得更響一點，而且張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媽媽從那裏來。

老婦人於是站起來走，把大男橫在自己的臂彎裏；從她那動作的滯鈍以及步履的沈重，又見

她確實有點衰老了。她來回地走着，背誦那些又古舊又拙劣的撫慰孩子的語句。屋內的器物彷彿跟着哭聲的震蕩而晃動起來，燈燄似在化得大，化得大——啊，一灘血！她閉了疲勞的眼，不敢再看。耳際雖有孩子撕裂似的哭聲，却同在神怪的空山裏一樣，幽寂得教血都變冷。

搭，搭，外面有叩門聲，同時，躺在跨街樓底下的那條癩黃狗汪汪地叫起來。她嚇得一跳，但隨即省悟這聲音極熟，一定是阿弟回來了，便匆遽地走去開門。

門纔開一道縫，外面的人便閃了進來；連忙，輕輕地，回身把門關上，好像提防別的什麼東西也乘勢掩了進來。

「怎樣？」老婦人悄然而焦急地問。她恨不得阿弟挖一顆心給她看，讓她一下子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

阿弟走進屋內，向四下看一周，便一屁股坐下來，張開了口腔喘氣。是四十左右商人模樣的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寒冷呢。他見大男啼哭，想起袋子裏的幾個荸薺，便摸了出來授給他，「你吃荸薺，不要哭吧。」

大男原也倦了，幾個荸薺又多少有點引誘力，便伸兩隻小手接受了一壁抽咽一壁咬着荸薺。這纔讓老婦人仍得坐在桌旁。

「唉！總算看見了。」阿弟摸着額角，頹然，像完全消失了氣力。

「看見了？」老婦人的眼睛張得可怕地大，心頭是一種悲痛而超乎悲痛的麻麻辣辣的況味。  
「纔看見了來。」

老婦人幾乎欲拉了阿弟便引她跑出去看，但恐怖心告訴她不應該這樣鹵莽，只得悵然地「  
夜  
喔！」

「阿姊，你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好人，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像今天遇見的那個弟兄，他就是一個好人。」他感服地豎着右手的大拇指。

「就是你去找他的那一個不是？」

「是呀。我找着他，在一家小茶館裏。我好言好語同他說，有這樣這樣兩個人，想來該有數。現在，人是完了，求他的恩典，大慈大悲，指點我去認一認他們的棺木。」他眉頭一皺，原有眼睛四圍的皺紋見得更爲顯著，同時搔頭啞嘴，表示進行並不順利。「他却不大理睬，說別麻煩吧，完了的人也

多得很，男的，女的，長衫的，短褂的，誰記得清這樣兩個，那樣兩個；況且棺木是不讓去認的。我既然找到了他，那裏肯放手。我又同他說了，告訴他這兩個人怎樣地可憐，是夫妻兩個，女的有年老的娘，他的孩子天天在外婆手裏啼哭，叫着媽媽，媽媽……請他看老的小的面上發點慈悲心……唉！不用說吧，總之什麼都說了，只少跪下來對他叩頭。」

老婦人聽着，悽然垂下眼光看手中的孩子；孩子朦朧欲睡了，幾個荸薺已落在她的袖彎裏。

「這一番話却動了他的心。」阿弟帶着矜誇的聲調接續說，永久作笑意的臉上浮現真實的笑，但立刻就收斂了。「這叫人情人情，只要是人，同他講情，沒有講不通的。他不像起先這樣講官話了，想了想歎口氣說，『人是有這樣兩個的。誰不是爺娘的心肝骨肉！聽你講得傷心，就給你指點了吧。不過好好兒夫妻兩個，爲什麼不安分過日子，却去幹那一些勾當！』我說這可不大明白，我們生意人不懂他們念書人的心思，大概是——」

「噓……」老婦人舒口氣，她感覺心胸被壓抑得太緊結了。她同她的阿弟一樣不懂女兒女婿的心思，但她清楚地知道他們同臉生橫肉聲帶殺氣的那些囚徒決不是一類人。不是一類人爲什麼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她近來時刻想起，致非常苦悶的問題。可是沒有人給她解答。

——他約我六點鐘在某路轉角等他。我自然千多萬謝，那裏敢怠慢，提早就到那裏去等着。六點過一歇，他果真來了，換了平常人的衣服。他引着我向野裏走，一路同我談。啊——」

他停住了。他不敢回想；然而那些見聞偏同無賴漢一般撩撥着他，使他不得不回想。他想如果照樣說出來，太傷阿姊的心了，說不定她會昏厥不省人事。——兩個人向野裏走。沒有路燈。天上也沒有星月，是悶鬱得像要壓到頭頂上來的黑暗。遠處樹同建築物的黑影動也不動，像怪物擺着陣勢。偶或有兩三點螢火飄起又落下，這不是鬼在跳舞，快活得眨眼麼？狗吠聲同汽車的嗚嗚聲遠得幾乎渺茫，似在天末的那邊。却有微細的嘶嘶聲在空中流蕩，那是些纔得到生命的小蟲子。早上還下雨，溼泥地不容易走，又看不見，好幾回險些兒跌倒。那弟兄嘴唇黏着支紙煙，一壁吸煙一壁幽幽地說，「他們兩個都不行，沒有一點氣概，帶出來就索索地抖，像兩隻雞。面色灰了，你看我，我看你，眼淚水直淌，想說話又說不上。你知道，這樣的傢伙我們就怕。我們不怕打仗，擡起鎗來一陣地板機關，我想你也該會，就怕擡不動鎗。敵人在前面呀。開不中的，你都不知道他們面長面短。若說人是捆好在前面，一根頭髮一根眉毛都看得清楚，要動手，那就怕。沒有別的，到底明明白白是一個人呀。更其是那些沒有一點氣概的，眼淚水濺到你手上，抖得你牙齒發軟，那簡直幹不了。那一天，我



們那個弟兄，上頭的命令呀，縮了好幾回，纔皺着眉頭，砰地一響開出去。那曉這就差了準兒，中在男的臂膀上。他痛得一陣掙扎。女的呼娘呼兒直叫起來，像個發了狂。老實說，我心裏難受了，回轉頭，不想再看。又是三響，才算結果了，兩個染了滿身紅。」那弟兄這樣敘述，聽他的似乎氣都透不來了；兩腿僵僵地提起了，不敢放下，彷彿放下就會踏着個骷髏。然而總得要走，只好緊緊跟隨那弟兄的步子，前胸差不多帖着他的背心。

老婦人見阿弟瞪着細眼凝想，同時又搔頭皮，知道有下文。愕然問，「他談些什麼？他看見他們那個的麼？」

他們怎樣「那個」的，這問題，她也想了好幾天好幾夜了，但終於苦悶。鎗，看見過的，兵，警察背在背上，是烏亮亮的一根管子。難道結果女兒女婿的就是這東西麼？她不信。女兒女婿的形像，真個畫都畫得出。那一處地方該喫鎗的呢？她不能想像。血，怎樣從他們身體裏流出來？怎樣消散消散而終於斷絕？這些都模糊之極，像個朦朧的夢。因此，她有時感覺到女兒女婿實在並沒有「那個」會有一天，搭，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但只是這麼感覺到而已，而且也有點模糊，像個朦朧的夢。

「他沒有看見。」阿弟連忙閃避。「他說那男的很慷慨，幾件衣服都送了人，他得一條外國褲子，身上穿的就是。」

「那是淡灰色的，去年八月裏做。」老婦人眯着眼凝視着燈火說。

「這沒看清，因為天黑，野裏沒有燈，溼泥地真難走，好幾回險些兒滑跌，幸虧是皮底鞋，不然一定溼透。走到一處，他說到了。我仔細地看，十來棵大黑樹立在那邊，樹下一條一條死白的東西就是棺木。」他低下頭來了，微禿的額頂在燈光裏發亮。受了那弟兄「十七號，十八號，你去認一認吧」的指示而向那些棺木走去時的心情，他不敢說，也不能說。種種可怕的屍體，皺着眉咬着牙的，裂了肩洞了胸的，鼻子開花的，腿膀成段的，彷彿即將踢開棺木板一齊撞到他身上來，心情是超過了恐懼而幾乎麻木了。還是那弟兄割着幾根火柴提醒他「這就是，你看，十七，十八，」他纔迷惘地向小火光所指的白板面看，起初似乎是蠕蠕而動的蛇樣的東西，定睛再看，這纔不動，是墨筆寫的十七，這一邊，十八，兩個外國號碼。「甥女兒，我看你來了，」他默默祝禱，望她不要跟了來，連忙逃回小路。——這些不說吧，他想定了，接續說，「他說棺木都寫着號碼，他記得清楚，十七十八兩號是他們倆。我們逐一認去，認到了，一橫一豎放着，上面外國號碼十七十八我識得。」

「十七，十八！」老婦人忘其所以地喊出來，臉色悽慘，眼眶裏明燈着僅有的淚。她重行經驗那天晚上那個人幽幽悄悄來通報惡消息時的況味；驚嚇，悲傷，暈眩，寒冷，種種攪和在一起，使她感覺心頭異樣空虛，身體也似飄飄浮浮地，不倚着一點什麼。她知道搭，搭，叩門聲是他們特別的調子，開進來，是肩並肩活活的可愛的兩個，這種事情絕不會有的了。已被收起，號碼十七，十八，這是鐵一樣的真憑實據！一陣忿恨的烈燄在她空虛的心裏直冒起來，淚膜底下的眼珠閃着猛獸似的光芒，「那輩該死的東西！」

阿弟看阿姊這樣，沒精沒采回轉頭，歎着說，「我看棺木還好的，板不算薄。」——分明是句善意的謊話。不知怎麼，同時忽然起了不可遏的疑念，那弟兄不要記錯了號碼吧。再想總不至於，但這疑念仍毒蛇般鑽他的心。

「我告訴你，」老婦人咬着牙說，身體索索地震動。睡着的孩子手臂張動，似乎要醒來，結果翻了個身。老婦人一壁理平孩子的花洋布衫，繼續說，「我不想什麼了，明天死好，立刻死也好，這樣的年紀，這樣的命！」以下轉爲鬱抑的低訴。「你姊夫去世那年，你甥女兒還只五歲。把她養大來，像樣樣成個人，在孤苦的我，不是容易的事啊。她嫁了，女婿是個清秀的人，我歡喜。她生兒子了，是個聰

明活潑的孩子，（她右手下意識地撫摩孩子的頭頂）我歡喜。他們倆高高興興當教員，和和愛愛互相對待，我更歡喜，因為這樣像人樣兒。唉！像人樣兒卻成十七十八！真是突地天塌下來，駭得我魂都散了。爲了什麼呢？是我的女兒，我兒女婿呀，總得讓我知道。卻說不必問了。就是你，也說不必問，問沒有好處。——怕什麼呢！我是姓張的丈母，映川的娘，我要到街上去喊，看有誰把我怎樣！「忿恨的火差不多燃燒着她全體，語聲毫無顧忌地哀厲而響亮。她拍着孩子的背又說，「說什麼姓孫，我們大男姓張，姓張啊！我只恨沒有本領處置那輩該死的東西，給年青的女兒女婿報讎！」

阿弟聽呆了，懷着莫可名狀的恐懼，側耳聽了聽外面有無聲息，勉強強地說，「這何必，就說姓孫又有什麼要緊。——喔，我想着了，」他伸手掏衣袋。他記起剛纔在黑暗的途中，那弟兄給他一團摺皺的硬紙，說是那男的託他想法送與親人的，忘了，一直留在外國褲子袋裏。他的手軟軟地不敢便接，如遇怪祕的魔物，又不好不接，便用手心承受了，鬆鬆地捏着，偷竊似地趕忙往衣袋裏一塞。於是，本來惴惴的心又加增老大的不自在。

「他們留着字條呢！」他說着，衣袋裏有銅元觸擊的聲音。

「啊！字條！」老婦人身體一挺，周身的神經都拉得十分緊張。一種熱望（切念的人在叩門，急

忙迎出去時懷着的那種熱望）一忽兒完全佔領了她女兒女婿的聲音笑貌，雖只十天還不到，似已隔絕了不知幾多年。現在這字條，將訴說他們的一切，解答她的種種疑問，使她與他們心心相通，那自然成了她目前整個的世界。

字條拿出來了，是撕破了的，一個聯珠牌捲煙匣子，印有幾個指印，又有一處焦痕，反面寫着八分潦草的一行鉛筆字。

葉紹鈞代表作

阿弟凝着細眼湊近煤油燈念這字條。「『兒等今死，無所恨，請勿念。』嗤！這個話纔叫怪。沒了性命，倒說沒有什麼恨。『懇求善視大男，大男即兒等也。』他們的意思，沒有別的，求你好好看養着大男；說大男就是他們，大男好，就如他們沒有死。只這『無所恨』真是怪，真是怪！」他想起那弟兄告訴他的話，同時想起傳聞的「再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那種英雄氣概。既無所恨，爲什麼要索索地抖，淚水直淌呢？若不是他的甥女婿婿，簡直要看不起了。

「拿來我看，」老婦人伸手攫取那字條，定睛直望，像嗜書者想把書完全吞下去那樣地專凝。但她並不識字。

室內十分靜寂；小孩的鼾聲微細到幾乎無聞。

楊家娘，我的同居的傭婦，受了主人的使命入城送禮物去，伊要隔兩天才回來。我家的傭婦很豔羨的樣子自語道：『伊好幸運，可以趁此看看城裏的景致了！』我無意中恰聽見了這句話，就想這兩天裏交幸運的不是楊家娘，却是阿鳳，伊的童養媳。

阿鳳今年是十二歲，伊以往的簡短而平凡的歷史我曾聽楊家娘講起過，伊本是漁家的孩子，生出來就和入網的魚兒睡在一個船裏。後來伊父死了，漁船就換了他的棺材。伊母改嫁了一個鐵

雖然不識字，她看明白這字條了。豈但看明白，並且參透了裏邊的意義，懂得了向來不懂的女兒女婿的心思。就彷彿有一股新的生活力周布全身，心中也覺充實了好些。睜眼四看，熟習的一些器物同平時一樣，靜處在燈光裏。側耳聽外面，沒有別的，有遠處送來的唱戲聲，和着圓熟的胡琴。

「大男，我的心肝，樓上去睡吧。」她立起來走向樓梯，嘴唇帖着孩子的頭頂，字條按在孩子的胸口，憔悴的眼放着母性的熱光，脚步比先前輕快。她已決定勇敢地再擔負一回母親的責任了。

「哇~~~~」孩子給顛醒了，並不張眼，皺着小眉心直叫，「媽媽呀~~~~」

## 阿鳳

路上的脚夫。脚夫的職業是不穩定的，那裏能帶着個女孩子南北遷徙，況且伊是個消費者。經村人的關說，伊就給楊家娘領養，——那時伊是六歲。楊家娘有個兒子，今年二十四歲了，當時伊想將來總要給他娶妻，現在就替他整備着，豈不便宜省事。阿鳳就此換了個母親了。

現在伊跟着楊家娘同傭於我的同居。伊的職務是汲水，買零星東西，抱主人五歲的女孩子。伊的面龐，有堅結的肌肉，皮色紅潤，現出活潑的笑意。但是若有楊家娘在旁，笑容就斂了，因為伊有確實的經驗，這個時候或者就有沈重的手掌打到頭上來，那得不小心防着呢？

楊家娘藏着滿腔的不如意，說出來的話幾乎句句是詛咒。阿鳳就是伊詛咒的資料。若是阿鳳吃飯慢了些，伊就說，『你是死人，牙關咬緊了麼！』若是走得太匆忙，脚着地發出踢踢的聲音，伊又說，『你趕去尋死麼！』但是伊這些詛咒我猜想並不含有怨怒阿鳳的意思；因為伊說的時候態度很平易，說過之後便若無其事，工作，算買東西的帳，間或湊主人的趣說幾句拙劣的笑話，然而也幾乎詛咒都和平時一樣了。伊的粗糙沈重的手掌時時要打到阿鳳的頭上，情形正和詛咒相同。當阿鳳抱着的主人的女孩子偶然啼哭時，楊家娘的手掌便很順手地打阿鳳頭上，阿鳳汲水滿桶，提着走時潑水於地，這又當然有取得手掌的資格了。工作暇時，楊家娘替阿鳳梳頭，頭髮因久不梳亂了，

便將木梳下鋤似地在頭上亂鋤，阿鳳受了痛楚，自然要流許多眼淚，但不哭，待楊家娘一轉身，阿鳳的紅潤的面龐又現出笑容了。

阿鳳的受罵受打同喫喝睡覺一樣地平常，但有一次，最深印於我的心曲，至今還不能忘。那一天飯後，楊家娘正在拭一個洋盜的鍋子，伊的手一鬆，鍋子落了地。伊很驚慌的樣子取了起來，細察四周，自慰道：『沒有壞！』那時阿鳳在旁邊洗衣服，公平和抵抗的意念忽也在伊無思慮的腦子裏

抽出一絲芽來，伊絕不改變工作的態度，但低語道：『若是我脫了手，又要打了！』這句話聲音雖低，已足以召楊家娘的手掌。『拍拍！』……每打一下，阿鳳的牙齒一咬緊，眼睛一緊閉，——再張開時，淚如泉湧了。伊這個態度，有忍受的，堅強的，英雄的表情。伊舉濕手撫痛處，水滴淋漓，從髮際下垂，被於面，和眼淚混合。但是伊不敢哭。我的三歲的兒子恰站在我的椅子前，他的小眼睛本來是很靈活

的，現在瞪視着他們倆，臉皮緊張，現出恐懼欲逃的神情。他就回轉身來，兩臂支在我的膝上；上唇內斂，下唇漸漸地突出。『拍拍！』的聲音送到他耳官裏，還是不斷，他終於忍不住，上下唇大開，哭了。

——我從他這哭聲裏領略人類的同情心的滋味。他將面龐伏在我的膝上。……後來阿鳳晒衣服去，楊家娘便笑道：『囡囡，累你哭了，這算什麼呢？』……阿鳳晒了衣服回來，便抱主人的女孩子，見



楊家娘不在，又很起勁地唱學生所唱的青蛙歌了。

楊家娘這等舉動似乎可以稱爲『什麼狂』。我所知於伊的一些事實，是伊自述的，或者是伊成爲『什麼狂』的原因。伊的兒子學習的木工，但是他愛好骨牌和黃酒勝於刀鋸斧鑿。有一回，他輸了錢拿不出，因此和人家廝打，給警察拘了去，警察要他孝敬些小費，他當然不能應命，便將他重重地打了一頓。伊又急又氣，只得將自己積蓄的工資充警局的罰款，贖出伊受傷的兒子。調理了好多時他的傷是全愈了，伊再三叮囑他，此後好好兒作工，不要賭。孰知不到三天，人家來告訴伊，他又在賭場裏了！伊便趕到賭場裏，將他拖了出來，對他大哭。過了幾天，同樣的報告又來了；並且此後屢有傳來，伊剛聽報告時，總是劇烈地憤怒；但一見他竟說不出一句斥責的話，有時還很願意地給他幾百文，教他買些葷菜喫。——這一些事實，不知就可以激成『什麼狂』麼？

楊家娘既然受了使命出去，伊的職務自然由阿鳳代理。阿鳳做一切事務比平日真誠而迅速，沒有平日的疏忽，懈緩，過誤。伊似乎樂於做事，以做事爲生命的樣子。不到下午三點鐘，一天的事務完了，只等晚上燒晚飯了。伊就抱着主人的女孩子，唱睡歌給伊聽。字句和音節的錯誤不一而足，然而從伊清脆的喉嚨裏發出連綴的許多聲音，隨意地抑揚徐疾，也就有一種自然的美，主人的女

孩子微微地笑，教伊再唱。伊興奮極了，索性慈母似地拍着女孩子的身體，提高了喉嚨唱起來，和學生起勁時忽然作不規則的高唱一般。

伊從沒嘗過這個趣味呢。平日伊雖然不在楊家娘跟前，因為聲音是可以傳送的，一高唱或者就有手掌跟着在背後，所以只是輕輕地唱。現在伊才得嘗新鮮的趣味！

唱了一會，伊樂極了，歌聲和笑聲融合，末了只餘忘形的天真的笑聲，楊家娘的詛咒和手掌，勉強做粗重工作的勞苦，伊都疎遠了，遺忘了。伊只覺伊的生命自由，快樂，而且是永遠的，所以發出心底的超於音樂的讚歌，忘形的天真的笑聲。

一隻純白的小貓伏在伊的旁邊。伊的青布圍裙輕輕動盪，貓的大爪似伸似縮地想將他攫住，但是終於沒有捉着。伊故意提起圍裙，小貓便立了起來，高舉前足；一會兒因後足不能持久，點一點地，然後再舉。貓的面龐本來有笑的表情，這一隻的白皙而豐腴，更覺得嬌婉優美。他軟軟地花着眼睛，看着伊，似乎有求愛的意思。伊幾曾被求愛，又幾曾施愛？但是，現在貓求伊的愛，伊也愛貓，被阻遏着的人類心裏的活泉，畢竟湧溢了！伊平日常常見貓，然而不相干，從今天此刻才成爲真的伴侶！

伊就放下女孩子，教伊站在椅旁。伊將圍裙的帶子的一端拖於地上，引小貓來攫取。小貓伏地

不動，蓄了一會勢，突前攫那帶子。伊急急奔逃，環走室中，小貓跳躍着跟在背後，終不能攫得。那小貓的姿態活潑生動，類乎舞蹈；又含有無限的嬌意。伊看了說不出地愉快，更欲將他引逗，兩腳不住地狂奔，笑着喊道：『來呀！來呀！』汗珠被於伊的面龐，和平日的眼淚一樣地多；伊吁吁地喘，彷彿平日汲水乏了時的模樣，然而伊那裏肯停呢？

這個當兒，伊不但忘了詛咒，手掌和勞苦，伊並自己都忘了。世界的精魂若是『愛』，『生趣』，『愉快』，伊就是全世界。

## 隔膜

我的耳際只有風聲，水聲，僅僅張得幾頁帆呢。從艙側玻璃窗中外望，只見枯黃而將有綠意的岸灘，灘上種着豆和麥的田畦，遠處的村屋，竹園，叢林，一棵兩棵枯死的樹幹，更遠處刻刻變幻的白雲，和深藍的天，都相隨着向我的後面奔去。好順風呀！使我感一種很強烈的快慰，但是爲了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述的。我將要到的地方是我所切盼的麼？不是。那裏有什麼事情將要做麼？有什麼人必欲會見麼？沒有。然而爲什麼快慰呢？我那裏能夠解答！雖然，這很大的順風總該受領我的感謝。

照這樣大的風，一點鐘時候我的船可以進城了。我一登岸，就將遇見許多親戚朋友；我的腦子將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預備應對；我的口將開始工作，盡他傳達意思的職務。現在耳目所接觸——風聲，水聲，和兩岸景物——何等地寂靜，閒適。但這個不過是給我一個休息罷了，繁擾紛紜就跟着在背後。正像看影戲的時候，忽然放出幾個大字，『休息十分鐘，』於是看客或閉目養神，或吸烟默想，略舒那注意於幻景的勞倦。然而一霎時燈光齊滅，白布上人物重又出現，你就不得不用你的心思目力去應付他了。

我想我遇見了許多親戚朋友將聽見些什麼話？我因為有以往的經驗，就可以推測將來的遭逢，而為預言。以下的話一定有得聽見，重複地聽見：『今天來順風麼？你那條路程遇順風也還便利，逆風可就累了，六點鐘還不夠吧？……有幾天耽擱？想來這時候沒事，可以多盤桓幾天。我們難得敘首呢？……府上都安好？令郎會走了？話都會說了一定聰慧可喜呢。』……這些話我懶得再想下去，便是想到登岸的時候也不會完。我一登岸，唯一的事務就是答復這等問題。我便要說以下的話：『今天剛遇順風。我那條路程最怕是遇着逆風，六點鐘還不夠呢。……我大約有一星期耽擱。我們可以暢敘呢。……舍下都安好。小兒會走了，話說得很完全，總算是個聰慧的孩子。』……

我忽然起一個奇異的思想：他們的問題既是差不多的，我對於他們的答語也幾乎是同一的，何不彼此將要說的話收在蓄音器裏，彼此遞寄，省得屢次複述呢？這個固然是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問題的次序若有顛倒，答語的片子就不容易製了。其實印好許多同樣的書信，也就有蓄音器的功用——所欠缺的也只在不能豫決問話的次序。然則彼此會面真有意義，大家運用着腦子，按照着次序一問一答，沒有答非所問的弊病，就算情意格外濃厚。但是腦子太省力了。我剛才說他『將要想出不同的許多意思』，其實那些意思以前就想好，不用再想了，而且一輩子可以應用；他的任務，只在待他人問我某話時，命令我的口傳達某一個現成的意思出去就是了。我若取笑自己，我就是較進步的一架蓄音器或是一封印版的書信。我做這等器物已是屢次不一次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登岸不滿五點鐘，已聽了五回蓄音器，我的答片也開了五回。

現在我坐在一家親戚的書齋裏，懸空的煤油燈照得全室雪亮，連牆角挂着的那幅山水上的密行題識都看得清楚。那位主人和我對面坐着，我却不敢正視他，——恐怕他也是這樣——只是相着那副小篆的對聯作無意識的賞鑒；因為彼此的片子都開完了，沒有了，倘若目光互對而沒有話講，就有一種說不出的不好意思，很是難受，不相正視，是希望躲避幸免的意思。然而眼珠真不容

易駕馭，偶不留意就射到他的臉上，窺見烏黑的鬚鬚，高起的顴頰，和很大的眼珠。不好了，趕緊回到對聯上，無聊地想那『兩漢』兩字篆得最有結構，作者的印泥鮮明淨細，倒是上品呢。

我如漂流在無人的孤島，我如墜入於寂寞的永劫，那種孤淒徬徨的感覺，超於痛苦以上，透入我的每一個細胞，使我神思昏亂，對於一切都疎遠，淡漠。我的軀體漸漸地拘攣起來，似乎受了束縛。然而燈光是雪亮，果盤裏梨和橘子放出引人食慾的香氣，茶盃裏有上升的水汽，我和他對面坐着，在一個極漂亮的書齋裏，這分明是很尊敬的款待呀！

他靈機忽動，想起了談資了，他右手的大指和食指撚着鬚鬚說道，『你們學校裏的畢業生有幾成是升學的？』他發這個端使我安慰和感激，不至再默默地相對了，而且這是個新鮮而有發揮的問題。我便策勵自己，若能努力地和他酬對，未始不可得些趣味。於是答道，『我那地方究竟是個鄉村，小學畢了業的就要揀個職業做終身的依託，升入中學的不到十分之二呢。』完了，應答的話盡於此了。我便大失所望，當初不料這個問題僅有一問一答。

他似乎凝想的樣子，但從他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個『是』字上以爲推測，知他的神思並不屬於所發的問題。『是』字的音波擴散而後，室內依然是寂寞，那種超於痛苦的感覺又向我壓迫，

儘管緊密攏來。我竭力想和他抵抗，最好靈機一動，也找出些談資來。然而我和醉人一般，散亂而麻木的腦子裏那裏能夠想出一句話呢？那一句話我雖然還沒想出，但必是字典上所有的幾個字，喉嚨裏能發的幾個聲音拼綴而成的，這是可以預言的。這原屬很平常，很習慣，算不得什麼的事，每一小時裏不知要拼綴幾千百回，然而在此地此時，竟艱難到極點，好奇怪呀！

我還得獎讚自己，那艱難到極點的被我做成功了，我從虛空的波浪似的腦海裏竟把捉住一句具體的話！我的兩眼正對着他的面龐，表示我的誠意，問題，『兩位令郎都進了工業學校，那裏的功課還不差麼？』這句話其實從剛才的一問一答上聯想起來的，但平時的聯想思此便及彼，現在却是既斷而復續的了。

『那裏的功課大概還不差。我所以送兒子們進那裏去，因為畢了業一定有事務派任，覺得比別處穩妥些。但是我現在擔任他們的費用是萬分竭力的了！買西文書籍一年要化六七十元，應用的儀器不可不買，一枝什麼尺便需二十元，放假時來回的川資又需百元……需……元……需……元……需……元……』我的注意力終於荒散，所以對於他的報銷帳漸漸地模糊了。

這是我問他的，很誠意地問他的，然而聽他的答語時，便覺得淡漠無味，終至於充耳不聞。莫怪

我剛才答他時，他表現出恍然若初醒的神情，答一個『是』字。

我現在又在在一位朋友家裏的餐室裏了，連我一共是七個客，都在那裏無意識地亂轉。圓桌子上鋪着白布，深藍色邊的盆子裏盛著色澤不同的各種食品，銀的酒杯和碟子在燈光底下發出僵冷的明亮。僕人執着酒壺，跟在主人背後。主人走到一個位子前，拿起酒杯，待僕人斟滿了酒，很恭敬的樣子，雙手舉杯過額，向一客道：『某某兄，』就將杯子放在桌上。那位『某某兄』遙對着主人一揖。主人取起桌上擺着的箸，雙手舉過了額，重又放在原處。『某某兄』又是一揖。末了主人將椅子略動一動，便和『某某兄』深深地對揖。這才算完了一幕。

輪到第七幕，我登場了。我曾看過傀儡戲，一個活人扯動傀儡身上的線，那傀儡就會做拂袖，搔鬚，擡頭，頓足，種種動作。現在我化爲傀儡了。無形的線牽着我，不由我不俯首，作揖，再作揖，三作揖。主人說：『你我至熟，不客氣，請坐於此。』然則第一幕登場的那位『某某兄』是他最不相熟的朋友了。

109

衆人齊入了座。主人舉起酒杯，表現出無限地恭敬和歡迎的笑容，向客人道：『春夜大家沒事，喝杯酒敘敘，那是很有趣的。』客人都擎起酒杯，先道了感謝，然後對於主人的話一致表示同情。我



自然不能獨居例外。

才開始喝第一口酒。大家的嘴唇都作收斂的樣子，且發出啞啞的聲音，可以知喝去的量不多。舉箸取食物也有一定的步驟，送到嘴裏咀嚼時異常輕緩。這是上流人文雅安閒的態度呀。

談話開端了，枝枝節節蔓延開來，我在旁邊靜聽，只不開口，竟不能回溯怎樣地推衍出那些話來。越聽下去，越使我模糊。幾乎不辨他們所談的話含的什麼意思，只能辨高低宏細的種種聲浪裏，充滿着頌揚，謙抑，羨慕，鄙夷……總之，一切和我生疎。我真佩服他們，他們不盡是素稔的——從彼此互問姓字可以知道——偶然會合在一起，就有這許多話講。教我那裏能夠？但我得一種幽默的啓示，覺察他們都是豫先製好的蓄音片，所以到處可開，沒有阻滯。倘若我也豫製些片子，此刻一樣可以應用得當行出色，我就要佩服自己了。

我想他們各有各的心，爲什麼深深地掩埋着，專用蓄音片說話？這個不可解。

他們的話只是不斷，那些高低宏細的聲浪又不是樂音，那裏能耐久聽！我覺得無聊了，我雖然在衆人聚居的餐室裏，我只是孤獨。我就想起日間在江中的風聲，水聲，多麼爽快。倘若此刻逃出這餐室，回到我的舟中，再聽那爽快的音調，這個孤獨我却很願意。但是怎麼能得逃，豈不要辜負了主

人的情意，而且入席不到一刻鐘呢！計算起來，再隔兩點鐘，或者有散席的希望，照他們這樣遲遲地舉杯舉箸，只顧開他們的蓄音片，怕還要延長哩。我沒有別的盼望，只盼時間開快步，趕過了這兩鐘點。

隔

那主人最是煩勞了：他要輪流和客人談話，不欲冷落了一個人，臉兒笑着向這個，口裏發沈着恭敬的語音問那個，接着又表示深至的同情於第三個的話。——『是』字的聲音差不多每秒內可以聽見，似乎一室的人互相了解，融為一體了。——他又要指揮僕人同客人斟酒；又要監視上菜的僕人，使他當心，不要沾污了客人的衣服；又要稱述某菜滋味還不惡，引起客人的食慾。我覺察他在這八面兼顧的忙迫中，微微地露出一種怵忽不安的神情。更看別人，奇怪！和主人一樣，他們滿臉的笑容裏都隱藏着怵忽不安的分子。他們爲了什麼呢？難道我合了『帶藍眼鏡的』看出來一切都作藍色』這句話麼？

膜

席間惟我不開口，主人也遺忘了我了。一會兒他忽然憶起，很抱歉地向我道，『兄是能飲的，何不多乾幾杯？』我也將酒食之事遺忘了，承他提醒，便乾了一杯。

明天早上，我坐在一家茶館裏。這裏頭的茶客，我大都認識的。我和他們招呼，他們也若有意若

無意地同我招呼。人吐出的氣和煙袋裏人口裏散出的煙彌滿一室，望去一切模糊，彷彿是個濃霧的海面。多我一個人投入這個海裏，本來是極微細的事，什麼都不會變更。

那些茶客的狀態動作各各不同：有幾個執着煙袋，只顧吸煙，每一管總要深深地咽入胃底。有幾個手支着頭，只是凝想。有一個人，尖瘦的顴頰，狡猾的眼睛，踱來踱去尋人講他昨夜的賭博。他走到一桌旁邊，那桌的人就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待他轉臉向別桌時，那人就回復他先前的模樣，別桌的人代替着他現出似乎諦聽的樣子，間或插一兩句話了。

一種宏大而粗俗的語聲起在室的那一角，「他現在卸了公務，逍遙自在，要玩耍幾時才回鄉呢。」坐在那一角的許多人鬨然大笑，說的人更爲得意，續說道，「他的公館在仁濟丙舍，前天許多人乘了車馬去拜會他呢。」混雜的笑聲更大了，玻璃窗都受震動。我才知那人說的是剛死的警察廳長。

我欲探求他們每天聚集在這裏的緣故，竟不可得。他們欲會見某某麼？不是，因爲我沒見兩個人在那裏傾心地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問題麼？不是，因爲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辨個是非，不必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了。訕笑，誹謗，滑稽，疏遠，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

這裏也有個熱情的希望的笑容，在一個人臉上，當他問又一個人道，「你成了局麼？」成了，」這是個隨意的很不關心的答復。問的人頓時斂了笑容，四周環顧，現出和那人似乎不相識的樣子。

有幾個人吐暢了痰，吸足了烟，喝飽了茶，坐得懶了，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烟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沒什麼留戀的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 低能兒

一天早上，阿菊被他的父親送進一個光明空闊透氣的地方，他髻鬚從一個世界投入另一個世界裏。他的家裏只有一張桌子和兩條破壞的長凳，已使他的身軀回旋不得；半截的板門撐起，微弱的光線從街上透進來，——因為對面是典當裏庫房的高牆，——使他從不曾看清他母親的面龐；門外牆角，是行人的小便處，時常有人在那裏圖一己的苟且的便當，使他習慣了不良空氣的呼吸。現在這個境界在那裏呢？他真投入了別一個世界了！

阿菊的父親是給人家做零傭的僕役的。人家有喜事喪事，僱他去上賓客們的菜，伺候賓客們的茶水烟火；此外他還當碼頭上起貨落貨的腳夫。人家幹喜慶哀弔的事，酒是一種普遍而無限量施與的東西，所以他儘有盡量一醉的機會；否則也要靠着醬園裏的酒缸蓋上，喝上兩三個銅子麥燒，每喝一口總是時距很長，分量很少，像是捨不得喝的樣子，直到醬園收夜市，店門快關了，才無可奈何地喝乾了酒，一搖一擺地歸家去。那時阿菊早睡的很熟了。

阿菊的母親是搓草繩的。伊的眼皮翻了出來常常分泌眼淚，眼球全網着紅絲——這個是他們家裏的傳染病，阿菊父子也是這樣，不過較輕些。伊從起身到睡眠總坐在一條破長凳上，兩手像機器似地工作。除了伊的兩手，伊的身軀動也不動，眼睛瞬也不瞬；伊不像有思想，不像有憂樂，似乎伊的入世只爲着那幾捆草繩而來的。當阿菊初生時，他尖着小嘴銜着伊的乳，小手沒意識地抓着，可愛的光輝的小眼睛向伊的面龐端相着；對於那些，伊似乎全無知覺，只照常搓伊的草繩。他吸了一會乳，便被棄在一個幾乎站不住的草窠裏。他咿呀欲達意罷，號哭欲起來罷，伊總不去理會他，竟同沒什麼在旁邊一樣；柔和的催眠聲親密的撫慰語，在伊的聲帶和腦子裏是沒有種子的！他到了四歲，還是吸伊淡薄的乳漿，因爲這麼可以省却兩小碗粥；還是躺在那個破草窠裏，仰看黑暗的塵

垢的屋板因爲此外更沒別的可以容他的地方。

阿菊今年是八歲了。除了一間屋子和門前的一段街道，他沒有境遇；除了行人的歌聲，小販的叫賣聲，母親的咳嗽聲，和自己的學語聲，啼哭聲，他沒有聽聞；除了母親，他沒有伴侶——父親只伴他睡眠；他只有個很狹窄的世界。今天他才從這很窄狹的世界投入別一個寬闊的世界裏！

他，他被一位女教師撫着肩，慈愛地輕婉地問道：『你知道你自己的名字麼？』他從沒經過被詢問，這是驟然闖進他生命裏的不速之客，竟使他全然無法應付。他紅絲網滿的眼睛瞪住了，本來滑潤的淚泉裏不絕地湧出眼淚來。那位女教師也不再問，但攜着他的手走到運動場裏。他的小手感覺着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是他從沒嘗過的，引起了他的悵惘，恐怖，疑慮，使他的脚步格外地遲緩，滯頓，似乎他在那裏猜想到：『人和人的愛情這麼濃郁麼！』

運動場裏沒有一件靜止的凝滯的東西：十幾株綠樹經了風微微地舞着，無數雀兒很天真地在樹上飛躍歌唱；秋千往還着，浪木震盪着，皮毬騰跳着，鐵環旋轉着，做那些東西的動原的小兒們更沒一個不活潑快樂，正在創造他們新的生命。阿菊隨着那位女教師走，他那看慣了黑暗的眼睛經輝耀的壯麗的光明射映着，幾乎張不開來。他勉強定睛看去，見那些和己一樣而從沒親近過的

孩子們。他自己將要加入他們的羣裏，心裏便突突地跳的快起來，腳下沒有勁了，就站住在場角一株碧桃樹下。女教師含笑問道，『你不要同他們一起玩耍麼？』他並不回答；他那平淡的緊張的小面龐只現出一種對於他的新境遇覺得生疏淡漠的神情。他的視官不能應接這許多活動不息的物象，他的聽官不能應接這許多繁複愉快的音波，他的主宰此刻退居於絕無能力的地位了！女教師見他不答也不動，便輕輕地撫他的背說道，『你就站在這裏看他們玩耍罷。』伊姍姍地走入場中，給伊的小友做伴侶去了。

一個小皮球流星似地飛到他的頭上來，打着頭頂又彈了出去，才把他迷惘的主宰喚醒，使他回復他微弱的力量。於是他覺得那溫的柔的愛的接觸沒有了；四顧自己的周圍，那攜着自己的手的人在那裏呢？打在頭頂的又是什麼東西？母親的手掌麼？沒有這麼輕。桌子的角麼？沒有這麼軟。這件東西真奇怪，可怕，他那怯弱的心裏想，這裏不是安穩的地方，是神祕的地方；心裏想着，兩腳儘往後退，直到背心靠住了牆才止。他回轉身來，撫摩那淡青色的牆壁，額角也抵住在上邊，像要將小身軀鑽進去。然而牆壁是磚砌的，那解得愛護他，那裏肯放開他堅硬的冰冷的懷抱容納他，使他避免驚恐，安定心魂呢？

阿菊坐在課室裏了。全室二十幾個孩子，都不過五六歲左右，今天他加入他們的羣裏，髻鬚平

坂淺岡的叢山間插一座瑰偉的雄峯。他以前只有他家裏的破草窠破長凳是他的坐位，如今他有了新的坐位，依然照他舊的姿勢坐着，在一室裏就呈個特異的色彩。他的上半身全擁在桌子上，胸膛磕着桌沿。使他的呼吸增加速度；兩腳蜷了起來，塵泥滿封的鞋子壓在他並坐的孩子的花衫上邊。那位女教師見他這樣，先坐給他看，給他一一說明，更指着全室的孩子教他學無論那一個都好。他看了別人的榜樣，勉強將兩腳垂下，踏着了地；但不到一分鐘又不知不覺地蜷了起來。他的胸膛也很不自然地離開了桌沿；一會兒身軀側向右面，靠着了並坐的孩子。那個孩子嚷道：『你不要來擠我！』他才醒悟，恐懼，現出悵惘的愕顧。一陣率性的附和的喧笑聲發出來，各人的耳鼓都感到劇烈的震動。這個在他的經驗裏直是個可怕的怪物，他的上半身不由得又全擁在桌子上。

117

兒 能 低

女教師拿出許多耍孩兒來，全室孩子的注意力，便一齊集注在教師的桌子上。那些耍孩兒或是裸體，或穿紅色的馬甲遮着胸腹，嫩紅的小臂和小腿却全然赤露。將他們睡倒了，一放手便跟着站起來，左右搖動了幾回，照舊站得挺直。真是個可愛的東西！在阿菊看了更是大擴眼界。他那簡單

的粗莽的欲望指揮着他的手前伸，想去取得他們，可是伸到了充分地直還搭不到教師的桌子；同



時那怯懦的心又牽着他的手似乎不好意思地縮了下去。女教師已暗地窺見了他，便笑着對他道：『你可將這幾個可愛的小朋友數一數。』他遲疑了好一會，經過了兩三回催促，才含糊地才可聽聞地數道：『一，二，三，六，五，八，四，……』女教師微微搖着頭，轉問靠近伊桌子的一個女孩子。那女孩子扳着小指，發出尖脆的聲音數了，竟沒弄錯數序。幾個孩子跟着伊的尾聲喊道：『伊數得對！』女教師溫顏附和道：『果然伊數得對！我給你們各人一個去玩耍罷。』

阿菊取耍孩兒在手，這個是他希望而又不希望，幾乎不自信是真實的事。他只對着耍孩兒呆看，是他唯一的玩弄的方法。

『你們可知那些可愛的小朋友們住在那裏？』女教師很真誠地發問。

『他們住在屋子裏，』羣兒作諧和的語調回答。

『屋子裏怎麼進去？』

『有門的。』

『門比他們的身軀高呢，低呢，闊呢，狹呢？』伊非常悅樂，笑容含優美的畫意，語調即自然的音樂。

『鬧高！』有幾個說，『自然比他們鬧高！』在那些聲音裏，露出一個單調的無力的『低』字的音來，這是阿菊回答的。

『門怎麼開法？』

『執這個東西，』羣兒齊指室門的拉手。

『請你開給我們看，』伊指一個梳着雙辮的女孩子說。

那女孩子很喜歡受這使命，伊走到門首，執着拉手往身邊拉。但是全無影響。

一部分孩子見他們的同伴不成功，都自告奮勇道，『我能開！這麼一旋就開了。』

女教師便指一個男孩去。他執着拉手一旋，再往身邊拉，門果真開了。伊和羣兒都拍手慶賀他的成功。伊更發清朗的語音向羣兒道，『我們開門必要先這麼一旋。』說罷，教大家依次去試。

這事輪到阿菊，就覺得是一種最艱難的功課。他拉了一會拉手，不成，又狠命地把他旋轉，也不成，便用力向外推，然而何曾推開了半縫。他窘極了，臉皮紅到髮際，眼淚含在眶裏，呼吸也喘起來了，不由得棄了拉手在門上亂敲。但是外面那裏有應門的人等着呢？

那位女教師揪着鋼琴，先奏了一曲，便向羣兒——他們環成一個圓圈站在樂舞室裏了——

說，『我們要唱那蝴蝶之歌哩。』他們笑顏齊開了，雙臂都平舉着，有幾個已作蝶翅蹁跹的姿勢，琴聲再作，那妙美的愉悅的人心之花宇宙之魂的歌聲也隨之而發：

飛！飛！飛！飛到花園裏。

這裏的景致真美麗。

有紅花鋪的牀供我們睡眠；

有綠草織的毯供我們遊戲。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高，飛得高！

飛呀！飛呀！我們飛得低，飛得低！

我們飛作一團，不要分離。

你看花在笑我們了，笑得臉兒更紅了。

哈哈！哈哈！

花呀！你來和我們一起兒飛！

來呀！和我們一起兒飛！

阿菊立在羣兒的圈子裏，聽不出他們唱些什麼，但覺自頂至踵受着感動，一種微妙醉心的感動。他的呼吸和琴聲歌聲應和着，引起一種不可描寫的快慰，適意，超過他從前唯一的悅樂——銜着他母親的乳睡眠。於是他的手舞動起來，嘴裏也高高低低地唱起來；這個舞動呈個觸目的拙劣的姿勢，沒有別的孩子那麼純熟靈活；歌呢，既沒詞句，又沒節奏，自然在大衆的歌聲裏被擠了出來。然而這個與他何涉呢？他總以爲是舞了，唱了。剛才的窘急，惶恐，怯懦……他完全和他們疏遠了。只可惜他領略歌和舞這麼晚！況且他能將以後的全生活沈浸在那些裏邊麼！

能

阿菊第一天進學校的故事，要算他生活史裏最重要的一頁了。然而他放學歸家，回入他舊的狹窄的世界的時候，他母親和平日一樣，只顧搓伊的草繩，並不看他一眼，問他一聲。他自去蹲在黑暗的牆角旁邊，玩弄他在學校裏偷摘的一根綠草。論不定因這綠草引起了他的紛亂的模糊的如夢的記憶，使那些窘急，惶恐，怯懦，感動，快慰，適意……立刻一齊重新闖進他的生命裏。晚上他的父親喝醉了人家的殘酒歸來，摸到板鋪的臥榻倒身便睡；他早上曾送他的兒子進學校，進別一個世界，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 母

弱小的菊科的花開出來使人全不經意，却顛顛地冷冷地鋪滿了庭階。無力的晚陽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實有些兒寒意。原來秋已來了！

我們看那些學生一個個挾着書包，從竹籬外走出門去。竹籬上生滿了蔦蘿，綠的葉有些兒枯黃了，小的紅花此時已皺了攏來。那些學生往往立停了，采些花兒葉兒拿在手中，一壁玩弄，一壁慢慢地出去。

學生們都去了，我們就移了椅子在廊下坐着談天。那些階前的秋花值不得做我們的談資，不知如何却談到了兒童問題。一位姓文的是個富於情感而又偏於直覺的，伊常常有說不出的憂愁，又常常有莫可名的喜悅；伊剛才二十三歲；伊對於這個問題頗有一種預測而堅定的主張。伊說：『兒童是家庭的安慰者。人生垂老，倘若沒有膝下的子女，一生算什麼呢？往後靠着誰呢？』一位姓簡的是個持獨身主義的，伊很有剛毅的性質；聽了文君的話，表示很不屑的神情，說道：『自己的事業便是唯一的安慰者。雖然垂老，依舊有事業，就繼續不絕的有安慰。兒童算什麼呢！』

這個當兒，我的注意力却被一位姓梅的吸引着。伊聽了兩人的話，眉目間的憂思格外深濃了——伊平時也露不歡喜的樣子。伊的眼睛望下直注，但並不是看伊的手指和伊的裙子，也不是在那裏觀賞階前的花；伊直內觀到心裏最深奧的地方，靈魂最繫戀的東西！伊二十五歲，是今年暑假後才來的，和我們是新交。我們看伊不大喜歡說笑，就難得和伊攀談，所知於伊的也因此不多了。伊教授學生非常認真，伊的沈着的讀音，清亮的講解，隔三個教室都聽得見。但一出教室，伊對學生彷彿不相識似的，不比我們常常牽着他們一大羣，說着，笑着，唱着，互傾自然的童稚的戀愛；伊只坐在休憩室裏默想。

我被好奇心驅策着，便問伊道：『你是已有子女的人了。請問對於文簡二君剛才所說持什麼見解？』

伊定一定神，像是特別記憶伊剛才所想，怕他乘機脫逃似的，才很不經意的答道：『我不望他們來安慰我，也不想靠他們，然而他們是可愛的，所以他們是必需的。』

文君便接着說道：『你不該離開了他們到這裏來。我若是你，一定不這樣幹。』

梅君聽了這句話，很憂愁而興奮的說道：『誰願意這樣幹！並且誰也不會教我這樣幹！然而有

個不可抗的勢力使我不得不這樣幹！』伊的聲音像琴弦一般抖動了。『我幾曾離開過他們！上半年我在本地任事，每晚看他們的笑靨，日空空一點鐘沒課，還抽身去撫抱他們一回。誰知這就是我的錯處，人家說我太戀家了！如今我到了這裏來，一個留在家裏，一個寄養在人家喫乳，他們在那裏是怎樣情境；我一些也不曉得。我夢也做夠了，醒的時候——像現在——也差不多是夢了，然而只來得一個月呢。我想到下月，再下月，明年，後年，我真怕！我真不能想了！』

簡君雖曾說『兒童算什麼呢！』却也發一聲同情的歎息，我和文君自然更爲感動，所以再也說不出什麼。

風也不起，蟋蟀也不叫，花間小蟲跳躍的微聲也沒有，晚陽本來是無聲的，我們四個人真坐在寂靜的空閒裏。

秋節到了，學校裏放假，梅君趁了航船歸去——伊天天在那裏計算盼望的居然到了。我知伊的心一定比伊的身體先到家裏，伊的靈魂一定先在那裏撫抱慰愛伊的兒女，當伊在航船上的時候。

隔了一天，伊來了。伊的眉目間更加上幾分憂愁的記號，伊的默默失神，不大說話，也更加厲害

了。論理伊記畢伊的兒女，回去看了一趟，當伊抱他們在懷裏的時候，那種雙方感受的靈的安慰，便該改變了伊的眉目。然而伊適得其反。這不是一個疑問，又足以引起我的同情心，好奇心麼？

天上洒了一會斷斷續續的雨，就黑了下來，桐樹的葉發出吹動的乾枯的聲響，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室內點上了燈，我們蒙那暈圓的光懷抱着，覺得他是比較的親切有味。

梅君坐在一個籐榻上，呆呆地出神，眼角還滲出些晶瑩的眼淚。文君熬不住，就直捷問伊道：「你的兒女在家裏一定很安好。他們見你到家，不知怎樣的依戀你呢。」

梅君的淚離開了伊的眼眶了；繼續還有得滲出來，但也留不住。伊發出悽慘的聲音回答道：「歸去使我傷心罷了！出來更使我傷心，然而此刻又在這裏了！」

「你遭到了什麼了？」文君接着問。我和簡君的注意力也都集中於伊。

「我那還沒斷乳的孩子，寄養在人家的，他先前是又白又肥，小拳頭竟像半個玉斲的球，如今却變了！皮膚裏顯出灰白的顏色，眼睛低陷下去，兩頤也瘦削了一半。他不是我初來時那個模樣了！這也不能怪人家！他們有自己的孩子。母親的乳自然是孩子的權利，我兒却去分人家的孩子的權利。他們的孩子也換了模樣了，我兒正在同一的命運裏！」



「我去看他，他只是對我哭。我抱他在懷裏，許多無形而銳利的箭攢集我的心裏。想給他喫一頓充量的乳罷，我自己一滴也沒有了！想給他換個人家罷，我又何忍再去分別一家的孩子的權利！我真沒法，足足笑了兩點鐘。他們說：「常常給他吃些糕餅作爲補充品。」我也說：「以後更多給他吃些糕餅罷。」其實這句話是我的下意識了。」

我和文簡二君的情緒都緊張了起來。我自己覺得脈搏快了好些。但除了梅君顫動而變常的語音，室內更沒別的聲響。

「我如夢如醉的離開了他，」伊揩着眼淚。繼續說：「我真忍心！在家裏的大女兒伊哭着向我說道：「你要走開去，何不帶了我同去？你今來了，不放你去了。」我沒有話答伊，只有哭，只有醉夢一般的哭。」

「欲就此留在家裏罷，我還有別的责任！想起再來，又怎忍再來！後來我的腦子不能想了！我的脚載着我的身體走上了航船。兩岸的景物什麼都沒看見，同船有幾個男，幾個女，幾個老的，幾個少的，也沒有覺察。直到剛才一陣沙沙的雨打在桐葉上，方始提醒了我，知道我又在這裏了……」

伊說不出別的了。我們也沒有話說，只噓着氣，瞪着目，各自辨那描寫不出的感覺。

窗外桐葉吹動的乾枯的聲響，依舊只有蟋蟀很沒氣力的接應着。

## 一 生

一 伊生在農家，沒有享過『呼婢喚女』『傅粉施朱』的福氣，也沒有受過『三從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訓，簡直是很簡單的一個動物。伊自出母胎，生長到會說話會行動的時候，就幫着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歲，伊父母便把伊嫁了，因為伊早晚總是別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費一年的穿吃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免得白擲了自己的心思財力，替人家長財產。伊夫家呢，本來田務忙碌，要僱人幫助，如今把伊娶了，即不能省一個幫傭，也得抵半條耕牛。伊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個孩子，伊也莫明其妙，只覺得自己睡在母親懷裏還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兒的人了。伊的孩子沒有搖籃睡，沒有柔軟的衣服穿，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住，連睡在伊的懷裏也只有晚上睡覺的時候才得享受，白天只睡在黑蟻蟻的屋角裏。不到半歲，他就死了。伊哭得不可開交，只覺以前從沒這麼傷心過。伊婆婆說伊不會領小孩，好好一個孫兒被伊糟蹋死了，實在可恨！伊公公說伊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絕了我一門的嗣！伊丈夫却沒別的話說，止說要是在賭場裏

百戰百勝，便死十個兒子也不關我事！伊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只是朝晚地哭。

有一天伊發見了新奇的事了：開開板箱，那嫁時的幾件青布大襖不知那裏去了。後來伊丈夫喝醉了，自己說是他當掉的。冬天來得很快，幾陣西風吹得人徹骨地冷。伊大着膽央求丈夫把青布襖贖回來，却吃了兩個巴掌。原來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經習以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這一天伊又哭了。伊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給你哭完了！』伊聽了更不住地哭。婆婆動了怒，拉起搗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幾下。伊丈夫還加上兩個巴掌。

葉 鈞 代 表 作

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後天，……將來，不由得害怕起來，明天早晨，天還沒亮透，伊輕輕地走了出來，私幸伊丈夫還沒醒。西風像刀，吹到臉上很痛，但是伊覺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輕些，也就滿足極了。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到了一條河邊，才停了脚步。這條河裏是有航船經過的。

等了好久，航船經過了，伊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個個會催眠術的，一見了伊，便知道是在家裏受了氣，私自逃走的。他們對伊說道：『總是你自己沒長進，才使家裏人和你生氣。即使他們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總該忍耐一二。這麼使性子，碰不起，苦還有得吃！況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誰呢？不如趁原船歸去罷。』伊聽了不答應，只低着頭不響。乘客便有些不耐煩。一個道：『不知伊想的什

麼心思，論不定還約下了漢子同走！」衆人便譁笑起來。伊也不去管他們。

伊進了城，尋到一家薦頭。薦頭把伊薦到一家人家當傭婦。伊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雖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却沒下田耕作這麼費力，又沒人說伊，罵伊，打伊，便覺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永遠不願更換了。伊惟一的不快，就是夜半夢醒時思念伊已死的孩子。

一天，伊到市上買東西，遇見一個人，心裏就老大不自在，這個人是村裏的鄰居。不到三天，就發生影響了。伊公公已尋了來。開口便嚷道：「你會逃，如今尋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覺的，快跟我回去！」伊聽了不敢開口，奔到裏面，伏在主母的背影，只是發呆。主母便喚伊公公進來對他說：「你媳婦爲我家幫傭，此刻約期還沒滿，怎能去？」伊公公無可辯論，只得狠狠地叮囑伊道：「期滿了趕緊歸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裏，就在那裏賣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伊覺得這舒服的境地，轉眼就成空虛的，非常捨不得。想到將來……更害怕起來。這幾天裏眼睛就腫了，飯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動了。主人知道伊的情況，心想如今的法律，請求離婚，並不煩難，便問伊道：「可情願和夫家斷絕？」伊答道：「那有不願！」主人便代伊草了個呈子，把種種以往的事實，和如今的心願，都敘述明白，預備呈請縣長替伊作主。主婦却說道：「替伊請求離婚，固然很

好，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幫傭的。一旦伊離開了我家，又沒別人家僱伊，那時候伊便怎樣論情呢？母家原該收留伊，但是伊的母家可能辦到？」主人聽了主婦的話，把一腔俠情冷了下來，只說一聲「無可奈何！」

隔幾天，伊父親來了，是伊公公叫他來的。主婦問他，「可有救你女兒的法子？」他答道，「既做人家的媳婦，要打要罵，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我如今單是傳伊公公的話叫伊回去罷了。」但是伊仗着主母的迴護，沒有跟伊父親同走。

後來伊家公婆託着鄰居進城的帶個口信，說伊丈夫正害病，要伊回去服侍。伊心裏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伊回絕了。

過了四天，伊父親又來了。對伊說，「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擔當不起。你須得跟我走！」主母也說，「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則你家的人就會打到這裏來！」伊見眼前的人沒一個不叫伊回去，心想這一番必定應該回去了。但總是害怕，總是不願意。

伊到了家裏，見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心裏很有些兒悲傷。但也想，他是罵我打我的！伊公婆也不叫伊哭，也不叫伊服孝，却領伊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錢，把伊賣了。伊的父親，公公，婆婆，都以爲

這個辦法是應當的。他們心裏原有個成例：不種了田，便賣耕牛，伊是一條牛——一樣地不該有自己的主見——如今用不着了，便該賣掉。把伊的身價充伊丈夫的殮費，便是伊最後的義務！

## 春遊

香

這一天是很好的天氣，緩和的東南風一陣陣送過來，野花都微微顫頭。河面承着天空的青翠和太陽的光亮，差不多一片白銀的廣場，鑲嵌着許多碧玉——因為縐着又細又軟的波紋。湖旁的田裏，麥已長得有二三寸了。幾個農夫農婦靠着河邊，把船裏載來的肥料運到儲蓄肥料的潭裏。他們只顧工作，都默不作聲，彷彿只有一個人在那裏似的，又彷彿是幾件機械在那裏動。湖的那一岸一帶的山又清秀，又靜穆。這一幅畫圖是天然的，然而沒有人讚他好，只有樹上的小鳥從這枝飛到那枝，側着頭，望一會野景，便清清脆脆地叫幾聲，唱他們讚美春景的歌。

遊

一男一女從田岸上遠遠走來。他們倆約模三十左右年紀。那男子深目，高額，兩顴瘦削，很表示一種固執自尊的態度。那女子的容貌很是普通，什麼地方都可尋到伊的模型，伊是和順而且柔弱。他們倆隨意說笑，玩賞那春景，非常快活；但是伊更快活的便是依着伊的丈夫出游——這是難得

的事。他們倆走到湖邊，足力微覺乏了，看地上綠草乾淨得很，就坐了下來歇息。

伊的生活很簡單，又很不自然。伊幼年的時候所看慣的，是家裏和親戚家的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他們沒理想，沒行爲，衣食居息，奉行故事。伊就得了榜樣。伊嫁了丈夫，生活史上便起了個變更，伊覺得丈夫是人類裏最高貴的，自己應當服從他——因爲他愛着伊。他是個文士，主撰一種女子雜誌，做些社論，總帶着『夫婦之義，猶君臣也』這句話的色彩。還編了什麼香奩雜綴、美人譜……載在他雜誌上，自以爲『驚才絕艷』。這些文字裏的話頭伊也聽得懂，非但懂，而且佩服，而且確信。伊丈夫快樂的時候，便是伊快樂的時候。有時伊丈夫不快樂，伊便擔了心，想出種種方法引他丟掉那煩惱。不一會，目的果達，伊也快樂了。這一天，伊丈夫攜伊野游，一路談笑，非常高興，所以伊也高興得了不得。

伊坐在草地上，伊丈夫指點着四圍景物告訴伊說，這是什麼山，這是什麼村。伊却不去留心丈夫那些話，心中突呈一種奇異的感想，自己也不曉得是什麼，不過曉得這感想超出以前所歷的快樂之上。伊望着湖面，空闊光明，波瀾微縐，那可愛的紋，決非人工可以織得成的。伊望着山，一派清氣，像要渡湖送過來。山影倒入湖裏，娟媚而且莊嚴，像那司美術的神在那裏凌波遊戲。這個當兒，伊把

已往的生活忘了，伊把當年幾位太太奶奶小姐們的榜樣，和盤踞腦海裏的丈夫的威儀言論都忘了，伊把自己也忘了，伊只覺得眼前的景物自然，活潑，高潔，自己早和這自然，活潑，高潔融和了。伊那感想深印腦筋，容貌上便顯出一種快樂強毅的神彩——從前不會有的。伊丈夫還當伊因跟着自己出游所以快活，實則此刻是不然了。

春游的事情過去了。

伊的生活依然如故，沒有變更。然而伊那感想永永牢記。根據着伊那感想，也不能說伊的生活沒有變更。

## 兩封回信

他尋常寫封信，右手握着筆，便快快地移動——頭微微地側着，有時舌端舐着上脣——從頭至尾，決沒有一刻停留，下一回思索的工夫。現在這封信，他覺得關係的重大，什麼都比不上。自己是怎麼一種心情，要借這封信去傳達；怎麼一種言語，應該顯露在這封信上；他自己簡直糊糊塗塗，弄不明白。他早上晚上睡在牀上的時候，腦子裏的想念，和大海裏的波浪一般，繼續不斷，而且同時並



作。他總希望有一個波平浪息的時候，這變動遷流的海，頓時化爲智慧的泉源，能夠去解決他那糊塗不明白的疑問；可是永永做不到！他自己想，不寫這封信罷；但是又覺得有一種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迫促着他，彷彿說，『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你要認識生命的真意義，非寫這一封信不可。』他屢次被這個使令催促着，自覺拘他不過，這一天硬着頭皮，決計寫這一封信，但是他那疑問終竟還沒解決，寫是決定寫了，然而寫什麼呢？因此他尋常寫信很迅速的慣技，此刻竟有了例外。

暖烘烘的陽光從半開的窗簾裏射進來。熏得他有些醉了。窗外牆上，開滿了紅的薔薇花，微風吹着，時有二三花片寂寂地落下。蜂兒從花心裏飛出來，發出一種催眠的聲音——這是唯一的聲音了，此外只有他自己能夠聽得血脈的震動。他這時候什麼都像在夢裏，環繞他的四週，他也辨不出是美麗，是閒適，或者是無聊，是沈寂；他只對於將要寫的這一封信的受信人，豔羨，愛慕，想像，猜度，……總而言之，種種心的現像，都集中在伊身上了。

他那紊亂茫昧的思念，實在不容易抽出一個頭緒來；蜂兒催眠的聲音，越來越響，彷彿有意來擾亂他的思路。映到他眼睛裏，只有一幅印着美麗的小花的信箋，承着太陽，反射出光彩的白，像是個晴光萬里的大海。但是他沒有指南針，打從那個方向去呢？

他知道涵青失敗的事實。原來涵青先曾寫信給伊。後來得伊一封回信，大略的意思是『你情願愛護我，珍惜我，永永不改，直到有生命的最後一刻，可是我不是籠子裏的畫眉。花盆裏的蕙蘭。你的見解錯了！』涵青就此絕望了。

他想涵青這樣的愛慕，是世俗的，卑下的，不光明的，不人道的，這封回信，正是他最適宜接受的一種教訓。他又想我倘若去信，也要得類似的回信麼？這個怎麼擔當得起？同時那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又在那裏鼓舞着他道，『你豈是和涵青一樣的心思！你要使你的靈魂有歸宿，你要認識生命的真意義，非寫這一封信不可。』他才迷迷糊糊地自信，以為失敗是決不會逢到的，只須寫就這封信，便是成功的第一階級。但是怎麼寫呢，寫什麼呢？

蜂兒催眠的聲音，依舊響着。薔薇枝上，飛來了幾只小鳥。他們修剔着自己的羽毛，相對叫一回。這聲音清脆妙美，合着自然的呼吸，又表出玄祕的戀愛。叫了一回。有一隻回頭看一看他的伴侶，自己先飛到別枝上去。其餘幾只，也就振翅跟着。花枝受了震動，花片零零亂亂地落下來。他依舊握着筆，對着信箋出神，益發覺得沈沈如醉。那思想的引導者——理智——深深潛伏，絕對不能做他的幫助。可是那偉大而不可抵抗的力，獨給他充量的幫助，非但迫促他，鼓舞他，而且指導他了。他辨認

那印着美麗的小花的信箋，彷彿有許多真摯的情思，華妙的辭令在上邊。他那握着筆的右手快地移動了；和他平時的神態一樣，頭微微地側着，舌端舐着上脣。

三天之後，他得到回信了。這封回信，他十二分的熱望着；但是又很懼怕接着他，因而懊悔，不該冒昧去信。然而回信終竟來了。裏面大概說：『你的見解錯了！你看我做超人，我自知並不是超人，而且誰都不是超人。我只是和一切人類平等的一個「人」罷了。你要求超人容留你的靈魂，我既不是超人，那能容留你的靈魂？』

## 歡 迎

葉 紹 鈞 代 表 作

搬運行李貨物的工人露出他們筋肉墳起的手腕，推着小鐵輪的車子，像機器一般地向月臺走來；那鐵輪碾地的聲音，高亢而煩噪，引起人不快的感覺。旅客都守着他們自己的東西，站在月台的邊沿；他們一會兒彎着身子，側着頭，向西面眺望，目力盡處，那平行的鐵軌交於一點，成爲一線，這時候還不見有火車來；一會兒又收轉身子，很注意地看着自己擺在地上的東西。有幾個客人提了提箱，在密排着的人叢中擠向前去，因此這個人陣就起了輕微而不停的波動。

對面的月臺上，一樣有許多人站着，都是來候他們的親戚朋友，從將到的這一趟車裏下來的。『杜威是那一國人？』一個紳士模樣的人——目眶深陷，臉皮帶着青色，兩頰和口的四圍，滿被着烏黑的短鬚，——向他一同站着的七個人中一個少年問道。

『他是美國人，』那少年隨口回答。他那平滑的臉上，微微露出輕視的笑。

其餘六個人，都是紳士模樣，齊現出和那少年同樣的微笑。那發問的人聽了少年的回答，非常滿意，拈着他領下的短鬚出神。

汽笛的聲音聽見了。車輪和鐵軌磨擦的聲音也聽見了，濃黑的烟在西面一線的軌道上湧起來了。兩面月臺上排着的人頓時波浪一般地搬動，混亂的噪音，籠罩着車站的全部。

火車停在兩個月臺的中間，車箱裏走下許多旅客。他們攜着行李，同着伴侶，都急急欲趕出車站，趨他們的目的地；或者因為坐車倦了，趕緊要出站舒一舒腿力，透一透氣；有幾個預知有人來等候的，便停着步，向人叢裏搜尋他們的親戚朋友。這時候杜威先生和兩個同伴，也從車上下來，正在尋人。剛才談話那個少年和他七個同伴，便迎上去。少年向杜威先生說了幾句歡迎的話，說的是中國話，他的臉微微紅着。其外七個人很侷促的站着，臉也微微紅着。杜威先生答了幾句，由他的一位

同伴譯給他們聽。他們並不注意着聽，只依舊紅着了臉。

上車的客都上了；下車的客都散了。汽笛響了響，車輪又徐徐轉動，載着車箱往東去了。車站上一切清靜，微風吹着叢開的羊腸菊搖動，小工也喝茶去了，——和平常日子每回車過之後沒有什麼兩樣。

×

×

×

×

業 紹 鈞 代 表 作

一個園裏的一個廳，壁上挂着黝黯的對聯畫幅；玻璃書櫃裏，藏着一部圖書集成，紙色如新，可以見得從沒有人翻過的；居中一只大紅木炕牀，兩旁四只茶几，陳設在六把椅子的中間，那椅子深而且大，可以容三個人並坐；靠牆桌子上，陳列着幾件古銅尊彝，上邊點綴着翠綠的斑。已經斜了的陽光，透不到深邃的廳裏，便覺這個廳幽寂，沈鬱，像什麼地方的一個古物陳列所。

一個人在這巨大的炕牀上躺着，眼睛欲闔未闔，只賸一線，一定忘了他到這裏來的原故了。他的國貨草帽擺在炕几上，馬褂全卸了鈕扣。深黃的面色，眼眶和口的四圍有很深的皺紋，是他的特徵。

剛才在車站歡迎杜威先生的少年，尋尋覓覓的模樣，闖進廳來，見了炕牀上躺着的人，便喊道：

「子兄，只你一個人在這裏麼？」

「來了麼？」躺着的人聞聲，突然豎了起來，搓着眼睛說。

少年就坐在六把椅子的第一把裏，不住的扇着扇子，一面喘着氣。隨後取出烟匣，燃了一支香煙吸着，才答道：「沒有哩。」

「他們到那裏去了？」那人重又坐下，鈕着他馬褂的鈕扣。

「我們迎了杜威先生，他要看看這裏的公共事業。我們想學校、醫院、各地都有，算不得特色。就引他去看清節堂。」

「他看了說些什麼？」那人聽了，很感興味，所以用極沈着的聲音發問，兩目直注少年，眼眶的皺紋更爲顯著。

「我們對他說：「這裏的婦女，進來之後，永不出去。這都是本邑幾位前輩先生的苦心孤詣，才成就了這一樁善舉。」他聽了一位先生的翻譯，很注意又很慈憫地問道：「他們既然永久在這裏，他們的兒女怎樣呢？」我們回答：「都帶進來住。」他益發注意，聲音更爲悱惻動人，問道：「那麼他們兒女的教育怎樣呢？」虧得遜老心思靈捷，回答說：「有個爲他們特設的學校。」其實只有個私

塾，教學生念學庸呢……」

那人帶着笑容連連點頭，口的四圍的皺紋，也更加顯著起來。停了一會，又問道：「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又引他去看普濟堂了。我因為要到這裏來招呼歡迎的人，所以先來，那知只遇着你一個！」

「他明天演講，不知講些什麼？」那人自言自語。

「大約不過自動主義罷了。」少年也自言自語。香煙的灰，積了一寸光景，經了振動，寂寂地落在少年的雪青熟羅衫上。

×

×

×

×

天色晚了，廳裏聚了五六十人，彼此不能夠細認面目。不知那一個人說了一聲「來了！」大家就趕忙走到對面一個戲廳裏去。那戲廳一共三間，許多人分爲兩起，站立在旁邊兩間預備着一排排的座頭的前面。

正中一間，靠近戲臺，橫擺着一隻大菜桌，桌上鋪着檯毯。供着三瓶花。居中和戲臺同一方向，擺

一隻可容三人的大紅木椅子。左右兩旁，各設兩個座頭，椅子却比較的小了，兩橫頭各設兩椅——和數十人將要坐的同一式樣，是廣漆的單靠。

戲廳裏時時聞得陳腐東西的臭氣，還可聽得像蚊一般細碎的說話聲。

皮鞋着地的聲音從迴廊裏送來，大家便噤住了聲，齊回轉頭去看。

杜威先生和他的同伴走了進來。

大家立得非常恭敬，頭也不回轉去了，氣息也不使他發聲，但斜睨着這位奇異的來客，不能了解的來客，顯出一種好奇，猜測，慄慄的態度。

杜威先生立停了，那雙深沈的眼睛看着大眾，不曉得他們是什麼一回事。他覺得立在人叢裏沒意思，便和同伴退到古物陳列所裏，靠近牆壁，看挂着的書畫。大家待他轉了身，全身方才輕鬆了好些，無數的目光，也跟着送出那戲廳，腳還站着不動。

又隔了二十分鐘，才有人請杜威先生坐在戲臺前大紅木椅子裏。兩旁和兩橫頭的座頭，自然是先生的同伴和幾個紳士模樣的人坐了。大眾也朝着戲臺坐了。

問題發生了，誰致歡迎詞呢？大家用極細的語音，交頭接耳，推了半晌，方才由坐在橫頭的一個



紳士起立，用中國話說了幾句普通的頌揚語，聲音低而細，或者他旁邊的人可以聽見。他說完了，也沒有人譯給他們所歡迎的人聽。

杜威先生知是歡迎的話，便發出懇摯的語音，鄭重作答。他的大意是：『我知你們這裏是歷史上文化先進的地方，所以很願意到這裏來。你們能根據了這一點，使文化永永持續進步，才是你們的榮光，也是我的私願。』

照相師在外面喃喃地說：『日光快沒了，要拍照須得趕緊。』

大家便擁着杜威先生到園庭裏，排着高低簇齊的五排。照相師手忙腳亂對了光，胡亂開了鏡頭：這算留了個永久的紀念了。

## 不快之感

兩扇玻璃窗外是一個小方天井。他擡起頭來，只有窗外陳舊、簡單、沈寂的景物是他的世界；這個他看了不知幾回了，倘要他將圖畫描寫出來，一定能夠一些兒沒有差錯。左旁的短牆青苔長滿了上半截。那牆的年紀比他長，刷在上邊的水泥早已不知那裏去了，豎着鋪着的磚便顯出很明白

的畛域來，那青苔簇齊的長着，彷彿一片平田種滿綠秧，有縱橫的阡陌把他劃分得很清楚似的。有的時候，從牆腳下來了一兩條蜒蚰，升到半牆便停着不動。他兩個觸角像羊角一般蠶起，良久良久，才微微的，慢慢的，向左或右動一動，就這樣的捱過了他全生命幾分之一的時間。對面一座牆却是很高，斑駁得比較的好些，但白色的聖粉已轉成了灰色。此刻斜映着右旁牆上日光的反射，才稍微光亮一些；待日光過了，他那廣漠的平面，悶鬱的色澤，使人神經都麻木起來，竟至沒有思想和情感。他和左牆原是成個直角。距這直角不到兩尺，矗立着一棵已死的黃楊樹。這樹和對牆一樣的高，因他死了，枯了，枝條都砍作薪柴，光剩一根直挺挺的幹本。他的皮多半脫落，露出僵白的木質，和他的背景——對牆——絕對的不調和。至於那座右牆是比較の有文采了，因為上邊有三方圖案畫的鏤空花紋，砌得非常工整。花紋空處結着許多蛛網，上邊都黏着灰塵，可知結那些網的工程師早已去得遠了。在和黃楊樹對稱的地位，是一個白鐵的水落。落雨的時候，屋瓦上面的水從水落裏下注，水滴打着白鐵，發出單調，幽咽的聲音。此刻他寂寂的直立着，在這天井裏却要算他是唯一有光輝的東西了。

太陽一些兒沒有留戀的意思，獨自上屋去了，小方天井裏就被黝黯籠罩着。他眼睛雖望着天

井，他的感覺裏却沒有這個世界——這時候他什麼都沒有，他沒有喜悅，憎怒，愛好，希望，種種情緒，也沒有什麼事想要做。他只覺有一種不可名言又像很微淡的『不快之感』不絕的來襲他身體的不知那一部分——這是他天天經驗的。雖說是很微淡的，然而比他嘗過的一切厲害的痛苦還難堪。這真是他生命的病菌，一個奇異的仇敵！

他遇見了這個奇異的仇敵，積久更加害怕起來。他不甘心永久受仇敵的壓迫，曾經求教哲學來幫助他。哲學就將空想的論證，傳習的主義，一一供給給他做武器；凡可以幫助他的地方沒有不盡心竭力。可是不見什麼功效；哲學的知識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對症藥的本身，所以那病菌還是潛伏着，時時顯出他很毒的勢力。

天真夜了，小方天井的上面一方烏黑的天頽然如死的蓋着，沒有一顆星放些兒光！枯寂極了，暗昧極了，不可言說。

他的生命儘管滋生着病菌，真個病了。這生命既沒有趣味，也沒有趨向，然而他還是衝動的，盲目的戀着。爲什麼戀着？因爲他已經有了個生命。爲什麼不去尋死？因爲他從傳說裏知道尋死是一種罪惡，所以不願犯着；却不因爲生命有價值，所以不使寂滅。他明明知道這些，他曾經屢次把自己

剖析，提出問題來，未了總得到同樣的答案。他又明明知道他的同伴誰都和他一樣。可是知道自知道，患病自患病；那氣喘幾絕，吐出絲絲的血的病人，何嘗不能細細的講肺病的進程是怎樣，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現象是怎樣呢！

這枯寂的暗昧的天容底下，彷彿裝置就一種模型，預定着一個方式，專等無論什麼人來仿效，配合。無論什麼人一受彼の擁抱，便如醉似迷，不由自主了。他想起了什麼茶館什麼俱樂部的情形了：滿了灰塵的電燈泡裏放出不普遍，沒精采的紅燄的光，照見幾個已經有了個生命的人散坐在屋的四處。他們坐在那裏並沒有什麼事，也並不要會見什麼人，只是各顧各的安舒，吸煙哩，品茶哩，假寐哩，默想哩，吃小食哩，狀態萬有不同。偶然有一個人引起了一件無關緊要的事，大家便接了上來信口批評一回，不判個是非，不求個解決，一笑而罷。而且他們的論點刻刻在那裏遷流轉化，隨後的談料，他們也不問從前邊那一節裏推衍出來，只屢次振動聲帶各佔據着永劫的一節罷了。看看電燈更爲黯淡了，他們便各顧各走了。他們天天如此，有什麼意味？然而不如此他們便悶鬱得凶了！可貴的生命將這無可奈何的法兒去消費着，豈不可惜！他又想：當自己伏在書桌上昏暈的燈光底下只有單調的鐘擺聲伴着的時候，隨便檢一本書看，看了幾行，又隨便翻過幾頁，或是換過一本自

己天天如此，有什麼意味？然而不如此便怎樣？可是那可惜的程度就和他們不相上下了。他們和自己都是個仿效模型，配合方式的東西啊。

一棵樹上尋不到同樣的葉子，除非摘了下來燒了，才化爲同樣的灰；各枝樹枝沒有同樣的姿態，除非砍了下來解析雕琢了，才成同樣的幾隻椅子。模型，方式和生命，原是背馳的呀！然而他和他的同伴的生命，竟給模型方式擁抱了。他們體內每個細胞，從吸氣，進食，藉神祕的指導力，營生長，營養，更新，繁殖，等作用，而享有生命；這是向上的進程，何等的可貴！可是多數細胞組織成了一體，却被病菌侵蝕着，頓然停止進程，降而爲機械的，物質的吸煙，品茶，假寐，默想，吃小食，看書。這生命的箭終於受他力的吸引，不能射到無窮的遠，是何等空虛，幻滅的事！

凡是游歷的人差不多有一種情形：當好景還在前途的時候，他那熱烈的希望，興奮的意趣，常常引導着他，做他活動的原力。待到一切好景都玩過了，完了，更沒有什麼可玩了，此後惟有回轉身去，重去踐那來時的足跡；這時就覺得頹喪的氣味浸漬到全身的不論那一部分，旅店中躺上一天半天，火車中睡去一刻兩刻，都沒有不可以；因爲這時候沒有什麼力做他的引導了。火車上的機關手，或是航船上的水手，他們從路程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又從那一端到這一端，屢次反復，無有休歇，

無論沿路的一棵草，一塊石，一個洗衣的醜婆子，一條瘠瘦的水牛，他們都諳熟，但是疎遠，不感興趣。倘若拉住他們的不論那一個，問他『可感到你那職業真實的意味？』他一定很不高興的回答一個『不』字。已經倦游的游客呀，往返一條路途的機關手，航船水手呀，誰能夠不跟着你們走同一的沒有興味，寧與疎遠的道路呢！

伊

這等雜亂的，自訟的思想，時時刻刻通過他的腦海，而終於引起他生命的病菌的劇烈增殖。他的感覺裏沒有世界——小方天井是沒有，天是沒有。自己也不很真實，只覺一個虛幻的自己包圍在廣大的虛幻裏……

和

×

×

×

×

他

黑暗的，障礙的烏雲散了，月兒露出伊美麗的微笑，星兒轉動他們流利的媚眼，輕風唱伊輕清的戀歌，一一表顯他們生命的活動，真實，戀愛。

## 伊和他

溫和慈愛的燈光，照在伊豐滿渾圓的臉上；伊的靈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伊右手圍住

他的小腿，左手指撫摩他柔軟的短髮，——的全身，自頂至踵無不周遍，伊的心神滲透了他全身了。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膚，嫩藕似的臂腕，肥美鮮紅的雙頤，澄清晶瑩的眼睛，微低的鼻，小小的口；他剛才滿兩歲。伊抱他在懷裏，伊就抱住了全世界，認識了全生命了。

他經伊撫摩頭髮，回頭看着伊，他臉上顯呈出來的意象，彷彿一朵將開的花。他就回轉身來跪在伊懷裏，舉起兩隻小手捧着伊豐滿的面龐，還將自己的面龐湊上去偎貼着，叫道：『媽！』小手不住的在伊臉上輕輕的摩着，拍着。這是何等的愛，何等的自然，何等的無思慮，何等的妙美難言！

鐘擺的聲音格外清脆，發出一種均勻的調子，給人家一個記號，指示那生命經歷『真時』，不絕的在那裏變化長進。伊和他正是這個記號所要指示的，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愛，他們愛的生命，正在那裏綿延的迅速的進化哩。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個鎮紙的玻璃球吸住了，他的面龐便離開了伊的，重又回轉身去，取球在手裏。『紅的……花！白的……花！』他指着球裏嵌着的花紋，相着伊又相着花紋，全神灌注的，十分喜悅的告訴伊。他的小靈魂真個開了花了！

『你喜歡這花呀。』伊很真誠的吻他的肩，緊緊的依貼着不動。

他將球旋轉着；他小眼睛裏的花刻刻有個新的姿態；他的小口開了，嘻嘻的笑個不住。伊仍舊伏着看他，仍舊不動。

伊 『天上……紅的……雲，白的……雲，紅的……星，白的……星！』他說着，一臂直伸，指着窗前，身體望側傾斜，『媽！那邊去。』伊就站了起來，抱他到窗前。一天的月光正和大地接吻；溫和到極點，慈愛到極點，不可言說。

和 『天上有亮麼？』伊發柔和綿美的聲音問。

『那邊，亮一個……星！兩個……星！四個星！六個星！十一個星！兩個星……』

他 大自然的恩惠。  
一隻戀月的小鳥展開雙翅在空碧的海裏浮着。離開月兒遠了，又折轉來浮近去，充量呼吸那

那小鳥又印入了他澄清晶瑩的小眼睛裏了。他格外的興奮，舉起他握球的小手，『一個……蜻蜓……來……捉他！』就將球擲去。那球拋起不到五寸就下墜，打着在伊左眼的上角，從伊的臂上滾到地上。

伊受了劇烈的痛了，有幾秒鐘功夫伊全不感覺什麼。後來才感痛不可忍的痛！伊的眼睛張不



開了，但能見無量數的金星在前面飛舞。眼淚汨汨的湧出來，兩頰都濕了。伊的面龐伏在他小胸口，仰不起來。

這個時候，他臉面的肌肉都緊張起來；轉動，靈活的小眼睛竟呆了，端相着伊，表顯一種恐懼，懊悔，乞恕的神情——因為他聽見玻璃球着額發出的沈重的聲音——彷彿他震盪的小靈魂在那裏說道：『這怎樣！沒有這回事罷！』

伊痛得不堪，淚珠伴着痛滴個不休；面龐還是伏在他的小胸口。他慢慢的將小手扳起伊的面龐。伊雖仍舊是痛，却不忍不隨着小手的力仰起來。

伊的面龐變了：左眼的上角高起了一大塊，紅而近紫；眼淚滿面，照着月光有反射的光。伊究竟忍不住這個痛，不知不覺舉起左手按那高起的一塊。

他看了，上下唇緊闔併為一綫，向兩邊延長。動了幾動，終於忍不住，大張他的小口，啞的哭了出來。紅蘋果似的兩頰，被他澄清晶瑩的泉源裏的水洗得通溼。

伊趕忙吻他的額，臉上現出美麗的，感動的，心底的笑，和月一樣的笑。這時候伊的感覺一定在痛以上了……

## 一個朋友

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兒子今天結婚。我去擾了他的喜酒，喝的醉了！不！我沒有喝的醉！

他家裏的酒真好，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澀，——這個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委實是好酒。

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真有趣！那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他們倆都有迷惘的，驚恐的，瞪視的眼光，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不像，像屠夫刀下的牲牛。我想：你們怕和陌生的人站着麼？何不啼着，哭着，嬌央着，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給你們換過熟識的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

我想的晚了，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我又何必去想他。

那些賓客議論真多。做了烏鴉，總要呀呀地叫，不然，就不成其爲烏鴉了。他們有幾個人稱贊我那位朋友有福分，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有幾個滿口地說些『珠璧交輝』『鸞鳳和鳴』的成語。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影後，從人叢的縫裏端相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這

是稀有的事！

我沒有開口。

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結了婚，慢慢吃乳漿？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只是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

『這是稀有的事！』這句話却有些意思。

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稀有』兩字不妥。哈哈！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的文稿了。

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我也去擾他的喜酒，也喝的爛醉，今天一樣的醉。這是十四年前的事，——或者是十三年？記不清楚了。當時行禮的景象，賓客的談話，却還印在我的腦子裏，一切和今天差不多，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一回。我去道賀作賓客，也算是個配角呢。

我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我曾問他：

『可有什麼新的感覺？』

他的答語很有趣：

『我吃，喝，玩耍，都依舊；快意的地方依舊；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是我

新鮮的境遇。」

我又問他：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他的答語更有趣：

「我不是伊，怎能知道那些呢？」

他自然不知道。他除了惟一的感覺「新鮮的境遇」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我真傻了，將那些去問他。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

「伊快樂麼？」

「伊快樂呀！伊理妝的時候，微微地，淺淺地，對着鏡裏的伊笑。伊見我進內室，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那時伊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伊和女伴商量脩飾，議論風生，足以使大家心折。伊又喜歡「叉麻雀」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工夫，都消磨在這一件事。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

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便是今天的新郎。他們倆遭逢了這個，歡喜的非常，但是說不

出爲什麼歡喜……我又傻了，覺得歡喜，歡喜就是了，要說出什麼來？這個歡喜，還普及得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對於他們倆的期望。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什麼豫計。論到這事，誰有豫計？那一家列過豫算表？原來喝的醉了！

他們倆生了兒子，生活上絲毫沒變更。他吃，喝，玩耍，依然如故。伊對着鏡裏的伊笑，偷覷着他得意，談論修飾，『又麻雀，』也依然如故。

小孩子吃的，是一個賣了兒子，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他醒的時候，睡眠的時候，都在伊的懷抱裏。不到幾個月，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小手似乎會招人。

他們倆看了，覺得他很好玩，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新鮮玩意兒。一個便從乳母手中抱過來和他接個吻，一個不住地摩撫他的小面龐。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常抱的那樣舒服，不由得哭了起來。他們倆沒趣，更沒法止住他的哭，便叫乳母快快抱去。

『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

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他學些什麼，他們倆總不問。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那用父親過問呢！

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一刻功夫不流露，剛才竟把禮堂當着球場踢起球來。然而對於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凝視猜想的神情，好像他滿身都被着神祕似的。

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他非但說話，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彎了腰，執了壺，替賓客斟酒，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來。他聽了人家的祝賀語，眉花眼笑地答謝道：

「我有什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給他，教他好好地守着，我便無愧祖先。」

我忽然想起，假如我那位朋友死了，我替他撰家傳，應當怎樣地敘述？有了！簡簡括括只有一句話：「他無意中生了一個兒子，還把兒子撒在自己的模型裏。」呀！諛墓之文那有這種體例！原來我喝的醉了……

## 萌芽

他們倆現在一同過結婚生活了。他們脫去一切不自然，不平等的習慣，只從兩個成熟的家庭

裏分裂出來，好像生物的兩性細胞各從本體分裂出來，結合而成一個新的生命；彼此互相了解，互相慕悅，互視爲愛的宗教的教主。

×

×

×

×

有一個問題使他們倆下了一番討究的工夫：就是對於那不可預料的故事，兒女的闖入世界，應當怎樣處置？

他說：『兒女在我們直是不需要的東西，因爲我覺得並不缺少他們。』

伊很真誠地表示同情說：『可不是麼？況且我們又不是教育專家，更沒有教育他們的時間；養了不教，不是我們願意的行徑，要教又如何能教？』

他忽然想起了別一方面，注視着伊說道：『倘若你有了兒女，勢必將一切幸福付與他們，自己却退居於幸福之幕後。這個未免有些不願意。』

『我也不願意。』伊現出妙美的微笑，然而繼續着引起了浮盪無着的憂慮：『但這事是不可預料的呵！倘若他突然闖入我們的境遇裏，又怎樣呢？』

『這是沒有的事。』他很堅定地安慰伊，『究竟不是神支配我們的。』他嘴裏說時，心裏還想，

『這個事在伊是很危險的。人類物質文明發達，機體裏自然的能力却慢慢地退化下來。一個成熟的果子，一條長足的胎牛，他們脫離母體，兩方面何等地安全。在人類裏却已演過了無量數的悲劇！我們怎當得起這等豫經暗示的驚恐呢？』

伊只是咀嚼他說的『究竟不是神支配我們的』這句話……

×

×

×

×

伊忽然精神不健旺起來了；似乎全身的骨骼支不住伊的軀體，只想躺着睡眠；人家叫伊一聲或是咳一聲嗽也嫌麻煩；愛吃的東西怎麼都變了味了？並沒有醉酒怎麼只想作嘔？伊是在報館裏編輯新聞的，這個不健旺很不宜於伊的職業。然而還算不得什麼病，所以伊依舊做伊的事。這個，但是，更加增進伊的困倦和厭煩的程度。

伊說，『難道那突然闖入我們境遇裏的事來了麼？』伊便連帶想起，『我先前沒有注意那波浪式的生理狀態的出軌，從現狀想去，難道，竟是這一回事的朕兆麼？』這個將要打碎我們一切的計畫，愉悅，安全，增加我們的許多義務，憂慮，痛苦，多麼可怕！』

他說，『事情不見得這麼不巧罷。我祝望你所猜想的僅僅是一個猜想！』他心裏起一種不定



的感覺，但是不很強烈。

伊沈思了一會道，『果是這麼一回事，我們便仗着藥物的力量使他化爲無事。你以爲何如？』

他還沒有回答；伊愁容忽散，發出虔敬的懺悔的語音道，『願我的良心恕我的罪惡，更願我僅有這一次的罪惡！新生的萌芽寓有你我的生命，也即寓有人類的生命。我們愛人類——自己也在內！就應當愛這萌芽。他若是來了，我們既以血液栽培他，自當誠意地愛護他，使他抽出挺拔的條，開出美麗的花來。』母性的愛充滿伊的眉宇，慈祥而悅樂，不可描寫，雖然伊爲母與否還不曾確定。那先前種種憂慮，此刻退出了伊的思想範圍了。

他全身沐浴在一種不可名言的感動裏，說不出什麼，只緊緊地握住伊的手……

×

×

×

×

胎兒第一回的震動將伊的猜想證實了。不可避免的事故真來了。伊不覺得惶恐，只覺有一種新鮮的愛對於伊自己；因爲伊的生命裏包含着一個新的生命，一枝射向無盡的箭。

人家說，『這個應得略爲加以束縛；否則發育過大了，到成熟的時候脫離母體，總有多少危險。』但是伊那裏有這般忍心。伊想，『發育得越大不是更好的事麼？我正希望他這樣呢。硬去束縛他』

是何等殘酷的事！只須想自己：一經束縛，呼吸不得舒暢了，肢體不得自由了，多少難堪！我怎能以難堪的加於生命裏的新生命呢！……危險呢？那是沒有的事。伊這個論斷僅僅本於愛情和意志，並沒有什麼證據。

什麼刺激性的東西伊都不敢吃。但並不因為醫生的勸告，衛生學說的詔示曾經這麼說，所以如此；伊明知小口開始吃第一口東西的時候還沒到哩。伊認伊所包含的生命是完美的，健全的，刺激性的東西或者要損傷他的完美和健全。伊爲着職務，遊覽，或是家事勞倦了，體內便起一陣震動，這個髮髻催伊休息的鐘聲。伊想，『他是困乏了，我該給他充分的休息。』然而真個勞倦的那裏是這個「他」呢。

伊感覺小足踢腹壁了——或者是小臂在那裏伸縮——有時從此至彼竟有四五寸距離。伊又陶醉似地安慰，『他真長得完全了，多活潑，多精神呀！』同時更有一種奇異的心思不絕地侵入伊的腦海：『我有怎麼一種能力，能使他五官，四肢，臟腑，血液，完全無缺？而且他有心靈，什麼時候賦他的呢？白天麼？夢中麼？剛有朕兆的時候麼？小足小臂舞動的時候麼？這是一個大神祕，不可思議。惟其如此，越是欣欣地，急急地，要歡迎那大神祕的產物！』伊更想，『我的環境將變了；將有一個新生

的人伴我，做我的接續者。這也是神祕的事呀！』

他那先前預料以為必定有的驚恐現在却絕不相擾；他只抱和伊同一的信仰，以為危險是沒有的事。他也涵濡在歡迎的誠意裏。事情到或然或否之間，只有信仰是唯一的安慰和鼓勵。

伊經過了乏極的睡眠醒來，眼皮似乎很重，只能張開一線，看護婦抱一個新生的嬰兒給伊看。那嬰兒鮮紅的臉龐上有極柔軟的短黃毛，烏黑的眼珠作無目的的瞪視。伊忽有感動，晶瑩的淚珠從伊的眼眶裏滲了出來。

## 恐怖的夜

天上沒有一點星，濃厚的烏雲一塊一塊地堆着，只有堆得稀薄的地方漏些滯黯的光。顫動而疾馳的電光像馬鞭子似地抽過，也彷彿有緊張而有力的聲音，一切景物都放出光明和活動來。但這不過是一閃的，鞭子過了，他們又歸於黑暗和沉寂了。

電光越抽越急，結果却使一切分外黑暗，分外沉寂，滯黯的光慢慢地給添上的烏雲補沒，天上更沒一絲兒縫，似乎大氣也沉重了好些。蟬聲，不知爲什麼停了。更沒別的聲音。

我站在我家的門前，就是這黑暗的空間裏，一盞煤油燈藏在門的背後，不使透出光到街上，因爲怕惹起行人的注意和驚異。期待的心使我異常煩躁；汗珠不絕地滲出來，單衫和皮膚早已黏着了。『我弟的船此刻在那裏了？進了港麼？還在江中麼？……今天也許不來麼？沒有來得及搭火車麼？……這個不見得會罷？』循環不歇地佔據我的腦海的，無非是這些懸猜，疑慮，自慰的念頭。偶然有一個提着燈籠的行人，他的腳步聲，衣裳窸窣聲，燈籠動盪聲，打破了這個無邊的沉寂。他不知我站在那裏，只是俯首走過，靠着燈籠昏淡的一圈光引導他的先路，一會兒，他的腳步聲也聽不見了。於是一切和先前一樣。

『我回進去坐坐罷，他還有一刻到呢。……不行！他的船也許因舟人的努力或是水勢的順流，再搖一兩櫓，就到對面的水埠了。我待聽得下篙的聲音，便走下水埠，喊一聲「我的弟弟！」這是何等的快慰。我怎肯拋棄這個快慰的機會呢？我必須在這裏等他！』我這樣想就依舊站着。

時間的腳聲雖然靜默，我却覺得他是很遲緩的，因此引起了嫌惡的意思，越是嫌惡越使心地

煩躁。不見光明的長空我不想看了，無邊的沉寂裏自然沒什麼可聽的。還是背誦些詩句罷！然而一時竟想不起來，我才感覺那孤獨的無事的悶鬱，此時已深深地射中我的心胸了。這個感覺是說不出地難堪，我便希望更有一個提着燈籠的行人走過，做我暫時的伴侶。但是期待第二個行人，又是增進煩悶的引火線！

忽然有胡琴的聲音起了，想是沿河乘涼的人拉的。那聲音從水面擴散開來，格外地清脆響亮。我的寂寞的耳官自然很歡迎他。

胡琴響了一會，乾燥而粗野的喉嚨裏跟着發出歌聲來，抑揚徐疾不盡和絃音一致，詞句也很清楚。忽然間翻入高調，喉嚨竭力提高，却發不出聲音。於是琴絃上驟然截止的散音一響，就沒有聲音了。繼續着便是一陣男女宏細諸聲混合的狂笑。在這悶沉的天幕底下，那些聲浪似乎凝聚了起來，隔了好一會，還在耳際流漾。

怕要下大雨了；雲堆得愈厚，使我幾乎看不出對面的水埠；電光越長越細越快，一條一條地鑽入雲的深處。搖櫓聲，下篙聲，還全然沒有消息呢！

一個落伍的蜻蜓，他的膜質的翅觸着牆上，發出乾脆而微弱的聲音。這個也足以略慰我的寂

寞。我便想，『今夜竟沒見一個螢蟲。』『倘若有了蜻蜓的膜翅，』我又想，『更借了螢蟲的光明，飛升起來，尋見我弟的歸舟，一路照他到家，豈不比獨自站在這裏有味而多情麼？……人不如蟲呀！……但是，生物進化的階級裏，人却居優異的地位。……進化論對於生物之起源的解釋，總不能使人滿意。……達爾文的鬍子真長真濃，他吃喝的時候一定很累事。……我的鬍子生到了頸部，留長起來，不是和他一個樣子麼？……』

聯想很可以拿蔓草來比喻：蔓草託根在這裏，能夠爬過破牆，糾結着鄰園灌木的幹本，末端却伏在樹下的亂草裏；你要去尋他的根本何在，或是怎樣蔓延開來的，是一件極難的事。人心一時聯想起的種種也就是這個樣子，從『蜻蜓』竟蔓延到『我的鬍子』。街上有腳聲了，我所期待的第二個行人來了，才將我聯想的籐截斷。

腳聲到我的前面，那人便站住了，發冷峭的音問道，『是誰？』我辨不清那人的面目，但聽得出是住在我家後屋的漆匠阿喜的聲音，便答道，『是我。』

『先生，原來是你。這個時候，你在這裏做什麼？』他很以為奇怪。

『我候我的弟弟，他從車站乘了舟歸來，想來快要到了。』

「他決不會來了！今天開出去的航船沒有到車站。半途折回，五點鐘時候就停泊在碼頭了。」他個個字音都含有斷定的意味。

「我們是僱舟去候的，他不坐航船。」我的語音不由得艱澀而顫動，因為阿喜的話違反於我的期望。我竟沒覺察這句話裏還有別的意思。

阿喜發出遲疑的輕微的語音，「便是僱舟去接，也不見得一定會來。吾聽人說車站附近一帶的火車軌道已被拆斷了！」

他的聲音雖然低微，却深深刺入我的腦海；我的血管突然緊張。血液流動就加了速度。「你這話確麼？爲的什麼事？」我僅能勉強作簡短的問話。

「聽說是車站東面的兵和車站西面的兵有了什麼不合意的地方，便面對面迎攔來，豫備開火。但是彼此又互相畏忌，怕火車載着他們真個碰了面，所以西面的兵便將軌道拆斷了，——這或者正中東面的兵的心懷。這個消息一定是確的，因為本鎮的水師船，今天午前一齊受着上官的命令調了出去，郵船又沒有到，便是兩個最可靠的證據。」阿喜的語音低到幾乎聽不見，又很有幾個字變了音，可知他的心裏正含着強烈的驚恐呢。他在講兵的事情，或者他的幻想裏覺有無數的兵

舉起了槍圍繞着他；他怕說話被他們聽見了，勞他們動怒和放槍，所以只用最低的聲音說。

我聽了，腦子裏一陣地紛亂，裝滿了深刻而說不出的懊喪。我妻，伊今晚必有信來，現在伊這一信不知攔起在那裏了！我的弟弟，他雖是十八歲的年紀，若是歸家不得，流寓在絕不熟識的地方，必定使他急得哭起來！我這裏和他消息不通，只是期待和挂牽，又怎樣呢！包圍我四周的空氣，頓時覺得完全是恐怖的東西。滿天濃黑的，是焚燒的烟麼？長細而快的光，是槍彈的歷程麼？全市沉寂，他們在銜枚疾走，豫備掩襲麼？那些都相像，十分相像。我只希求是在一個夢裏，因為我怕。

阿喜見我沒有回進屋去的意思，便道：『你還要等一會罷？明天再會！』

我的下意識命令我的口答他：『我想再等一會，他也許會來的。』

阿喜進去了，黑暗沉寂的空間裏，依舊只我一個人站着，似乎一切沒有變化。然而我的情緒是變了，劇變了，外界的景物那得不跟着變化呢？

這時候的感覺和情緒不是事後內省可以記錄出來的，還是留下幾分之一的空頁罷。但是，我也可以粗略地說一說：我很憤怒地詛咒那烏雲和電光，你們爲什麼驕我，傲我，欺弄我！這時我不復感什麼寂寞和孤獨的悶鬱，我只是恐怖，但還雜着憐憫的心。我已忘了站在什麼地方，和站在那裏。



做什麼了。

急迫的櫓聲起在右面的河面，使我一切思慮都暫停，直奔對面的水埠，跨下石級，站定在齊河面的一級上。向右望去，黑影似的一條船，依稀可以辨認了。斜方體的燈光從船側窗框子裏射出來，映在水裏，給一枝櫓攪得落花似地零亂。河水動盪的聲音，合一種短促的節奏；櫓偶然觸着河底的石頭，發出重濁的音。『爲什麼還不停櫓，豫備下篙泊岸呢？』我正這麼想，一方的燈光已到我面前，——瞥見艙裏坐滿了人，一瞬間便過去了。『原來不是他，我何曾提防還要擔當這一個失望呢！』我呆呆地望着去舟，燈光和波紋，很覺得戀戀。一會兒，船身模糊了，不可辨了；燈光微弱了，沒有了；櫓聲呢，先是漸漸地輕微，終於聽不見了。

船從車站來，是三十四里的水程。照每天車到的時刻，我弟若是登舟，此刻應當到了。『軌道真個拆斷了麼？他真個被強迫地流寓在中途麼？六七分是這等情形了！』但我的意志不願意情形是這樣；我的獨斷的假定承認阿喜聽得的是謠言，——惟其如此，才可以有一絲的希望。

我依舊站在齊河面的石級上，屢屢向右面望去，只見兩列黑影似的房屋中間一條河，河面發暗淡靜定的光。胡琴聲和歌聲又作了。但唱的不是先前那一個人，聲音清越而哀厲；琴音也圓轉應

節到十分。中間還夾着小孩子的號哭。

街上有兩個人的脚步聲和談話聲了。一個語聲含糊，可以辨知是老人。一個語聲清而響，是個壯年。他們的步調散亂而遲緩，想是從酒店裏出來的。那老人道，『……想是確的了。』

『他們都這麼傳說，不見得是謠傳罷。況且水師的鎗船一齊調出去了。』那壯年回答。

『本鎮的現狀何等危險！若是游民無賴乘機騷動，誰能去對付呢？』他們正走到我的門前，所以老人的話可以聽得很清楚。

『還有呢。他們開了火，不能沒有勝敗。敗兵逃散，到此地很便當，只有三十四里路，這個更將不堪設想呢！』

老人很深長地歎了一口氣，『世界愈弄愈不像了！他們手裏拿着傢伙，就要強主他人的命運，……』他們漸漸地走遠，字音不復可辨。腳聲和語聲終於聽不見了。

我想這個拆斷軌道的惡消息傳遍全鎮，全鎮的人一定要震動着和剛才兩人同樣的惶恐的心；此刻他們在屋子裏，酒店裏，場上，或者正在談同樣的話呢。而且那裏止一鎮！我們的鄰鎮，較遠的鄰鎮，一定也正被較強烈的或是較微淡的恐怖籠罩着。一塊小石投在小河裏，海水都受着波動，雖

然人的肉眼看不見。這一個消息，他們兩面豫備開火，怎不撼搖了凡是人類的心呢。

粗而稀的雨點下來了，河面發一種魚兒跳躍似的聲音。驟急的風從北面吹來，河水汨汨地流動。我不能再站在石級上，急急跨上水埠，回到門前的簷下。風吹着我，汗立時乾了，皮膚還很有些涼意。

不到兩分鐘，河面有拄篙聲和人語聲了。聽去知那條船進行很徐緩。我也不顧雨點，重又奔下水埠；望見右面來一條船，船頭上一個舟子撐着篙子。我便高聲喊道：『弟弟，來了麼？』

那舟子熟識我的聲音，很勞倦而埋怨似地答道：『現在總算到了！我們這船險些兒和別的船一樣，給他們捉去運彈子呢。幸而停泊得遠了些！』

『哥哥，』弟弟的聲音從艙裏發出，隨後他就立上船頭，這時船將近水埠了，『你在那裏等我？』他這句短語，充滿了定心、喜悅、感慰的意思。艙裏的燈光只照在他的背上，使我不能細認他的——分別了兩年的——面龐。但見艙裏坐着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六七個人。

船到了水埠，舟子跨上石級，將船纜繫在埠側的木樁上。他便攔上了挑板。

弟弟回轉身，向艙裏諸人說道：『我的家裏已到了。你們此刻去尋房屋決難尋到，宿在船中，河

面又有可怕的蚊蟲，且在我家住了一夜罷。」他又向我說明道：「艙裏一家人，他們是逃難來的。他們僱不到船，和我商量，趁了我的船。他們要在鎮上租一間或兩間屋暫住，但鎮上沒有一個他們熟識的人。我想要尋房屋也得到了明天再說，今天且留他們住在我們家裏；想你一定贊同我的意思。」

我看見了弟弟比兩年前高大了些的形體，聽見了弟弟親愛的呼聲，緊張的惶懼已寬弛了好些。現在他這麼說，我既讚歎他處事的得當，又對於艙裏不相識的一家人起了無限的同情。我便催促道：「雨點越來越密了，快請你和艙裏諸位上岸罷。今宵諸位一準留在我們家裏。」

驚魂未定的一家人，他們聽了我們兄弟的話，說不出什麼來，却一個一個跨上船頭。舟子回船點了個燈籠，他又先跳上水埠照着我們。

弟弟上了水埠，執着我的手不放，我覺得彼此的手都有些欣慰的顫動。接着上來的是兩位婦人，他們都抱着孩子，一個近十歲的男兒，一位老翁，一位老太太。

雨點急而大了，河面上，屋面上，發出爽利，洪大，激擊的聲音。捲過來的風聲裏，夾着延長不斷的輕雷。我們一羣人舉手遮着頭面，冒着雨，急急的兩三步就奔過了街到門前。我取出門後的煤油燈，

才得清清楚楚地審視弟弟的面目。他比先前更精神了：顴頰很豐腴的，而且非常紅潤，眼睛裏有晶瑩的光，短短的髮修剪得極齊整；他很是可愛。

我們齊到客室裏，兩個舟子帶着弟弟的行李和老翁一家人的幾個包裹跟進來，一一擺在地上。

那個男兒作疑問的語氣向那位老太太道，「這裏安逸麼？他們不打到這裏來麼？」他只是向窗外眺望，又很凝神地聽那急雨聲。

我們讓老翁一家人都坐了。老太太強抑着自己的驚恐，安慰那男兒道，「好孩子，這裏離他們遠，安逸了。這是這兩位先生的家裏，今夜他們留我們住在這裏了。」

我方才回憶阿喜傳來的消息，不由得脫口而出道，「軌道究竟沒拆斷。」

弟弟不待我說完，接着說道，「我趁的是最後一趟車，此刻就不能通行哩！我下船的時候，見他們正在做那破壞的工作。」

「車站那裏，究竟是怎樣情形？」我舒了一舒氣，就這樣問。

「使我們心都碎了！」那老翁氣吁吁地，攢着眉，很可憐的樣子答我，「我們一望野裏，盡是圓

錐形的帳幕，數也數不清。可怕的兵，他們都在搬運泥土和石頭。有的說他們人數有五千，有的說還不止呢。謠言刻刻有得傳來，說「東面來了對方面的兵了，數目比現在這裏的要加倍呢！」或是說，「他們快要開火了一砲放出來可以打五十里路遠！」「船被他們捉完了，鐵路軌道快要拆斷了，我們只得在這裏等候子彈！」

老太太發沈默的歎息，兩位婦人目注於地，現出困頓，悵惘，驚懼的神情。他們懷裏的孩子都睜着小眼睛，看他們新進的境界，口裏還啾啾發聲，像是互相告語的樣子。那個男兒，想來他還不很深信老太太的話，弱小的心依舊在那裏惶恐，只是呆着出神，伏在老太太的膝上不動。

老翁繼續下去說，「昨天各店家就沒有開市，街上冷清清的；偶然有幾個行人，都是失了魂碎了膽似的。警察扣了一家一家的門來關照，說，「這幾夜你們須得睡在平屋裏，最好是地上，不要睡在樓上。他們一開火，那彈子是沒有眼睛的！」這個景象和警告，何等可怕！我們深信已墜入了失望之淵，沒有什麼能夠援救我們。只有那冷酷，生疏，不可測的死，他正在那裏等待着。」

「死的怕不怕，大家沒嘗過，也許是甜的，樂的，很有趣味的。但我們既是活着，就有愛生的惰性，很不願意去親近那不可測的死。這個惰性指揮着我們去搜尋求生的方法，只須得生什麼都願意。」

最後就取了這唯一的方法，就是姑且一逃。

「機警的人家，早一兩天就行了我們取決的方法。我們主意定得晚，趁火車是無分了，被什麼命令禁止了；更沒有一條船可以僱到，他們被捉的被捉，否則也逃避得全無影蹤。但我們想，或者航船還有開來，萬一得幸免被捉。我便離了家，所有的一切，直到航船埠頭。

「埠頭那有什麼航船，只有赤熱的太陽照着靜定的河水——我們的汗流成泉了，氣都不舒了，心不能想了，這不是暇豫的閒遊呀！

「回我們的家麼？家固然可愛，捨不得，最好回去。但是那裏敢？那裏去呢？我們老小七個誰都不知道！我糊糊塗塗地想還是走向江邊，看有無過路的船搭趁。我就搬着勞倦的兩條腿，引着他們走，他們只是跟着我。他們的心比我還柔弱，那裏擔當得起那些呢！

「刺入皮膚似的陽光射在我孫兒紅嫩的臉上，使我感深烈的心底的痛。野裏一無遮蓋，也遇不到一個耕作的農人。我們在這廣大而寂寥的虛空裏行動，更有一種異樣的害怕。後來我妻走不動了，媳婦們抱着孩子，自然更易困乏；他們淚珠混和着汗水滴下。我只是心裏難過，沒什麼可以安慰他們的法子——我也須待人家仁愛慈善的安慰呢。

「我們坐在焦熱的地上休息，大家呆着不做聲。我那大孫兒，他先看見小港裏令弟的船，便指着告我。令弟真是個仁慈的青年，他不僅容留我們的身體，並且安慰我們的心！世上有像他這樣的人，我更信人生確有可愛……孫兒呀！你們好好兒睡罷。且莫問明天，今夜的安適總是真實的，決沒什麼來擾你們的小靈魂……愛的孫兒……」

老翁感動極了，輪流看着他三個孫兒，乾枯微縐的臉上現出薄醉似的笑。窗外的風雨依然肆他們的威勢，聲音裏滿含着繁喧的寂寞，鬱結的悲哀。

## 苦 菜

我家屋後有一畝多空地，泥土裏時常翻出屋脊的碎屑，牆甃的小塊來，表明那裏從前也建造過房屋的；短而肥的菊科的野草，是獨蒙天擇適存在那裏的，託根在瓦礫甃塊之間，居然將鉛色的地鋪得碧綠。許多頑皮的小孩子常聚在那裏踢鐵球——因為那裏僻靜，可以避他們父母和先生的眼——將父母給他們買點心的錢做輸贏。他們玩得高興時，便將手裏的鐵球或拾起小甃投那後屋的簷頭和屋面的小雀練眼功。簷頭和小雀都沒中，却碎了後窗的玻璃。這也不止一次了。



我想空地廢棄，未免可惜；頑皮孩子雖不覺得可惡，究沒什麼可愛，何必預備着遊戲場供他們玩耍；便喚個竹匠編成竹籬，將那片空地圍了起來，覺得比以前安靜嚴密了好些。我更向熟識的農人說起，『我要僱一個人在那裏種菜，兼做些雜事，看有相當的人可以薦來試試。』

我待僱到了人，讓他做主任，我自己做他的副手。勞動是人生的真義，從此可得精神的真實的愉快；那片空地便是我新生活的泉源，我只是熱烈而深切地期望。

×

×

×

×

農人福堂因此被薦到我家來了。他的紫赤的皮膚，粗糙而有堅皮的手，茸茸的髮，直視而不靈動的眼睛，口四圍短而黃的未剃的鬍子，都和別的農人沒甚分別；但是他還有一種幽鬱的神情，將農人固有的特徵，渾樸無慮的態度籠罩住。

『你種什麼東西都會？』我問他。

『我從小就種田，米麥菜豆都種過，都會。』他的語音含有誠懇的意思，兼欲將他自己的經歷述得詳細而動聽，但是他僅能說這一句。

『那很好，我屋後那片空地將由你去種。』

他去察看了他新的工作地，回我道：『那裏可以畫做二十畦。趕緊下秧，二十天之後，每畦可出一擔菜。今年天氣暖，還來得及種第二批哩。』他說時面作笑容。似乎表示這個於主人有莫大的利益。我也想：『地真足讚頌呀，生生不息，取之無盡！於此使我更信 Partheism！』

×

×

×

×

苦

我們最先的工作是剔去瓦礫。福堂帶來一柄四齒耙，五斤多重，他舉起來高出頭頂一尺光景，用力往下墾，四齒齊沒入泥裏。他那執柄端的左手向上一提，再舉起耙來，泥土便鬆了一方，瓦的小塊一一顯露。力是何等地可貴，他潛藏着時，什麼都不與相關，但是他發散開來，可以使什麼都變更！他工作了兩點多鐘，空地的六分之一翻鬆了，坐在階上吸着黃烟休息。

菜

我的希望豔羨的心情，在他下第一耙的時候！已欲迸溢而出，人生真實的愉快的滋味，這回我可要嘗一嘗了！他一停手，我急急地執着耙的柄，學着他那姿勢和動作工作起來。但是那柄耙似乎不服從我的樣子；我舉他起來時，他在空中只是前後左右地搖曳；着地時他的四齒入土僅一寸光景；我再用力將他舉起，平而結的泥土上只有四個掘鬆的痕跡。我絕不灰心，這樣總比以前鬆了些，我更下第二耙，第三耙……奇怪！那柄耙的重量何以一回一回地加增！不到二十耙，我再也不能舉

起了一縷焦烘烘的熱從背脊散向全身，似乎每一個細胞都在燃燒着。呼吸是急促了，外面的空氣鑽入似地進我鼻尖，幾乎容受不得。兩手失了正確的知覺，還像執着那柄耙——雖然已放在地上——所以握不緊拳來。

福堂將烟管在石階上敲擊去裏面的烟灰，說道：『這個不是先生做得來的，你還是揀去甄瓦罷。去了甄瓦，待我先爬成幾畦，打好了潭，你就可以下菜秧了。』

我既自認是他的副手，我應當服從他的指揮，況且揀去甄瓦一樣是一種勞動。那句『就可以下菜秧』又何等地可喜，何等地足以勸勉我！我就佝僂着身子，兩手不停地拾起甄瓦，投在粗竹絲的大畚箕裏。他繼續他先前的工作，手裏那柄耙一上一下，着地的聲音沈重而調勻，竟像一架機器。我踏在已揀去甄瓦的鬆軟的泥土上，鞋面沒了一半，似乎踏着鵝絨的毯子。泥土的氣息一陣一陣透入鼻尖，引起一種新鮮而快適的感覺。蚯蚓很安適地蟄伏着，這回經了翻動，他們只向泥土深處亂鑽；但是到後半段身體還赤露着的時候，他們就不再鑽了。菊科的野草連根帶葉地雜在泥裏，正好用作綠肥；他們現在是遭逢了『人爲淘汰』了。

我不覺得時間在那裏移換；我沒有一切思慮和情緒。我化了！力就是我，我就是力。力的我的發

展就是『眞時』就是思慮和情緒，更何用知覺辨認呢？這等心境，只容體會，不可言說。

『先生，你可以歇歇了，』福堂停着工作在那裏喚我，我才回復了平時的心境。腰部酸痛了，兩腿戰戰的不能再立了，腦際也昏暈而作響。我便退到階前，背靠着門坐下，閉着眼睛養神。這時我才感覺那從未感受的健康的疲倦。

苦

×

×

×

×

榮

兩天之後，二十個畦都已下了菜秧。我看福堂造畦，心裏很佩服他。他不用尺量，只將耙輕輕地爬別，自然成了極正確的長方形的畦；而且各個畦的面積都相等呢。他又提起石潭槌來在畦上打成一個一個的潭，距離也無不相等，每畦恰是一百個。至於下秧是我的工作了：將菜秧放入潭裏，撥些鬆泥掩沒了根部，就完事了；但我却不能算是輕易的事。插滿了一畦，我又提一桶水來灌溉，那些菜秧自離母土，至少已經一天，應是飢渴了。

我站在畦間的溝裏四望，嫩綠的葉一順地偃在畦上，好似一幅圖案畫，心中起一種不可名言的快感。我以前幾會眞將勞力成就過一件事物？現在那些菜，却領受了我勞力的滋養了。據福堂說，隔上兩三天，他們吸足了水，就能復原豎起來。此後加上糞肥，便轟轟地生長，每天要換一個樣子呢。

菜園裏更沒有繁重的工作了。每天晨晚由福堂澆一回水，有時他蹲在畦間捉食葉的小蟲。我家事務簡單，他往往大半天空閒着，於是只是坐在廊下吸煙，一管完了又一管，他那副幽鬱的神情和煙管裏嘴裏繚繞的煙氣總將他密密地籠罩住。

我天天去看手種的菜，距下秧的時候已是十五六天了，葉柄還是細細的，葉瓣也沒有長大許多，更有呈露淡黃色的，這個很引起我的疑惑。福堂懶懶地向我說，『這個大約因為這裏是生地的緣故。但二十天之後，三棵一斤總有的。』他這句話，超過豫料的成熟期至半個月，成色又打了三折，不由我不搖動對於他的堅信。這裏是生地，他來時不是不曉得。他從小就種田，根據着他的經驗以推測種植的成績，也不至相差到三分之二。他究竟爲了什麼呢？

我細看葉瓣，幾乎瓣瓣有小孔，前幾天固也有發見，但如今更是普遍而稠密了；有些瓣子上多孔通連，成爲曲線描繪的大窟窿。我滿腔的惋惜，不禁責福堂道，『你捕蟲太不省心了，菜竟被吃到這般地步！』

『這個不容易呀！』他勉強笑着，翻轉一瓣葉子，就見一黑色的幼蟲墜下，他檢尋了一會，『在這裏了，』從泥上拾起那條蟲，擲在脚下踢爛了。有時一墜下去就尋不見，只得捨了他一會兒，又在那裏大吃了！』

我想他時間儘多，慢慢地細細地捉蟲，一定不至於此；又不是十畝八畝一個人照顧不周。以我主觀的意見替他想想，他過的是最有意思最有趣味的的生活，就應當勤於他的職務，視為唯一的嗜好。何以他喜歡吸黃烟勝於農作？何以他絕不負職務上的責任，對於菜的不發育和被損害又全無同情心呢？

我再四推想，斷定他是『怠業』了。他於種植的技術，一定有許多未精明之處；於他現在的職務，又一定沒有做得周到完密；否則成績何至這麼壞？但是爲了什麼呢？

× × × × × × ×

福堂依他的老例，坐在廊下吸煙，我乘着沒事，問他家裏的狀況。他就告我以下的話。

『我家裏有四畝田，是爺傳下來的。我種這四畝田，到今二十多年了，我八歲上爺就死了。我聽你先生說，種田最有滋味，這話不大對……滋味呢，固然有的，但是苦苦到說不出！我日夜

做夢，夢我不種田了。真有這一天，我才樂呢。

『我終年種田，只有一個念頭刻刻迫着我，就是「還租」！租固是應當還的，但我要吃，我要穿，我也想樂樂，一還租，那些就不能夠了，沒有了！只有四畝田，那裏能料理這許多呢！

『我二十歲上生了個女兒，這是天幫助我的，我妻就去當人家的乳母，伊一個人到可抵六七畝田呢。伊到今共生了六胎，二三四五全是女，都送給人家養去，第六胎是個男。伊生了這個男孩，照例出去當乳母，由大女兒看守着他，時時調些米漿給他吃。

『他生了不滿四個月，身上有些發熱，不住地啼哭。我不懂爲什麼，教大女兒好好抱着他，多給他吃些米漿。但是他的啼哭總不肯停，夜裏也沒一刻安靜，聲音慢慢地變得低而沙了。這麼過了三天，他就死了！待我入城喊他母親，伊到家時，他的小眼睛已閉得貼緊了……』

福堂不會將更哀傷的話講述他的不幸了。但是足夠了，這等沒有修辭工夫的話，時時可以從不幸的人們口裏聽見的，裏面深深地含着普遍而摧心的悲哀，使我只是瞪視着庭中的落葉，一縷奇異而深刻的悲緒，徬徨惆悵，無有着處。

福堂再裝上一管煙，却不燃着吸，繼續說：

「伊從此變了個模樣了！伊不常歸家，到了家只是哭，和我吵鬧，這也不能怪伊，伊和我一樣地捨不得這個兒子。但是我向誰去哭，和誰去吵鬧？」

「今春將大女兒嫁了，實在算不得嫁，給夫家領了去就是了。但我的肩上總算輕了些。」

「家裏只我一個人！」

「先生，你若是不嫌我，我願意長在這裏，四畝種不得的田，我將轉給他人去承種了。」

我才明白，他厭惡種田，我却仍使他種田，便是不期然而然怠業的緣故。

×

×

×

×

菜

我所知於人生的，究竟簡單而淺薄，於此更加自信。我和福堂做同一的事務，感受的滋味却絕對相反，我真高出於他麼？倘若我和他易地以處，還沒他這般忍耐，耐了二十年才決然舍去呢！偶然當一柄耙，種幾棵菜，就自以為得到了真實的愉快，認識了生命的真際，還不是些虛浮的幻想麼？

從「種田的厭惡種田便致怠業」推行出「作工或教書的厭惡作工或教書便致怠業」更可歸納一個公式：「凡從事X的厭惡X便致怠業。」人們在無窮盡的路中，頻頻被不期然而然的怠棄羈絆住兩條腿，不能邁步前進，是何等地不幸和可恥！



X 決無可以厭惡的地方，可厭惡的乃是糾纏着 X 的附生物。去掉這附生物，才是治病除根的法子！

藝術的生活……

那些寫遠而僭越的憂慮，一霎間在我心裏風輪似地環轉。我就覺這個所謂『現在的我』是個悲哀，悵惘，虛幻，慚愧……的集合體！

×

×

×

×

又隔了二十多天，園裏的菜真離了土了，葉瓣是薄薄的，一手可以將葉柄捏攏來；平均四棵重一斤。煮熟了嘗新，味道是苦的。

以後我吃味道不好的菜蔬和果子，或是遇見粗製的器物，就聯想到我家自己園裏的苦菜，同時那些寫遠而僭越的憂慮便在我心裏風輪似地環轉。

## 小 病

伊的身軀受不起風。昨天我們到學校，從田畝閒走，如狂的南風吹得伊的面龐發紅。今天傍晚，

伊忽然覺得寒冷，周身都像收縮攏來，腦子又岑岑地發癢。伊就睡在床上，裹了兩條被，彷彿一層薄布，原來冷在身體的內部。隔了兩點多鐘，冷勢退了，卻換來了焦熱。鼻孔裏呼出的氣好似爐火旁的炭氣；額角的血脈跳動得迅速而顯著；面龐呈鮮紅的顏色。

雖然伊是小病，但不由我不徬徨，憂慮。活潑，恬靜的河流好比我們的生命，一個激越的波浪便足以引起心的不安。這劇冷和劇熱豈是伊所能堪！一個寒噤，一回抖顫，一個過速的脈跳，一次沈重的呼吸，都不是伊平日的習慣，如今爲何忽然會集於伊身？我欲爲伊立刻驅除那些，但有什麼法子呢？我也自慰，這是小病，明晨熱退，——而且是可以斷言的——便一切都復舊了。然而何以處現在？現在伊的痛苦是真實的，我不能爲伊驅除，這自慰的思想不終竟是空虛的麼？

現在伊熱極了，止蓋一條被，而且褪到胸口。頭枕着右臂，散亂的髮堆在枕上。眼皮掩沒了目珠，成很細的兩線。奇異的紅從面龐通到耳後。我撫伊的額，只覺觸手的熱。

一樣的燈光，一樣的居室器物，但絕對不同的是此刻和平時的情緒！這是個描寫不出的。旁街裏每天聽慣而又很歡迎的脚步聲來了，我室的門呀地開了，那綠衣人給我許多郵件，我就伏在伊床前的桌上閱看。那有平日看得精細，那有陶醉似的境地遇到，那些郵件彷彿籠着一重煙霧。

大略看完了，我便看伊。伊已入了睡眠，有極輕微的鼾聲可以聽見。我願伊這睡眠是甜蜜的，身體上一切不舒服不能侵入這個王國。又願伊在這睡眠期間，出一身汗，退淨了熱，待醒時全體舒適，和平日朝晨醒來時一樣。這些決不是虛空的願望，我是這樣堅信着。因有這些願望，使我屢屢看伊，坐在伊的床沿，更不作別的思想。

『你不要去！』伊突然這樣呼喚。我所堅信的願望竟成虛空，伊的睡眠這麼短！

『我在這裏，不去，』我安慰伊。

『小說……不要同他們做……你不要去！』

我聽伊的話沒來由，推知伊實並不會醒。這因熱極，神經昏亂了，所以嚙語起來。震盪的心使我不能思想，不知如何是好，只對伊呆看。

『什麼？』隔了一會，我才不自覺地這麼問。

『改小說呀！你在那裏同他人改小說呀！』

『我沒有改小說，我坐在這裏。』

『你苦極了，這麼深夜，還坐着手不停地寫，』伊闔着的眼裏淚珠像泉水一般湧出來，從頰上

流到耳際。伊的面龐呈非常痛苦的表情，但伊還是睡着。

這時候我的感覺異乎平常：伊醒時的鼓勵，安慰，乃至極尋常的一言一笑，何嘗不使我的靈魂欣悅奮躍，得所寄託？但現在這囁語，這眼淚，更超出了醒時的一切，是愛的表現，自然的而且熱烈的，使我心的感動達於不可形容的程度。

伊哭泣不止，闔着的眼才張開來。我爲伊揩了眼淚，扶伊坐起，道：『你清醒罷！現在剛才入夜，我坐在你的旁邊，並不改什麼小說。』

伊雖然坐了起來，依舊是很堅信的樣子，流淚說道：『我看你伏在桌子上，右手很快地移動呢。這不是太苦了你麼？』

『你看桌子上有沒有紙，筆，硯臺？』

伊悵悵地望着桌子，果然沒有筆，紙，硯臺。但伊熱極的腦子還不很清楚，只覺伊剛才所見的劇烈地感動伊的心，回思還有餘哀，淚珠如急雨初過，贖留殘滴。

## 寒曉的琴歌

西北風吹來非常緊急，我的皮膚當着，也不感覺什麼，因為是麻木了。光禿的楊枝如狂似地舞動，似乎可以聽得他們憔悴的衰颯的哀聲。白濛濛的曉霧籠罩着他們的頂部，只見很模糊的稀疏而槎枒的枝痕，彷彿是用淡墨描的。太陽還沒升得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只是凝滯和無力，穿不透濃霧，單將東面的霧略為增一些光亮。

這裏是好大的一片曠野。四圍盡是楊樹，但現在都沈沒在濃霧裏。我不停地向前進，只有逐漸近我身旁的一兩棵可以看見。在我的右面是一個營壘，約略可以看見雉堞式的圍牆。營裏早已沒有兵卒住了。離巢的烏鴉，不知他們為什麼不飛到濃霧之外去撲一撲翅翮，却棲止在營牆上亂叫；這等聲浪在西北風裏擴散開來，就含有悽苦的況味。

這是十二月裏的朝晨，我竟沒遇見一個行人。寂寞和惆悵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脚下踐着了小橋的石級，才知那一片曠野走完了。我無心地傍着橋闌下望，那河水流動得好急！一條波紋湧着一條波紋，顯出高低不平的無數階級。那後生的波紋特別有一線的白痕做標記，流到橋下，便同化於深藍色的水波；那一線白痕又去做更後生的波紋的標記了。

『何來胡琴的聲音？』我這麼想。這是不會拉的人拉的。絃音尖燥而艱澀，旋律的進行屢屢開

斷而且時常發出散音。我不待思索，我的腦子立刻有一個念頭回答我自己的疑問，『這條小橋邊原有幾家歌女，——我平常經過時見他們門上的題名，所以知道，——他們夜間應人家的徵召，當然沒有練習的工夫；此刻是清晨，徵召他們的人睡了，他們才得在那裏豫備他們的功課。』

我望這幾家沿河的樓窗，都是緊緊地關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聞紙，已是破碎，經了風只管望裏吹；更看不見別的。但是我的想像力可以看見他們的屋內。那發出胡琴聲音的一所屋裏，有一個女孩子執着生疎而可怕的胡琴在那裏練習。伊或者因為沒有好好兒睡眠，困乏極了，或者因為手指寒凍，不能靈動自如，或者因為對於教者的威權恐懼而希望避免，使伊的琴音更為惡劣，幾乎不成音調。咿咿埃埃的聲音連續送到我的耳官裏，我如聽疲者的呵欠，凍者的抖顫，和弱者的心跳。而我心底的眼睛裏更見伊朦朧欲睡的倦態，索瑟不堪的蜷縮，和驚惶無奈的神情！——一幅難以描繪的圖畫。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聲了。何嘗是歌聲！這是個細小，怯弱，乾枯，顫動的叫聲。但我可以確定這是從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的喉間發出的。從伊的聲音裏叫出一切弱者柔軟的靈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則這正是個很好的歌，不過不是供人家取樂，聽着開開心的罷了。

可惜這時候人們都睡着，這個歌聲只我一個人聽見！倘若在廣大的都城裏，聚集了成千成萬的聽衆，教伊當衆唱出這很好的歌，當可增進人們彼此之間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憂慮，果真教伊當衆唱出，伊那裏敢這樣真實地唱呢！

我聽了一會，一種奇異的感覺來襲我心，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不要聽罷！回首望剛才經過的曠野，依舊給沈默的滯重的濃霧籠罩着。

## 疑

近來伊的身體不很旺健，伊是非常愛惜自己的身體的，因為這是生命的表現，自我發展的工。具。伊每一回對鏡時，見自己的面龐比前瘦了，更瘦了；以前紅潤的顏色不復可以看見，只滿被着蒼白。伊每行動一會，便覺氣喘，吸入的氣和呼出的氣在肺管裏亂擠。什麼輕便的動作總引起伊的困乏，便是躺着休息時，也覺周身包圍着一種不可名言的不適。

伊於是恐懼起來，這是什麼朕兆呢？可怕而劇烈的病魔？伊天天能夠起來，也吃少量的食品，除了面無神采，氣喘，周身不適，一切和常人差不多，不見得是什麼劇烈的病。隱伏而慘酷的病麼？伊以

疑

爲這倒有些像。有些人照舊吃喝戲耍，而內部主要的臟腑已腐敗不堪，一朝發覺，什麼法子都不能挽救了。伊想倘若這正是自己現在的情形，這是何等地可怕！要解決這個疑惑，只有到醫生那裏去。但是，醫生倘若證實這個猜想，說你內部的臟腑確然在那裏逐漸腐爛，那時候將怎樣呢！不要去罷，任身體之自然罷！然而也不行，果真什麼病潛伏在裏面，還是醫生或者有醫治的法子。不過驚怖的心不將減損醫藥的效力麼？

一種茫昧的意志使伊竟到了醫生那裏。醫生說，『你營養排洩一切和常人一樣，足證別的內臟沒什麼病。我看你身體這麼衰弱，更兼氣喘，或者肺臟裏有些兒毛病。』

『肺臟！』伊如墮失望之淵，半晌續不下去，『……還來得及醫治麼？』

『這是我的猜想，並非斷言。肺臟的病到有外面的徵象的時候，已是無可爲力了。而當病原潛伏時，平常竟無法可以覺察，我們醫生也須用一種試驗的法子，用藥品注入皮膚，一兩天後，看那裏紅腫而作膿，便是確有病原潛伏在肺部的表示，方才可以辨認呢。辨認出來時，還不過是病的最初期，趕緊醫治，可以不致蔓延。你爲決疑起見，不妨先試驗一下子。』

世上的醫生往往是很冷酷的樣子，他們能治人身體的疾病，却不解安慰人心魂的惶懼。他們



視人的身體等於一件無機的東西，要穿鑿便穿鑿，要解剖便解剖，竟不管這等舉動將要受碎身者和旁觀者之心！試聽那位醫生對伊說的話，他將一件極重要極慘酷的事看得何等平淡！他對於伊的驚惶疑懼何等沒有同情！他隨意說了這些話，在伊却像受了更艱難更可怕的功課。

伊想這麼一個試驗法雖然是便捷，然而實在悲慘。倘若一經試驗，皮膚上真個紅腫而作起膿來，這就是一個確實的回音，『你的病根是種着了！』醫生雖然說，這不過是最初期，可以仗醫藥的力量不使蔓延，但是那些已經佔有地位的細小的病菌，却無法使他們死滅；自己的身體裏藏着這等危險東西，還有什麼生趣？伊又想伊的父親母親都是患了肺病死的，自己當是個極易染肺病的人，倘若大膽地請醫生一試，十之八九是要有反應的。這個死刑的豫告，那裏可以擔當得起？不要請他試罷，只當沒有這回事罷，這又那裏可以虛空的疑慮和真實的惶懼，一樣可以使人徬徨無據，意興索然。然則姑且一試罷。也許沒有肺病，所以不起反應，那些衰弱的現象，僅僅爲了衰弱的緣故。果如此，自己就有新鮮的朝氣，更生的希望，熱烈地活躍於心頭。此後將身體的衰弱慢慢地醫治好了，自己便是個康健而快樂的人。這個莫大的安慰，也須一試之後方可得到，姑且冒一回險去換取這個安慰罷！反應呢？只以獨斷的判定認他是不會起的……

伊循環往復地這麼想，一會兒欲奮一奮勇氣，一會兒勇氣又給恐懼的心戰勝了。未了伊想，請他試則只有恐懼，一試或者可以遭解放，伊無可奈何的心情裏便決定竟請他試，伊的喉間隨着發出顫抖的一句話，『請你給我試驗一下罷。』

醫生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在伊的左臂劃了四條血痕，伊不敢看，身體上有一種寒噤似的感覺。醫生更取出三種藥水，逐一滴在傷處，只留着末一條血痕不滴。伊極驚怯地偷看臂上，鮮紅的血已和淡黃的藥水混和了，還慢慢地滲入皮膚裏去呢。

現在是已成事實了，藥水注入了皮膚，伊又害怕起來。倘若肺部果有病原伏着，臂上就要明明白白地宣告出來，這是身體永不會康健的宣告；於是就有荒涼枯寂的邱墓，灰敗無光的白骨，這些是自己的結局，歷歷呈現於自己的幻想裏，多麼可怕！伊便祝禱這些藥水和清水一般，或者已失了藥性，不會有什麼作用。更願這幾條血痕同貓兒抓碎的或是剖果品時小刀割碎的一樣，不幾日脫了痂，皮膚完好，更沒什麼現象。伊只怕藥水和皮膚沒有靈魂，不能領受而且允許伊的祝禱。

伊因為欲取得安慰，欲從惶懼裏解放出來，才大着膽冒着險請醫生一試。那知一試之後，安慰既沒有得到，惶懼的質素却更為濃厚，自己被他擁抱得更為緊密了！醫生對伊說，『平常一晝夜之

後，要起反應就起了。但也有例外，有些伏着病根的人要四天之後才起反應呢。」伊想這一晝夜怎麼過，而且也許要四天！

伊到了家裏，只對着左臂呆看。但是看見些什麼呢？雪白的紗布裹着傷處，兩條橡皮膏將紗布黏着。傷痕是怎麼了，全然看不見，只覺得微微地有些兒痛。痛了，是發腫作膿的先導麼？一晝夜之後，揭開來看時，大約要看見熱紅濃白的四個瘡了。一縷失望的悲哀周布到伊的全身，蒼白的面龐便現出淡紅的顏色。這又很像，許多患肺病的人不是都有這個現象麼？

伊便想起伊的表妹，前年同伊分別時，伊是很健全的，伊在高等小學校讀書，活潑而快樂。半年以後，他們家裏寫信來，說伊患了肺病，現在正在多方醫治呢。這個消息的傳來，當時使已非常驚異，後來就漸漸地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了。隔了三四個月，他們家裏又有信來，說伊死了！那時已就很可能地想，這個病怎麼竟醫不好，十四歲的伊竟死了！

伊又想起一個朋友，伊是在學校裏教體操的，身軀高大而強健，精神的發皇也和身軀相稱，已和伊簡直不能相比。後來分別了一年，彼此未通消息。忽然有人對已說，伊已死了！什麼病呢？說是肺病。當時已非常奇怪，竟至描寫不出，伊這樣的精神體魄，怎麼也會染了肺病！但是這等心情不久也

就淡薄了。

伊於頃刻之間，從親戚朋友中想起了十幾個患肺病而死的，他們默默地患病，猝然地死，彷彿是走的同一的路。伊雖然因為當時年歲尚幼，不能知父母的病狀死狀，但聽人家的述告，他們也未能外此。他們染了隱伏而慘酷的病，先前並不知道，後來外面的徵象呈露了，醫生又加以證實了，這個死刑的宣告，一定引起他們深刻酷烈的悲哀。然而旁人和己那裏知道他們呢？一個人間最可哀傷的音信傳來，也不過引起己暫時的悲感和驚異，『可惜呀，這麼一個人！』時移情換，連這句話也不說了。己原來不會知道他們，自然不能於他們有深摯的同情。現在呢？他們所嘗的滋味便是己此刻所嘗的滋味，雖然己的有病與否還沒證實，所以十分地了解他們，對於他們新生一種深摯的同情，低弱的脈搏彷彿為他們作輓歌，疲倦的眼腔裏為他們流哀傷於得到他們死信時的淚。但是他們去了，誰更和己抱同情，流淚，作輓歌呢？

伊更看和己同處的人，都是極親愛的，他們時常予己以安慰，說這是沒有的事。然而這等安慰總覺和己隔膜一層，所以祇益傷感，無濟於事。他們沒有和己同樣的感覺，那裏能夠知道己恐懼驚惶的痛苦呢？伊更想着或者快與他們別離了，便覺靈魂都麻木了起來。

四天之後，伊揭開紗布來看，已揭過幾十回了，——四條殷紅的痂平平地橫在皮膚上。這真是個從未經過的安慰。伊看着窗前經雨的小草，梅樹上才透一粒豆似的葉芽，和牆上光明的太陽，都含有新生的深意。伊就流出欣悅感慰的淚來。

## 潛隱的愛

命運和愚蠢使伊成爲一個沒人經心的人。伊彷彿階前一個小的水泡，浮着也好，滅了也好，誰還加以注意呢？伊有小而瘦的臉龐，皮膚帶着青色；眼睛圓睜，看外物時常呈悵惘的神情；微帶紅色的髮生得非常之濃，挽成髮髻，臃腫而散亂，更增全體的醜陋。

伊從小時就許配陳家第二個兒子。十一二歲的時候，鄰家的婦女或是自己的母親同伊戲言道，「陳家來迎你了，你快去打扮齊整做新娘子罷。」伊的蒙昧的心靈裏就有一縷不知爲什麼的羞媿使伊漲紅了臉，咬着舌端低下頭來。從此伊知陳家是自己將來的世界，但是爲什麼要加入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是怎麼情況，伊全然沒有本領去推想。

伊十七歲的時候，命運判定，那個將來的世界到了面前了。伊就認識伊的丈夫，公公，婆婆，和寡

居的嫂嫂——認識各人的面貌罷了，並非認識各人的心——他們也都認識了伊；此外一切如故。村鎮人家的婦女大都做一種工作：剖麻至細，將兩端接着，用指頭捻合，成極長的麻綫，預備織麻布的。伊跟着婆婆嫂嫂做這一種工作，他們默默地各自坐着，只有一隻左手和右手的兩個指頭是常動的，無論是光明的朝陽，和爽的好風，清麗的鳥聲，總不能使他們擡一擡頭。

不幸伊的丈夫又踐了他哥哥的足跡！原來他的哥哥娶了親不到半年便患肺病，病了三四個月便死，現在他正遇了絕對相同的情形。這個就非常可疑，這等毒蟲何以必發生於娶親之後？然而他的父母何嘗疑到自己對於兒子的舉措有無過誤呢？他們只是哭泣，只是歎息，以為命運見欺，無可奈何。但仍可以有自慰的，則三兒四兒年紀已不小，就可以給他們娶親了。娶了親生個孫兒，那是極快極容易的事，他們倆想到此，不由得收淚而作甜蜜的遐想。那位寡嫂引起了自己摧心的傷感，暗地落了無量的淚，但也減退了對於孀子的無名的嫉妬，心想現在你與我是同等的人了。

伊失了一個丈夫，也覺得十分悲傷，學着別人家傷逝的模樣晨晚號哭；更起一種異樣的感覺，以前好像一切都有歸宿，現在自己的歸宿是什麼呢？伊的臉龐從此瘦起來，且轉為黃色，更由黃而青。伊本來不大會說話的，現在更不常有說話，況且同誰去說呢？伊到水埠上去洗衣服經過街上時，

彷彿有一種悽苦悲哀的空氣圍繞着伊的全身，鄰人從背後指着伊互相告語道：『這就是陳家的二奶奶，可憐才十八九歲呢！』

伊從此止有個狹小的世界，就是自己。公公婆婆本來爲兒子而娶伊的，現在兒子已死，照例給伊吃飯就是了；嫂嫂本來對於伊抱着無名的嫉妬，現在仍舊不能因境遇相同而互相接近；於是伊分外地孤獨。

風痧的病忽然來尋伊，伊是年輕而無知，怎能知道應該怎樣地醫治和調攝？咳嗽的聲音幾乎沒有一刻工夫閒斷，而且轉啞了；青蒼的兩頰給體熱燒得通紅，顯出粒粒鮮紅的點子；伊還是照常操作。家裏的人也不教伊去歇歇，也不教伊到醫生那裏去診治，吃一些藥，也不教伊避着風。伊實在支撐不住，回到冷寂陰暗的臥室裏，躺在床上，這麼就過了三四天。這三四天裏，竟沒一個人走進來問伊好不好，或是給伊一點茶水，只有屋漏裏透下來一線的陽光來而復去，告訴伊又經一週昏曉了。

伊家的右面原有一所空屋，近來有人家遷入居住了，這在伊也殊不關心。有一天，一個傭婦抱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走進來，伊的眼光突然一亮，心裏起一種愉快的感覺。那孩子的面龐紅潤而

肥嫩，笑的時候現出淺淺的兩個渦兒；柔美的髮覆到額上，修剪得很齊；眉毛淡淡的；眼珠烏黑，活潑而有晶瑩的光；小嘴略爲低陷，四圍凹凸的曲線顯出異常的美；真是個可愛的孩子。伊的婆婆問那個傭婦，傭婦說：「我們是新搬來的，阿觀喜歡出來玩耍，故到此望望。」

伊就這樣想：這孩子多麼有趣！簡直和洋貨店裏擺着的洋娃娃一樣。伊看了又看，只覺以前從沒有經過這樣的快活。那傭婦立了一會，抱着孩子自去。伊悵悵地望着，心想他們去了——何不再立一刻？這實在舍不得。但是懼怯慣了的口裏竟說不出欲留他們的半個字。

幸而伊的悵然失望不隔幾天就得到了安慰；那個孩子又牽着傭婦的手來了，此後並且時常來玩耍，或是坐在廊下弄花草，或是傭婦抱着孩子看姑媳三個接麻，口裏還唱着村歌教他，這裏常常和小孩說笑戲耍的是婆婆和長媳，二奶奶照舊守着伊的沈默，只是出神地相着他，獨自領略那得到安慰的甜蜜的滋味。

但是伊又有新的想念了：伊妬那個傭婦常常抱着那孩子，有時臉偎着臉至於半晌，有時可愛的小嘴吻着伊乾黃的臉皮。這些是何等的快活，安得使己也這麼樂一樂呢？倘若可以得到，只須樂一樂，便什麼都不要了，死也情願了。伊更如夢似地想，倘若這個傭婦被辭退了，己當去接伊的任，或



者可以邀他們的允許。然而這個希望太奢了，只消抱一抱，於願已足，再不要想別的罷。

伊常常這樣想，成爲伊新添的功課。這實在是極困難的功課：從沒和他說笑過，玩耍過，那裏就可以抱他；人家素來不放在伊眼裏，什麼事都沒有他的分，又怎能去抱隣家的孩子，熱烈的希望鞭策着伊去搜尋成功的方法，竟沒有一絲兒引導，不覺憂慮起來。在伊簡單的心裏，這是第一回的憂慮呢。

孩子仍然來玩戲，他帶着有機關的小獵狗，彩色的積木，尺多長的洋娃娃一起來。他將積木在椅子上搭起一座橋。他抿着小嘴，眼睛專注於椅上的建築物，厚而白的小手很靈活地搬動，這是一幅難以描繪的美畫。後來橋工完成，居然是一座齊整的橋，他拍手笑說道，『可好玩？』大家讚道，『阿觀真聰明！』他也不理會他們，教傭婦旋轉那小獵狗的機關。傭婦替他旋了，他就放在橋堍，要獵狗奔上橋去。手一放，獵狗前後顛動，將橋撞坍了。他又哈哈地笑起來。於是捉住那獵狗，親着他的嘴說道，『你撞痛了，你和洋娃娃一同去睡罷。』便將獵狗和洋娃娃並頭橫放在椅上。

二奶奶手裏接麻，眼睛只注着他的全身，覺得愛他的心幾乎要迸裂出來了。非抱他一抱或者就會生病；但仍舊沒有妥善的方法！憂慮進而爲惶急，眼眶就滲出了淚來。這只有伊自己知道呢，他

人對伊向來不經心，所以伊心裏藏着唯一的希望，憂慮，惶急，眼眶裏含着愛的淚，都沒有察覺。

這一天是燠熱的天氣，陳舊的屋子裏一切都潮溼，地上更是潑了油似的。下午的時候，鄰家那

個孩子又來了，他手裏牽着一條綫，備婦跟在背後，手中拿着一方紅紙，那條線就穿在這紙上，他們算是放風箏呢。他在屋內環繞地奔走，備婦手中的紅紙已脫了手，那張紙起先飄飄地吹起，後來落了地，再也不會升起來了。他着了急，奔得更快，腳下一滑，全身磕在地上，正在二奶奶的旁邊。這時候伊簡直沒有一些思想，極迅速地停了手中的工作，立起來，將他抱起——都是直覺的衝動的動作。他着了痛，哇地哭了，臉龐緊緊伏在伊的肩上。伊心裏方才有想念：他這一交，使伊異常痛惜，比發風痧的時候對於己的痛惜還強烈。柔而溼的小臉龐貼在伊的頰上，伊滿身感一種甜美的舒適，每一個細胞的內心都舒適。伊忽然想，每一刻裏想望的小寶貝現在不是給我抱着了麼？這是真的麼？不是夢裏麼？哇哇的哭聲，頰上的感覺，都證明這是千真萬真的，於是將頰部湊過去貼得越緊。伊入世將近二十年，這一刻才嘗到世間真實的快樂，覺得生活有濃美的滋味。伊的生命裏有一種新生的勢力劇烈地燃燒着，『現在自己的歸宿是什麼？』此刻是不成問題了。伊那醜陋的臉上現出心醉魂怡的笑，表示伊對於一切人們的驕傲。

艱難的功課現在給伊戰勝了，晨夕夢想而不可得的一抱，忽然機會相助，竟給伊滿足了欲望。伊的怯懦的心從此強固了好些，方信這一個希望並不是遙遠而達不到的。本來抱一抱鄰家的孩子，有什麼大不了事，便是天天去抱他一抱，婆婆未必就說，嫂嫂未必就笑，那個傭婦或且因替了伊的勞力，還要感激不盡呢，然而怯懦的心使伊看得這一事非常之困難，彷彿駱駝要穿過針孔一樣。但現在經事實證明，困難已成過去，伊就時常抱那個孩子。那個孩子也不覺得不習慣，雖然不特別和伊親愛；他和傭婦抱着時一個樣子。這個，但是在伊已十二分滿足了。當肥白的小手撫伊的額角，溫軟的小臉龐親伊的額頰時，伊覺得已和他已合而爲一，遨遊於別一個新的世界，是親愛和快活造成的；而眼前的婆婆嫂嫂，自己冷寂陰暗的臥室，和使已兩手作酸的接麻的工作，那許多造成的舊世界，早已見棄於己，而且是毀滅了，沒有了。

這一天伊沒有工作，就抱着那孩子到附近田野裏去游玩，同他坐在草地上，唱些很拙樸的歌給他聽。他坐了一會站起來，看青蒼的天上浮些小綿羊似的雲，小鳥飛來飛去好像有人在那裏擲小齔塊，『居卽』一聲，就不見了；他面上現出又靜默又妙美的神情，不知他小心靈裏起了什麼玄想？他又看數十條麥隴一順地彎曲，直到河岸，都似乎突突地浮動。河中小舟經過，不見舟身，只見幾

個舟人在麥隴盡處移動。這都引起他活動的天性。他就奔馳跳躍，發出快活優美的聲音喊道：『幾個人過去了，他們身體一搖一搖，在那裏牽磨呢……去了！遠了！看他們回來不回來。』

伊趕忙起來牽住他的手說道：『我來抱着你罷，不要疲乏了你的腿。』他不肯給伊抱，只是跳躍着看小舟上的幾個人。伊極和婉地勸道：『便是不抱，也須好好兒慢慢兒走，再不要跳了。』他從了伊的話，嘴裏還嚷着：『不見了！不見了！』伊便攜着他的手緩緩而行，心裏感着不可說的安慰。

回去的時候，伊買了些糖果納入他的袋裏，教他慢慢地吃，這已做了好幾回了，伊所有的錢便是接麻的工資，數目微少，夠不到買一件衣服或是一些首飾，所以只藏在床角，時常拿出來數數，好像數數便是那些錢的唯一的效用。近來伊發明了錢的用途了。伊想倘若買些東西給他吃，才表我愛他的真心，他也必然喜歡的。伊從沒吃過糖果，也不知道糖果是什麼滋味，看人家都買了給孩子們吃，伊就學着他們的樣。伊認那些糖果就是自己的勞力，將勞力餽贈與他，實是無上的快樂，而且這才覺每天的工作確有甜美的意味。總之，伊的外形雖然並沒變更，別人看伊時依然是愚蠢和不幸，實則伊內面的生活變化了，伊的近二十年的往迹，悉數解放了對於伊的束縛，伊是幸福，快慰，真實，和光明了！

那個孩子忽然一連六七天沒有來，這使伊十二分懊喪，好似失掉了一件最寶貴的東西似的。爲着什麼緣故呢？他父母不許他來麼？那傭婦不在家麼？他病了麼？伊不敢再往下想，伊很悔恨這第三個疑問忽然闖入腦子裏。倘若果真是這樣，那種真切的懸心和憂愁不將碎伊的心麼？伊工作全然沒有精神，晚上睡眠也不很安穩，剛才朦朧入睡，忽然身體彷彿跌入了萬丈的深淵，一跳便又醒了。醒了便儘想：那孩子的一個笑臉，一回跳躍，一句簡短而可愛的話，一個活靈而異樣的姿勢，都反復溫習，覺得樣樣含有甜蜜的意味；但現在是和他分別了多日了，回想之外，更引起了纏綿深摯的相思。消息不通，猜度的思想往往引着恐怖同來，這更使伊中心歷亂，覺是有生以來第一回嘗到的不快。伊常常盼望傭婦到來，好問個究竟，伊又杳無影蹤！有了空的工夫，便到門前去等候，或者有些兒消息。伊望着那家的牆門，心裏念着裏面的他，伊的眼睛本來是悵惘的神情，現在又加上了猜想和失望的愁容，竟有些像神經病者，往往引起行人不很深切的注意。然而那個牆門裏有什麼消息給伊呢？

伊分別那孩子的第十天，那個傭婦才獨自到伊家裏來，伊的婆婆便問道：『阿觀爲什麼不同來？』那傭婦坐定，噓着氣說道：『這幾天我們一家慌忙得夠了！阿觀生病呢。』二奶奶聽到這一

句話，頭腦如突受打擊，岑岑地發漲起來；『怎麼！』兩字同時不知不覺地發於伊的喉間。那傭婦只顧繼續自己的話，『他是發熱，又咳嗽，不想吃東西，只要昏昏地睡。我和男女主人輪流守着他呢。幸而現在好了，最利害的是起頭的四五天。』伊說完了，自和二奶奶的婆婆講別的話，二奶奶因此定了心。不可堪的恐怖好像急雨忽來，難以躲避，幸而片刻之間，雨點全斂，依舊是日朗天青。但是，伊總是異常記念他，不知他病後怎麼樣子：還是從前這樣快活麼？正想念着做他新伴侶的我麼？最好見他一面，才得安慰久別和懸繫的心。然而他住在他的家裏，一道甌牆立着，便阻隔了兩地相思的人。這又使伊徬徨躊躇，焦心勞思，竭盡伊可能的力量只是籌想，欲得一個滿足欲望的法子。

一帶破甌牆旁邊開着一叢茶靡花，白得像一個一個小雪團，他們是從不會引人注意的，寂寂地開了，又寂寂地謝了，就算度了他們的芳春。偏偏那位二奶奶尋着他們，非常地欣賞，心裏如得了寶貝似的，只是突突地跳。伊端相了一會，揀着半開和全開的采了十幾朵，花枝上尖利的刺觸着伊的手指，感覺細碎的痛，這實非容易的工作。這一把花又怎麼拿回去呢？需要的心過於切迫，伊就不管那些，拿着回到自己的門前立等。不一會，隣家那傭婦從市上買了東西歸來，伊就迎上去，央求伊道，『這一把花請你帶給你們阿觀，讓他供在瓶裏玩着罷。我刻刻記念着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引

他歡喜，這個花還白還乾淨。」伊自覺有滿腔的相思話要向伊傾吐，因伊或者可以轉達給他，但是說出來時，僅僅這極浮淺的兩句，再要增加一字竟想不出了。

伊不料那傭婦發出個可驚可喜的回答，使伊幾乎不自信伊的兩耳，更疑己身是在迷亂顛倒的睡夢裏。那傭婦極隨便的樣子說道：「你記念他，何不跟我去看看他？」這是伊全然不會希冀的，竟是可能的麼！突然的興奮和過分的快慰充滿伊的腦海，更不思量別的，只移動兩足，跟着那傭婦走進幾天來悵望的牆門裏。

這是一間光明潔淨的兒童室：玻璃櫥裏陳着洋娃娃和小獵狗等玩具；桌子和椅子都是小樣而精緻；瓶裏插着絢紅的玫瑰花，襯以許多鮮嫩的綠草；牆上彩色的畫都是些天真的孩童；一張潔白的小牀安放在室中，略偏於後方，那孩子睡在床上，他的母親坐在床沿陪着他。伊是個活潑而和婉的女子，不是笑臉龐上也含着笑的表情，現在因為兒子生了病，憂愁和疲倦使伊的眼眶略為低陷，臉色也微微地帶些慘白。

孩子的母親聽了傭婦的述說，便向二奶奶道：「我很感激你，常常帶着小兒玩耍，還買東西給他。他病了，你刻刻記念着他，更見你愛他的真摯的心。他現在是好了，你看，不過沒有以前這麼肥美

了。』伊說着抱他在懷裏，意思是教二奶奶看。

二奶奶默默地不開口，也不看伊所入的是怎樣光明潔淨的一間房間，更不審視伊的隣居是怎樣一個人，伊那如受電磁力吸引的兩眼早已從床上尋見了他。他紅潤的臉色幾乎全退了，眼睛似乎大了些，不十分有神，皮膚也寬弛了許多；他躺着，一手玩弄那被角。伊就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惋惜的心感覺着，雖然這一回見面足以安慰多日的相思。這一種心縈繞不去，伊就不能再想別的，孩子的母親的話也沒有聽清楚；及見伊抱起孩子示己，知是教已看了，急忙之際，便隨口說道，『這一把花我給他的。』那位母親非常感激，笑着謝道，『這一定使他喜歡，他的喜歡便是你我的快慰！請你插在瓶裏和玫瑰一起供着罷。』

茶蘼花插入了瓶裏，二奶奶的心靈就好像留居此室，伊本欲寄託於花兒的笑靨，安慰孩子的小靈魂，使他回復以前的肥美，活潑，快樂……現在是如願了。

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小手弄伊的嘴唇，嘻嘻的笑容依然是天真而可愛。母親吻着他的兩頤，微微合眼，表出靜穆深摯的愛。他小臂舉起，鈎住伊的頭頸。他們倆互相抱着，默默地歇了一會，伊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聲音清婉而微顫。他也學着唱道，『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心！』



二奶奶坐在旁邊看得呆了，全身像偶像一般，連眼皮也不動一動。然而伊比以前更了解了，澈底地了解了，這就是所謂『愛』！自己也曾親切地嘗過的。更看四圍，何等地光明！何等地潔淨！而已身就在這光明和潔淨裏！

## 三種船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坟的坟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坟還沒有到可以盜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坟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僱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裏還有甚麼生意，更那裏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噹噹船」也並不比小

輪船慢，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坟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吧。而上坟的事情，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坟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跟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踏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拼湊的明瓦中間鑲這麼一小方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艙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擱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拼一兩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當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櫈。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

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櫂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艙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艙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里切肉煑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立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艙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哪里爬，攔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爲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望小姐哩，坐轎子嫌得吃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在船裏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又可以吃茶，吸水煙，甚而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髒，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邊幹，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

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抬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化。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春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吃不完。非正式地燒幾樣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吃完了還覺得饞饞地。倘若船家進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煮雞，那也一定會有坵臺的時候。話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游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腦字裏也沒有類似「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稀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

無遺憾，當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冒失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了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拄篙的手停住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辮子女人扭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在聽到他們這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話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生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為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繃，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繃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個遇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坟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爲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

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抬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意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頭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家去上坟，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爲了我們的腿，來回跑了二十里光景才上成了坟。

## 三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噹噹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用直去當教師，才同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鬥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同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

## 船

## 種

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可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

地。試把「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鬥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以然的原因。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先把「噹噹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噹噹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卻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梢，上面歪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河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艙裏去。上「噹噹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踏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艙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艙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艙去來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歡喜鑽艙門，船夫將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艙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的人一定有數，「噹噹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艙裏鋪着的平板。進了艙你就得坐下來，兩旁靠船邊攔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這高出鋪着的平

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蓋，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做「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免不了起侷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是出入要道，時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卻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擱在船邊，舒散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噹噹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拚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梢上，每人管一把櫓，一手當櫓柄，一手當櫓繩。那櫓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櫓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櫓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櫓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槳，一個人背向前坐着，把牠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解悶的好資料。



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用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噹噹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銅板。（這是二十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

葉 紹 鈞 代 表 作

風順，「噹噹船」當然也張風篷。風篷是破衣服，舊輓聯，乾麵袋等材料拼湊起來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為船身不大，就見得篷幅特別大，有點不相稱。篷杆豎在船頭艙門的地位，是一根並不怎麼粗的竹頭，風越大，篷杆越彎，把袋滿了風的風篷挑出在船的一邊。這當兒，船的前進自然更快，聽着嘩嘩的水聲，彷彿坐了摩托船。但是膽子小一點的人就不免驚慌，因為船的兩邊不平，低的一邊幾乎齊了水面，波浪大，時時有水花從艙篷的縫裏潑進來。如果坐在低的一邊，身體被動地向後靠着，誰也會想到船一翻自己就最先落水。坐在高的一邊更得費力氣，要把兩條腿伸直，兩隻

腳踏緊在平板上，才不至於脫離坐位，跌撲到對面的人的身上去。有時候風從橫裏來，他們也張風篷，一會兒篷在左邊，一會兒調到右邊，讓船在河面上儘畫着曲線。於是船的兩邊輪流地一高一低，旅客就好比在那里坐幼稚園裏的蹺蹺板，「這生活可難受，」有些人這樣暗自叫苦。然而「噹噹船」很少失事，風勢真個不對，那些船夫還有硬幹的辦法。有一回我到用直去風很大，飽滿的風篷幾乎蘸着水面，雖然天氣不好，因為船行非常快。旅客都覺得高興。後來進了吳淞江，那里江面很闊，船沿着「上風頭」的一邊前進。忽然呼呼地吹着更猛烈的幾陣風，風篷着了濕重，又離開水面。旅客連「哎喲」都喊不出來，只把兩隻手緊緊地支撐着艙篷或者坐身的木板。撲通，撲通，三四個船夫跳到水裏去了。他們一齊扳住船的高起的一邊，待留在船上的船夫把風篷落了下來，他們才水淋淋地爬上船梢，濕了的衣服也不脫，拿起櫓來就拚命地搖。

說到航船，凡是搖船的跟坐船的差不多都有一種哲學，就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反正總是一個到，要緊做甚麼？到了也沒有燒到眉毛上來的事，慢點也嚙啥。所以船夫大多銜着一根一尺多長的煙管，閉上眼睛，偶爾想到才吸一口，一管吸完了，慢吞吞捻了烟絲裝上去，再吸第二管。正同「噹噹船」上相反，他們中間很少四十以下的人。煙吸暢了，才起來理一理篷索，泡一壺公衆的

茶。可不要當做就會開船了，他們還得坐下來談閒天。直到專門給人家送信帶東西的「擔子」回了船那才有點兒希望。好在坐船的客人也不要不緊，隔十多分鐘二三十分鐘來一個兩個，下了船重又上岸買點心哩，吃一開茶哩，又是十分一刻，有些人買了燒酒豆腐乾花生米來，預備一路獨酌。有些人並沒有買甚麼，可是帶了一張源源不絕的嘴，還沒有坐定就亂攀談，挑選相當的對手。在他們，遲一點到實在不算一回事，就是不到又何妨。坐慣了輪船火車的人去坐航船，先得做一番養性的工夫，不然，這種陰陽怪氣的旅行，至少會有三天的悶悶不樂。

航船比「噹噹船」大得多，船身開闊，艙篷作方形，木製，不像「噹噹船」的那樣只用蘆席。艙篷也寬大，雨落太陽晒，船夫都得到遮掩。頭艙中艙是旅客的區域，頭艙要盤膝而坐，中艙橫擱着一條條的長板，坐在板上，小腿可以垂直。但是中艙有的時候要裝貨，豆餅菜油之類裝滿在長板下面，旅客也只得擱起了腿坐了。窗是一塊塊的板，要開就得卸去，不卸就得關上。通常兩旁各開一扇，所以坐在船裏那種氣味未免有點難受。坐得無聊。如果回轉頭去看艙篷裏那些老頭子搖船，就會覺得自己的無聊才真是無聊。他們的一推一挽距離很小，彷彿全然不用力氣，兩隻眼睛茫然望着岸邊，這樣地過了不知多少年月，把踏腳的板都踏出脚印來了，可是他們似乎沒有甚麼無聊，每天還

寫

是走那老路，連一株草一塊石頭都熟識了的路。兩相比較，坐一趟船慢一點悶一點又算得甚麼。坐航船要快，只有巴望順風。篷杆豎在頭艙跟中艙的中間，一根又粗又長的木頭。風篷極大，直拉到杆頂，有許多細竹頭橫張着，吃了風，巍然地推進，很有點氣派。風最大的日子，蘇州到用直，三點半鐘就吹到了。但是旅客到底是「反正總是一個到」主義者，雖然嘴裏嚷着「今天難得」，另一方面卻似乎嫌風太大船太快了，跨上岸去，臉上不免帶一點悵然的神色。遇到頂頭逆風航船就停班，不像「噹噹船」那樣無論如何總得用人力去拚，客人走到碼頭上，看見孤零零的一條船停在那里，半個人影也沒有，知道是停班，就若無其事地回轉身來。風總有停的日子，那就航船總有開的日子。忙於寄信的我可不能這樣安靜，每逢校工把發出的信退回來，說今天航船不開，就得擔受整天的不舒服。

## 速 寫

密雨初收，海面漫着白色的霧氣。時間是傍晚了。那些海島化爲淡淡的幾搭影子。

十幾條帆船繫纜在石埠上，因波浪的激盪，時而貼近石埠，時而離得遠些。客人的行李包裹都

已放入船艙。船夫相對說笑，聲音消散在蒼茫之中；有幾個在船梢睡覺，十分酣暢，彷彿全忘了等一會兒將有一番盡力掙扎的工作。

客人懷着游覽以後的快感與不滿或者朝過了聖地的虔敬的歡喜在石埠上等待，不免時時回頭望那題着「南海聖境」的牌坊。牌坊可真惡俗，像上海杭州大銀樓的門面。

風急，穿着單衫，頗有寒意。

「來了！」不知誰這樣一聲喊，石埠上與帆船上的人頓時動亂起來。我直望，白茫茫而外無所見。

在船舷與岸石擊撞聲中我們登了豫定的帆船。站穩，手扶着夾持桅杆的木板。船夫匆忙地解纜，把舵搖櫓。那普陀的門戶便向東旋轉了。回看其他的船，有大半行在我們前頭，相距十來丈遠。

記起幾年前的一個寒夜從江陰渡江，張着帆，風從側面來，背風的一面船舷幾乎沒入水；渡客齊靠在受風的一面，兩脚用力踏着艙板，彷彿覺得立刻會一脫腳橫倒下來似的。兩相比較，眼前這一點顛盪算不得什麼了。

望見星兒般的幾點光亮了，是開來的輪船上的電燈。凝睛細認，我才看清了輪船的輪廓。我們

這船並不準對着輪船行駛，卻取斜出的路徑。

突然間船夫急促而力強地搖着櫓；船尾好似增加了不少重量，致使船頭昂起。這當兒船身輕捷地轉了向，筆直前駛；輪船的左側就在我們前面了。

當靠近輪船時，先已伸出的竹篙有如求援的手，搭一下，鉤住了輪船的鐵欄。船身便上下拋盪，像高速度的摩托車疊次經過陡峭的橋。左右兩邊是先到這裏鉤住了輪船的帆船，船舷和船舷相磨擦，相擊撞；我想，我們這船會被擠得離開水面吧。

輪船並不停輪，伸出求援的手的帆船依附着牠行進。牠右側的兩扇鐵門早經洞開，客人便攀援着鐵欄或繩索慌亂地爬上去。行李包裹附着在肩背上或臂彎裏，並沒意義的叫喊聲幾乎瀰漫於海天之間。

乘着輪船開行之勢，我們這船與輪船並行了。昌羣兄與小墨搶先爬了上去，混入紛亂的旅客中間。我提起小皮箱正想舉足，一個浪頭從兩船間湧起，使船夫不得不讓竹篙脫鉤。船便離開了輪船。

「喂，喂，」我有點兒慌急。

搭一下，竹篙鈎住了另一帆船的船尾。船夫指點我，可從那裏上輪船。

我跨上那帆船，蹣跚地走到牠的左舷。浪頭總想分開輪船與帆船的連接似的，又從兩船間湧了起來。看船夫也將讓竹篙脫鈎，我只得奮力舉一隻腳踏在輪船的門限。不知誰伸給我一隻手，我握住了，身子一騰躍，便離開了帆船。

門內，是一個祇排列坐椅的大統艙，電燈光耀得人目眩。

我立刻給熱悶污臭的空氣包圍住了。

## 牽牛花

手種牽牛花，接連有三四年了。水門汀地沒法下種，種在十來個瓦盆裏。泥是今年又明年反覆着用的，無從取得新的來加入。曾與鐵路軌道旁邊種地的那個北方人商量，願出錢向他買一點，他不肯。

從城隍廟的花店買了一包過磷酸骨粉，攪和在每一盆泥裏，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牆腳，從牆頭垂下十條麻線，每兩條距離七八寸，讓牽牛的藤蔓纏繞上去。這是今

年的新計劃，往年是把瓦盆擺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這樣，藤蔓很容易爬到了牆頭；隨後長出來的互相糾纏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來，但末梢的嫩條便又蛇頭一般仰起，向上伸，與別組的嫩條糾纏，待不勝重量時便重演那老把戲；因此，牆頭往往堆積着繁密的葉和花，與牆腰的部分不相稱。今年從牆脚爬起，沿牆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會好一點；而且，這就將有一垛完全是葉和花的牆。

藤蔓從兩瓣子葉中間引伸出來以後，不到一個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幾株將要齊牆頭了。每一個葉柄處生一個花苞，像穀粒那樣大，便轉黃萎去。據幾年來的經驗，知道起頭的一批花苞是開不出來的；到後來發育更見旺盛，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肥大，那時的花苞才開得成。

今年的葉格外綠，綠得鮮明；又格外厚，彷彿絲絨裁剪成的。這自是過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開，可以推知將比往年的盛大。

但興趣並不專在看花。種了這小東西，庭中就成爲繫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畢回來，不覺總要在那裏小立一會兒。那藤蔓纏着麻線捲上去，嫩綠的頭看似靜止的，並不動彈；實際卻無時不迴旋向上，在先朝這邊，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邊了。前一晚祇是菜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早起看時，便



已透出二三寸長的新條，綴着一兩張滿被細白絨毛的小葉子，葉柄處是僅能辨認形狀的小花苞，而未梢又有了菉豆般大一粒的嫩頭。有時認着牆上的斑駁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裏吧；但出乎意外，明晨已爬到了斑駁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工夫！「生之力」不可得見；在這樣小立靜觀的當兒，卻契默了「生之力」了。漸漸地，渾忘意想，復何言說，只呆對着這一牆綠葉。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 兩法師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冷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丐尊先生給他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

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兩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點頭。我也點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著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領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著，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師 明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著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攙著一些惆恍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

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品瑩的光。丐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默靜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回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為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真慚媿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為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回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兩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般勤真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師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脚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脚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裏有第二雙這樣的脚！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真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丐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牠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著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採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真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

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會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著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兩  
到新開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爲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尚，而且問起的也是和尚，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師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尚剛洗了臉，背部略微尙著，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尚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爲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著亮光；腦額很闊；濃眉

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人，嘴唇略微皺，灑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祕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

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會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

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

兩

——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媿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的氣概。

法

師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覺得空虛；而印光法師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警效，這總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



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子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尙，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着『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爲宗教家了，我想。

# 『心是分別不開的』

前晚，善兒將就睡，倦意已籠住他的眉目，忽帶懊喪地說：『聽濟昌說，明天要跟着祖父母母親回蘇州了。』

在仁級裏，濟昌是善兒最好的朋友。當善兒講起學校裏的玩戲時，我們往往不思念地問『不是同濟昌？』或者陳說功課的成績時，我們也常常會問『那末濟昌的成績怎樣？』

聽善兒這麼說，知道離別之感襲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觸動了似已淡忘而實在只是避開來不去觸着牠的生死之感，頗覺淒然，看了看善兒含愁的倦臉說：『你有點捨不得麼？』

『有點的。』善兒說了，又帶希望的神情說：『他說母親說的，隔幾時就要回到這裏來的。』

據我所知，他們要久住在故鄉蘇州了，但是母親這樣說，這就可以窺見母親的苦心；而濟昌驟然，離開他住慣了的學校以及親熱慣了的朋友，小心裏怎樣地悵悵不歡，也可從此得點消息。然而在善兒，這是個將來的好夢，又何忍驚破牠呢？因隨口說：『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

『是，我同他最好。』

「你們也有爭執的時候麼？」

「也有的。但是上了一課下來，又像平時一樣地和好了。」

「大半爲些什麼事情呢？」

「常常爲講到一件事情，他說這樣，我說那樣，就爭起來了。」

「唔。」我不禁想到兩個孩子以外去。一會兒，才又問：「你明天怎樣去送別好朋友呢？」

「我想送他一張畫片，裝在鏡框裏。」

「好的。對他說些什麼呢？」

「因爲與你分別，把這個送給你，作個紀念。」

「也好的。你還可以這樣說：我們雖然分別，但心是分別不開的。我們要常常寫信，講種種的話，像從前一樣。到蘇州去的時候，一定第一個去看你。你回來的時候，也希望馬上來看我。」

善兒臉上的睡意慚慚消散，離愁也爲希望所勝，自去檢出鏡框畫片來，裝好了，用紙包起，在紙面署上濟昌同自己的名字，

昨天下午回家，善兒已從學校裏回來了，我就問：「送別了濟昌不會？」

善兒快快地說：『他到學校裏來取東西，就把鏡框送給他。』

『他說了什麼？』

『沒有說什麼。』

『你說了些什麼？』

『我說你到了蘇州就把地址寄給我。』

『沒說別的麼？』

善兒默然了。

我凝望着淡淡地塗在牆上的斜方形的晚陽，心想兩個孩子這樣默默地分別，未始不是一齣小悲劇呢。

濟昌的父親賓若君，我永遠紀念的好友，是遭火車輪輾傷而慘死的。在我的黏照片的簿子裏，有他一幀半身的遺像，我在上邊題曰：『是具真誠能實行的教育家。』

賓若君在用直當高小學校校長，先後邀伯祥同我去當教員。本來是同學，猶如親兄弟一樣，復

爲同事，真個手足似地無分彼此，只覺各是全體的一部分。我因年輕不諳世故，當了三數年的教師，單感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時甚且是苦的；但自從到用直以後，乃恍然有悟，原來這裏頭也頗有甜津津的味道。

賓若君不好空議論，當然也不作現在所謂宣傳性質的文字，他對於教育只是個「認真」當一件事作去。在未到用直之前，先在詩人所縈繫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當小學校長。山塘的店家每看賓若君的往還作他們的時計；而學生家屬有難決的事，如關於疾病資產營業等的，賓若君往往是他們的重要顧問；這就見得他不單是個教讀書寫字的教師。

我與他同事以後，只覺他的誠懇遠過於我，竟略帶壓迫的力量。學生偶犯過失，他邀這犯過的學生到自己的辦事室裏，詳細地開導，嚴正而慈憫，往往至一點鐘兩點鐘。末了，那學生揩着悔悟的眼淚退出，賓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溼潤了。他熱心於衛生常識的傳授，以爲這是一切基本的基本，所以講刷牙齒洗澡等每至兩三期，講了之後，還要看學生一一依着做了，才覺放心。

他並不主張什麼教育什麼教育像其他的教育者。

他的唱歌是學生時代最著名的，曼聲徐引，有女性的美而無其靡。課畢，學生回去了，我們有時

沾酒小酌，酒既半醺，他按拍而歌，雙顏紅潤，殊覺可愛。數闋以後，歌者聽者皆覺無上快適，已消散了積日的勤勞。

我對於他也有不滿意之點，就在他略帶黏滯的性質。他總是『三思而後行』，而我以為未免多了一思或兩思。但是，輕忽債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這樣審慮再四，欲行又止，即從最平常的方面說，也未必不因而少償了幾件事。所以，我的不滿意只因彼此的氣質有不同罷了。

那年暑假已過，我因父親去世，移家住用直。賓若君家裏有事，來了又回去，說兩三天就來。但第三天沒有來。他是不肯失約的，這不來頗使我們疑怪，揣度的結論是他患病了。明天傍晚，兩艘航船都已泊在埠頭，連船夫也散得渺無踪跡，而他仍杳然。我同伯祥回家，正在談論他的病不知究竟重不重，那每晚來一趟的瘦臉郵差送信來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帶驚訝地說：

『果然，他病了，信是他的老太爺寫的。』

『啊！』伯祥抽出信箋看，突然叫起來。我趕忙湊近去看，八九行的話，似乎個個字是生疎的，重看一遍方得明白。信裏說賓若君在崑山下車，車尚未停穩，失足陷入月臺與車身之間，致下半身被

軋受傷甚重，現由路局送回蘇州，入福音醫院醫治；醫生說暫時沒有把握，要在一兩天內經過情形再說。

這消息於我們，真是一聲霹靂似地震撼；也不是悲傷，也不是驚惶，實無以名心頭一時的情狀，想到這具有真誠的心的可貴的身軀正淌着紅血，想到老年的父母親愛的哥哥正在傷心這猝然降臨的不幸，我們的心都麻木了……

明天，這消息震盪了全學校的心，有如突然來了狂颶。

又明天，我們買舟到蘇探視。原是懷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見福音醫院低低的圍牆時，全身彷彿被束縛了，不相信停會兒會有登岸跨進門去的勇氣。『惟願是夢裏罷！』這樣無聊地想。

真同夢裏一樣，恍惚地登岸，恍惚地進醫院的門。繁密的綠葉遮蔽了下射的陽光，沙路陰森森的，樹以外飄來禮拜堂裏唱頌禱詩的沈靜而帶悲哀的聲音，一縷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淚了。

前邊來了賓若君的大哥勗初君，我們迎上去問，差不多都噤口了，只簡短地低低地說「  
怎樣？」

勗初君的眼睛網着紅筋，惘然的，想來已經過度的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的淚吧。他搖頭默默，說

賓若君失血太多了，至於十之六七，下半身無處不爛，腸也有被軋出來，簡直無望了。

立刻要去看見的是個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還能有餘裕想什麼，無形的大石塊早緊緊壓住我們了。我們承着這無形的大石塊，進病房，一切所見全是浮泛的，也不會嗅到病房裏合有的藥氣或者甚他的氣味。

賓若君蓋在紅色的被單之下，這個想是醫院裏特別預備來混淆可怕的血跡，以減輕視疾者的憂懼的吧，但是我們明知這裏面藏着半截腐爛了的身體，雖用紅色，又有什麼用呢？他的臉純乎灰白，眼睛時時張開，頭髮亂結得像衰草。他神志還清，擡起眼來望着我們，說：『你們來看我了，謝謝我的毛病……學校……嗜……嗜……』一陣劇痛打斷了他的話。

除了『你放心養病，一切都有我們在』這樣虛空的安慰語，還有什麼可說的？不知怎樣的，兩條腿就把我們載出這間病室，與直躺着的賓若君分別了。傷心呀，這就是永遠永遠的分別，我竟不會仔細地多看他一眼！

記得牀頭立着個悲傷的影子，默默的低頭，是賓若君的夫人。

受傷後的七天，賓若君才離棄了人世。我因牽於校課，不會去送殮。後來知道，賓若君在最後的



三兩天裏是喫盡了劇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殘破的肌肉和內臟越發不可收拾，痛覺也越見厲害。不曉幾千百回的沈吟哀號，不曉幾千百回的展轉反側，教侍側的人想不出一點辦法。醫生給他打嗎啡針，麻醉他的痛覺，但不見大有效，還是一陣陣地痛。後來他實在擔當不住了，對於自己的命運也已明白，含着眼淚哀懇他的二哥致覺君說：『二哥，你是我的親哥哥，疼我的，請設法讓我早點死去吧！』

致覺君是個誠篤的人，雖然萬分傷心，卻同意於賓若君的要求，就去同醫生商量。

把病人看做死物一般的醫生只是搖頭；他們對於病人親屬的眼淚和哀泣原視同行雲流水，無所容心。

『他不是絕對沒有希望了麼？』

『是的，絕對沒有希望。』

『他當不起強烈的痛楚呢！』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給他打針。』

『打了針還是痛。』

『這就沒有辦法了。』

『與其教他多延時刻，多喫痛苦，還不如讓他早點解脫：這是我們對於他的唯一的幫助。我們人，人有同情心，不這樣做是我們的罪過！』

『向來沒有這個辦法。』

『哥羅芳之類，你們不是慣用的麼？只要分量適合，給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為我是醫生。』

『病人自己願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親哥哥的名義給你寫筆據，並且簽字在上面！』致覺君鬱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淚珠同哭聲迸裂而出，鵲落地跪在醫生面前。『醫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請你依我的話！該是犯罪，是殺人，都由我承當！』

『但是醫生的宣誓是決不弄死一個尚有一綫生機的生命。』

『不管病人的比死還難堪的痛苦麼？』

『雖然痛苦，生機未盡的決不絕滅他的生機。』

『這是人情麼！』致覺君轉爲憤憤了。

『不問人情不人情，當醫生就得如此。』醫生還是那樣冷靜。

這樣，致覺君只得懷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心再去坐在賓若君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絲一絲地自己斷絕！

葉紹鈞代表作

賓若君受傷的消息才傳出的時候，好些的人便開始『逐鹿』，希望繼任校長；他們用了各色各樣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這且不用管。到他的死信傳來，學校裏立刻籠着一重慘霧，卻是千真萬真的事實。特地爲他唱追念的歌，特地爲他刻碑砌入教務室的牆壁，都是用了神靈如是的信念來作的。

開追悼會的一天，致覺君出席道感謝。還沒有開口，出於天性的友愛的眼淚先已流滿兩頰，開口時是淒苦的哭聲。我忍不住，低下頭來哭了。

各有各的傷心，可以到一樣的深度而各異其趣，所以說誰最傷心其實是不合的。但據傳聞的

消息，賓若君的母親卻太傷心了。她因賓若君死於火車，視火車似殘暴的惡魔。偏是住家貼近西城，每天城外來往的火車不知經過多少回，就得聽不知多少回淒厲的汽笛。她聽着，心就震盪了，彷彿更將奪去她的別的寶貝；有時惘然失神了，有時泫然下淚了。憂傷痛苦籠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沒法繼續她的生活。

關亡招魂之類的方術經人推薦，便時時一試。這當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愛，你就不會有那種心存鄙棄的輕薄的行爲了。

其中一個術者聲譽最高，也說得最動聽。她說賓若君已在某某菩薩座側爲童子，光明而快樂；如果生者多多給他念些經卷，生天成佛是十分穩當的。

這是一條新的道路！她開始念經，用着堅強的信念，以爲果得生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現在，念經是她的日課，——我知將永遠是她的日課了。

然則念經完全替代了憂傷痛苦麼？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證明。因前年江浙戰爭，他們全家搬來，住在致覺君處。每天下午沒到四點半，她必倚着樓廊的欄干，望致覺君歸來。望到了，這才安心，知道放了出去的寶貝重復回入掌中。致覺君偶或因事遲歸，雖經先期稟明，她必對燈等候。直到看見

兒子的笑容確已呈現於面前，然後就睡。使她致此的根原，不是永遠不得磨滅的憂傷痛苦麼？

有時經過致覺君家，望見賓若夫人寂寞的側影，或在灌花，或在閒立，心頭就不禁黯澹了。抱着終生的悲哀，爲恐傷翁姑的老懷，想來時時須自爲斂抑的吧；而爲孩子的前途起見，想也不願意多給他傷感的印像：於是，只有悶悶地暗自咀嚼那悲哀的滋味，這比諸哀號長歎，盡情傾吐，其難堪豈止十倍！

看見濟昌，我同樣地黯然。雖然他是個蘋果紅的面頰烏亮亮的眼睛的可愛的孩子。

賓若夫人對於濟昌，聽說是竭盡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她自己生存的意義就是爲着孩子。

濟昌與善兒成爲很好的朋友，我覺得安慰；父親與父親突然中斷的緣分，讓他們好好接續下去，直到永遠吧！有一次，善兒來說濟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濟昌的母親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濟昌玩。我聽說，催善兒立刻去；能夠使人慰悅的事總是我們應該做的，何況需要慰悅的是濟昌母子倆！

現在，兩個孩子暫時分別了。我願『心是分別不開的』這句話說得真切，他們永遠是很好的朋友，把父親與父親的友情鍛鍊得更深厚更堅結，連繫在他們的中間。這不單是濟昌的母親祖父

母伯父等及我的歡喜，也應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賓若君的一種安慰。

## 古代英雄的石像

因為紀念一位古代的英雄，大家請雕刻家給這位英雄雕一個石像。

雕刻家答應下來，先去翻看有關於這位英雄的歷史，想像他的狀貌，更想像他的性情和志概。雕刻家的意思，隨隨便便雕一個石像不如不雕，要雕就得把這位英雄活活地雕出來，讓看見石像的人認識這位英雄，明白這位英雄，因而更崇敬這位英雄。

成功往往跟在專心的背後。雕刻家一壁參考，一壁想像，心裏頭石像的模型漸漸完成了。他決定石像的姿態應該怎樣，面目應該怎樣，小到一個小指應該怎樣，細到一絲頭髮應該怎樣。惟有依照這決定的雕出來，纔是有活氣的這位英雄本身，不只是死的石像。

雕刻家到山中采了一塊大石就動手工作。他心裏有完成的模型在，望到那塊大石，什麼地方要留着，什麼地方要鑿去，都清楚明白。鐵鑿一下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大的石塊小的石塊紛紛離開，掉在地上。像神仙顯現一樣，起初模糊，後來明晰，這位英雄的像終於站在雕刻家面前了。

一絲也不多，一毫也不少，正同雕刻家心裏想定的模型一樣。

這石像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表示他的志概遠大無窮。嘴張開，好像在那裏喊「啊！」左臂圈向裏，堅實有力，彷彿圍抱着在他手下的羣衆。右手握拳，伸向前方，筋骨突露像老樹榦，意思是誰敢侵犯他一絲一毫的，來受領這傢伙——拳頭！

市的中心有一片曠場，大家就把這新雕成的石像立在曠場的中心。石像的基臺用石塊砌成，就是雕刻家雕像時鑿下來的大大小的石塊。這一種新的美術建築法，雕刻家說比較用整塊的方石墊在底下好得多。基臺非常高，人從市外跑來，第一望見的就是這石像，猶如跑進巴黎第一望見那鐵塔。

雕刻家從此成了名。他能夠給古代英雄雕一個石像，滿大家的意。

爲了石像成功曾開一個盛大的紀念會。市民在石像下行禮，歡呼，唱歌，跳舞；還喝乾了幾千罇的酒，拉破了幾百身的衣裳，跌傷了好些人的膝蓋額角。從這一天起，大家心裏有這位英雄，眼裏有這位英雄，作一切的事好像比從前特別出勁，特別有意思。無論誰從石像下經過，總是停步，恭恭敬敬鞠躬，然後再走去。

驕傲，若非聖人或愚人，就難得免。那塊被雕成英雄像的石頭，既不是聖人，又不是愚人，只不過一塊石頭罷了，見人家這樣崇敬他，當然遏不住他的驕傲。

『看我多榮耀！我有特殊的地位，高高地超出一切。所有的市民在下面向我鞠躬行禮。我知道他們中間沒有一顆心是虛偽的。這種榮耀最難得，沒有一個神聖仙佛能夠比得上……』

他這話不是向浮游的白雲說，白雲無心，不能懂他的話；也不是向搖擺的叢林說，叢林絮語，沒空聽他的話。他這話是向墊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塊說的。驕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擺，也是世間的老規矩。但是他依然擡起了頭，眼睛直望遠方，並不略微低頭湊近他的伙伴，這就見得他的驕傲太過了分。他竟不屑再近他的伙伴，再看他的伙伴；嚥住在他喉間沒有說出的一句話，當然是『你們，墊在我下面的，算得什麼呢！』

『喂，在上面的朋友，你給什麼東西迷住心了？你忘記了從前！』在基臺一角的一塊小石頭慢吞吞地說，宛如喚醒醉人，每個字音都發來清楚着實。

『怎麼樣？』上面那石頭覺得出乎意料，但不肯放棄傲慢的聲氣。

『從前你不是同我們混和在一起的麼？也沒有你，也沒有我們，我們是一整塊。』



『不錯，從前我們是一整塊。但是，經雕刻家的手，我們分開了。鐵鑿一下，地鑿，刀子一刀，一刀地刻，你們紛紛掉下了。獨有我，成爲光榮尊貴，受全體市民崇敬的雕像。我處現在這特殊地位正是應當的。你們在我下面墊底作基臺，也適合你們的身分。難道你們同我平等麼？如果你們同我平等，先得叫地和天平等！』

『嘻！』另一塊小石忍不住出聲笑了。

『笑什麼？沒有禮貌的東西！』

『你不但忘記了從前，也忘記了現在！』

『現在又怎麼樣？』

『現在你其實並沒同我們分開。我們還是一整塊，不過改了個樣式。你看，從你的頭頂到我們最下層，不是膠黏在一起麼？並且因爲改成現在的樣式，你的地位很不安穩。你立足在我們身上，只要我們拋開你，你就不得高高地……』

『除開你們世間就沒有石塊了麼？』

『再不用尋別的石塊了。那時候你一交跌下來就沒有了你！碎作千塊萬塊，同我們毫沒分』

別。」

「沒有禮貌的東西！休得瞎說威嚇人家！」上面那石頭動了怒，又想自家的尊嚴不可損失，故而大聲呵喝，像對着罪犯奴隸。

「他不相信，」砌成基臺的全數石塊一齊開口，「馬上試給他看！我們就此拋開他吧！」

上面那石頭驚得忘記了動怒，也忘記了自家的尊嚴，只提高聲音央求道，「慢慢彼此是朋友，混和在一起膠黏在一起的朋友，何必作難！我相信你們的話全是真的，你們切莫拋開我！」

「哈哈！你相信了？」

「相信了，完全相信。」

危險算是過去了。驕傲像隔年的草根，寒冬方過，又透露一絲的芽。上面那石頭故意把語聲發得軟和點，商量一般說道，「我總覺得我比你們高貴些，因為我代表一位英雄，他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

一塊小石帶笑帶諷說，「歷史全靠得住麼？幾千年以前的人，獨個兒在那裏想的心思，寫歷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寫下來。我看歷史能不能全信？」

另一塊石頭接着說，『尤其是英雄，也許是個庸人，也許是個壞東西，給寫歷史的人高興這麼一寫，就變成英雄了；反正誰也不能倒過年代來對證。更有趣的，並沒有這個人，明明是空虛，也會成爲英雄。哪吒，孫行者，武二郎，武松，不都是英雄麼？這些雖說是小說裏的人物，然而確已生存在人們的心裏，這就小說和歷史相差不了多少。』

『我所代表的那位英雄不見得是空虛吧？』上面那石頭有點心寒，竭力想安慰自己，『看市民這樣紀念他，崇敬他，應該是歷史上真實的英雄。』

『那裏說得定呢！』六七塊石頭同聲接應。

一塊伶俐的小石又加上一句道，『市民最大的本領就是紀念空虛，崇敬空虛！』

上面那石頭十二分不安，喃喃地獨語道，『那末我上當了！那個雕刻家叫我代表了空虛，卻把我高高矗起，算是給我光榮尊貴的地位。我起初不明白，還以爲足以驕傲。我上當了！』

砌成基臺的許多石塊也喃喃地說道，『我們又何嘗不上當！一輩子堆疊在空虛的底下，有什麼意思！』

大家不再開口，各自想心思。

半夜裏石像忽然倒跌下來，像游泳家從高處跳入水中。離地高，跌得重，碎作千塊萬塊，不再存石像的一絲踪影。同時基臺也解放，坍到地上，依舊是大大小小的石塊。

明天朝晨，市民豫備經過石像下，恭恭敬敬鞠躬，卻見曠場中心堆滿亂石塊，石像不知那裏去了。大家呆呆相看，說不出一句話；身體好像被抽去一半的精神，做事就覺懶懶地沒有意思。

雕刻家來到亂石塊旁邊大哭一場，算是哀弔他生平最偉大的成績。並且宣告說，他從此不會雕刻了。的確，他以後不會雕過一件小東西。

亂石塊堆在曠場中心很討厭，有人提議用來築市外往北去的道路，大家都贊成。新路築成之後，市民由此往各處去更覺方便，不免高興，又舉行慶祝的盛會。

晴美的陽光照在新路上，每一石塊露出一個笑臉。他們輪替地讚美自己道：

「我們真個平等！」

「我們毫不空虛！」

「我們集合在一塊，鋪成真實的路，讓人們行走！」

## 稻草人

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日間的自有詩人吟成妙美的詩篇，畫家描成清麗的畫幅，告訴給世間的人，至於夜間，詩人喝着甜美的酒漿微微醉了，畫家抱着精雅的樂器低低唱了，更沒有功夫來到田野裏邊。還有誰將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告訴給世間的人呢？還有，這就是稻草人。

我們聽基督教裏的人說，人是上帝手造出來的。我們且不問這句話對不對，只是套一句調子說，稻草人是農人手造出來的。他的骨骼是竹園裏的細竹枝，他的肌膚是去年的黃稻草。破碎的篾絲籃或是穿了孔的荷葉都可以做他帽子，下面遮蓋着眉眼鼻口不分的臉孔。沒有指頭的手拿着一柄破壞的扇子；其實不能算拿，線縛住了扇柄，垂垂地懸挂在手上罷了。骨骼的末端伸出於身體之外；農人將他插在田畦旁邊的泥土中，他就一天到晚站在那裏了。

他非常能盡職。若將耕牛同他比，耕牛有時要躺在地上，仰起了頭看天，覺得懶惰多了。若將守夜的狗同他比，守夜的狗有時要跑向前村後落，累主人四出找尋，覺得頑皮多了。他沒有一刻嫌得煩悶，像耕牛般躺着看天；也沒有一刻貪着玩耍，像守夜的狗般跑了開去。他只一動不動地看着田

畝；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驅逐那些飛來的小雀，他們是想喫新結的穀實的。他不用喫飯，也不用睡覺，便是坐下歇一歇也不需要，只永久地挺挺地站在那里。

這是當然的，夜間的田野裏邊的景物和情形，獨有他知道得最明白而豐富了。他知道露水怎樣從天上灑下來，露的味道是怎樣甘甜；他知道星兒怎樣揚他們的美眼，月兒怎樣獨笑；他知道夜的田野是怎樣靜默，草樹怎樣沈睡；他知道小蟲們怎樣互相訪問，蝶兒們怎樣戀愛；總之，他知道夜間的一切。以下就講他在夜間遇見的幾件事情。

草

一個星光燦爛的夜間，他看守着田畦，手裏的扇子輕輕搖動。新結的穀實肩擦着肩，輕風過時，發出瑟瑟的低響，他們承受着星光，綠色轉得更嫩，勝過當初的新秧。稻草人看着，心裏很快活。他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使他的主人，一個可憐的老婦人，笑一笑了。她以前幾會笑過呢？八九年前。她的

人

丈夫死了。她哭得一雙眼睛到今還紅着，而且自然流淚。她同她的唯一的兒子耕種這一區田，足足三年，才將她丈夫的衣棺埋葬費還清。接着她的兒子染着喉症死了。她當時昏了過去，從此又添了時時心痛的毛病。只賸着一個人了，又沒有以前那樣的氣力，勉強強耕種這一區田，挨過三年，才將她兒子的衣棺埋葬費還清。又接着兩年水荒，將要收穫的穀全浸在水底，不是腐爛，便是發了芽。

於是她的眼淚流得愈多，眼睛模糊，看不清五步以外的東西；她的臉上全是皺紋，決不豫會露出笑容的，卻很像乾癟了的橘子。可是今年的田稻倒很肥足，雨水又不多，大有豐收的希望。所以稻草人豫先替她快活。若是到了收割的那一天，她看見收得的盡是豐美的穀實，她想這些將全歸她所有，她又想今年的勞力的報酬才由她自己收受了，那時她的皺癟的臉上一定會現出個安慰的滿足的笑容來。倘若她真有這一笑，在稻草人便比見了星兒笑、月兒笑，都快活，都珍貴，因為他愛他的主人。

他正在思想時，一個小蛾飛來了，是黃白色的小蛾，他立刻認識他是稻禾的仇敵，也就是主人的仇敵。從他的職務想，更從他對於主人的感情想，都必須將他驅逐了開來才是。於是他手裏的扇子屢屢搖動了。扇子的風很有限，不足使小蛾驚怕。那小蛾只飛遠一點，就在一棵稻草上歇了下來，對於稻草人的驅逐，竟同沒有這回事一般。稻草人見小蛾歇下了。心裏非常着急，可是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栽定在那裏，要走前半步也做不到；扇子只管扇動，但沒有效果，那小蛾依然穩穩地歇着。他想到將來的田裏的情形，想到主人的眼淚和皺癟的臉，又想到她的命運，心裏就同刀割一般。但是那小蛾是歇定了，驅逐又沒有效果。

星兒結隊歸去，一切夜景退隱的時候，那小蛾也飛去了。稻草人很愁悶地望那棵稻草。果然，在莖的中段折斷了，斷處上端的綠葉很可憐的垂了下來，而且乾枯了。便仔細地望去，葉背還留着好些蛾子。這個使稻草人增加了無量的驚恐，心想禍事真個來了，不只是料度而已。可憐的主人，她所有的是一雙模糊的眼睛，要警告她，使她及早看見這個，才有挽救呢。他這麼想着，搖動扇子更勤；扇子拍着他的身軀，作拍拍的聲響。他不能叫喊，這是他唯一的警告主人的法子了。

老婦人下田了。她偻着腰背，看看田裏的水恰夠好，不必再從河裏車水進來。又看她所手種的稻，全是非常旺健的樣子；摸摸穀實都是飽飽的。又看那個稻草人，帽子依舊戴得很正；手裏的扇子依舊拿着，聽得拍着身軀的聲響；而且站得很好，非但沒有移動位置，竟直挺挺的和昨天前一天一樣。她看一切事情都很好，便跨上田岸，預備回家去搓草繩。

稻草人看她將要去了，急得不可言說，只將扇子連連地拍着，想靠着這急迫的聲響留住她的脚步。這聲響裏邊彷彿說，「我的主人，你不要去呀！你不要以為田裏的一切事情都很好，天大的禍事已留下種子在田裏了。等到發作的時候，便將不可收拾，將要滴乾你的眼淚，將要碎裂你的心！此刻趁早撲滅，還來得及。這就在這一棵，你看這一棵稻的葉背呵！」他反覆地靠扇子的聲響表



示這些警告的意思；可是老婦人那裏懂得他，她一步一步去得遠了。直到他望不見了她的背影，才知他的警告是無效了。

除了他之外，沒有一個人爲田稻發愁的。他恨不能一步兩步跨了過去，將禍害的根苗撲滅了；又恨不能託風兒傳話，叫主人快快來豫防禍害。他本來是身軀瘦弱的，一經愁恨，更見憔悴，站直的勁兒也沒有了，只是斜着肩，曲着背。成一個病夫的樣子。

不到幾天，黃白色的小蛾佈滿在稻莖上了。當夜深靜默的時候，稻草人聽得他們吸取稻汁的聲音，也看見他們歡欣的飛舞。稻穗漸漸無力地垂下了，綠葉也露出死的顏色。他不忍再看，心知主人今年的辛苦又只換得了眼淚和悲歎，他於是低頭哭了。

這時候天氣很涼了，更兼在夜的田野之中，冷風吹得他的身軀索瑟顫動，只因他正哭着，沒有覺得。忽然一個女子的聲音「我道誰，原來是你，」提醒了他，方覺得身上非常寒冷。這也沒有法子，他爲着他的職務，雖然寒冷，依舊站在那裏。他看那個女子，原來是一個漁婦。田畝的前面是一條河流，她的漁船就泊在那裏，艙裏露出一粒火燄。她那時正架起一個魚網，沈入河底；豫備好了，就坐在河岸，等待舉網。

艙裏時時發出小孩咳嗽的聲音，又時時有困乏而細微的叫喚「媽」的聲音。這使她異常焦

心，舉起網來，沒有平時那麼順便，幾乎回回是空的。她就向她艙裏的病孩子說道：「你好好兒睡罷。待我網得些魚兒，明天煮粥給你喫。你只管叫，我的心給你叫亂了，魚兒便網不到了。」

孩子那裏耐得住！又喊道：「媽呀，我的喉嚨要裂開來了，給我茶喝！」他說罷，接着一陣咳嗽。

稻

「這裏那有茶！你安靜些罷，我的祖宗！」

「我要喝茶呀！」孩子竟放聲號哭了，在這空曠的夜的田野裏，這哭聲更覺得悲悽。

草

漁婦無可奈何，放下了手中執着的拉網的繩，鑽進艙裏，取了一個碗，從河裏舀了一碗水，回身授給病孩喝了。孩子嚙水，彷彿灌注的樣子，他實在渴極了。但放下碗時，咳嗽更爲厲害；到後來只有喘氣，沒有咳聲了。

人

漁婦也不去管他，仍舊登岸拉她的網。好久好久，病孩沒有聲音了，她也拉了空網不知幾回了，才得一尾鯽魚，有七八寸長。這是今夜第一次的收穫，她很鄭重地從網裏取出，放在一個木桶裏，然後再下網。這個木桶，就在稻草人的足邊。

236

這時候稻草人更爲傷心了。他可憐那個病孩，在喉乾欲裂的時候沒有一口茶喝，在病得很苦

的晚上不能同母親一起睡覺。他又可憐那個漁婦，在這寒冷的深夜裏打算明朝的粥，因而硬着頭皮不顧她的病孩。他恨不得將自己給孩子煮茶喝；恨不得躺在孩子的身體底下讓他取暖；又恨不得奪下黃白色的小蛾的賊物，給漁婦煮粥喫。他若是能夠走動時，一定要照着他的心意做了；最可恨他的身軀同樹木一樣，栽定在那裏，半步也不能動。他沒有法子，只有繼續低着頭哭，哭得更悲切了。直到鯽魚被投入木桶時，突然的聲響引起他的好奇心，才停了哭，看是什麼事情。

這木桶裏盛着一片的水，鯽魚側躺在桶底，只有貼底的一面身體略覺潮潤，這是他所難堪的。想逃出這個地方，他開始用力地跳。跳了好幾回，都給高高的桶框擋住，掉下時依舊側躺在桶底，且覺身體很痛。他的向上的一顆眼珠看見了稻草人，便哀告道：「我的朋友，你且放下手中的扇子，救苦難的我罷！我離開了我的水鄉，只有死而已。你爲一點不忍的心起見，救救苦難的我罷！」

鯽魚這麼哀告着，稻草人心酸已極，只有抖抖地搖他的頭。他的意思是說：「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我的心不但願意救你，並且願意救捕你的那個婦人和她的孩子，更願意救在你和他們以外的。可是我同植物一樣，栽定在這裏，不能自由地移動半步。我怎能如我的心願做呢！請你饒恕我，我是個柔弱無能的人呵！」

鯽魚不懂得他的意思，只見他連連搖頭，憤怒就像火一般熾盛起來了。大喝道：「這又不是困難的事，你竟沒有一點人心，只是搖頭，原來我錯了，自己的苦難，那有求別人援救的道理！我只當自己努力，努力無效，也不過一死罷了。這又值得什麼！」他說着，重又開始跳躍，尾和鰭的尖端都運着十二分的力，不要說別的部分了。

稻

稻草人見鯽魚誤解他的意思，又沒有方法向他說明，只有默默地哀歎，怨悒地哭。隔了一會，他偶然擡頭，看見那漁婦睡着了，一手還執着拉網的繩；這大約因為她過於疲困之故，雖然注意在明朝的粥，也敵不過睡神了。桶裏的鯽魚呢，跳躍的聲音不聽見了，只有些無力的尾巴撥動的聲音。稻草人想今夜的悽愴是從未經過的了，真是個悲哀的夜呵！看那些黃白色的小強盜，卻喫飽了他們的贓物，正飛舞得起勁呢。這些贓物，全出於主人的老筋骨的氣力現在給他們喫掉，世間有比這個更可憐的事麼！

人

星光漸漸微淡，四圍給可怕的黑充滿了。稻草人忽覺側面田岸上有一個黑影走來，仔細望去，蓬亂的髮髻，寬大的短襖，認得出是一個女子的影子。她立定了，望那停泊着的漁船；不再走過來，卻轉身向河岸走。不幾步到了，就挺挺地立在那里。稻草人覺得奇怪，便一意留心於她。

一種極哀傷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來了，低細而且斷續，獨有稻草人聽得出，因為他聽慣了夜間的一切微聲。她的聲音是以下這些話語：「我不是一條牛，也不是一口豬，怎能便聽從你賣給人家？倘若此時再不出來，明天便被你迫着，賣到人家去了。你得到一點錢，也不過賭這麼一兩場便輸掉了，或者喝幾天黃湯便化掉了，那裏有什麼益處！你爲什麼一定要迫着我？……只有死，除了死沒有路呢！死了，去尋我的死小孩作伴罷！」實在這些也不成話語了，不絕的嗚咽將各個聲音攪糊，只是啼泣而已。

稻草人心驚非常，想這又是一件慘痛的事情給他遇見了，她將尋死呢！他急欲救她，出於一種不自覺的情思；因將扇子重重拍着，希望喚醒那疲困的漁婦。但沒有效果，那漁婦同死的一樣，一動也不動。他於是自恨，像樹木一樣，栽定在那裏，半步也不得移動。他知道見死不救是一種罪惡，而他自己正犯着這種罪惡。這真是比死還難受的痛苦呵！「天快亮罷！工作的農人們快起來罷！鳥兒快飛去報信罷！晨風快吹散她的尋死的念頭罷！」他這樣默默祈禱，但四圍依然充滿着可怕的黑，一切都只默默。他心碎了；然而不能自主，更恐怖地望那河邊立着的黑影。

她默立了一會，身子往前頓了幾頓。稻草人知道可怕的時候到臨了，手中的扇子只是拍拍地

響着，但隨後她又挺挺地默立了。

不知又隔了多少時間，她忽然兩臂上舉，身體像倒轉來的樣子，向河中竄去。稻草人看見這樣，不等到聽見她落水的聲音，就沒有知覺了。

明天早晨，農夫從河岸經過，發見了河中的死屍。傳告大眾，近村的男女都趕出來看。雜遝的腳聲驚醒了酣睡的漁婦；她看那木桶中的鯽魚，已經僵僵地死了。拿了魚桶回入船艙，病孩的面龐更瘦了一點，咳嗽沒有一刻間斷了，那老農婦也跟着大眾到河邊來看；走過她的稻田時，順便看一看她自己的成績。完了，一夜工夫，未長足的稻穗都無力地倒了下來，稻葉全轉了乾枯的顏色。她於是椎胸頓足地哭。人家回過來問她時，看見那稻草人橫倒在田旁了。

## 花園之外

春風來了，細細的柳絲上不知從什麼地方送來些嫩黃色，定睛看去，又說不定是嫩黃色，卻有些綠的意思。他們的腰好軟呀！輕風將他們的下梢一順地托起，姿勢整齊而好看。默默之間，又一齊垂下了，彷彿小女郎梳齊的頭髮。

兩行柳樹中間，橫着一道溪水。不知由誰斟滿了的，碧清的水面幾與岸道相平。細的勻的皺紋好美麗呀！彷彿固定了的，看不出波波推移的痕跡；柳樹的倒影清清楚楚可以看見。岸灘紛紛披着綠草，正是小魚們小蝦們絕好的住宅。水和泥土的氣息發散開來，使人一嗅到，便想起這是春天特有的氣息。溫和的陽光籠罩溪上，更使每一塊石子，每一粒泥砂都有生活的歡樂。

溪旁的岸上，柳絲的底下，一順着經過的是華麗的車輛：馬拖着的，輪子着地絲毫沒有聲息，滑一般的過去。白銅的輪輻耀人眼睛；烏漆的車箱光亮到可以代鏡子；鉅大的玻璃，明呀，明呀，明到說不出人拖着的，一樣的輕快非常。潔白的坐褥，花紋的車毯，玩具似的手揷的喇叭，色色都是精美不過的。還有仗機器力鼓動着的，彷彿神異的巨獸，極闊的身軀，圓睜的眼睛。滾一般的飛奔而來，剛到眼前，又滾一般的飛奔而去，小了，小了，不見了，卻還隱隱聽得他的奇怪的吼叫。

那些車輛裏面，坐着滿心裝着快樂的人。快樂也有分量的，所以拖車的馬出汗了，拖車的人氣喘了，運車的機器也發出軋軋的疲倦的聲音了。但是，坐着的人只顧懷着他們滿心的快樂。他們將笑容向四圍，歡愉的眼光看着柳綠，恬靜的沈思對着溪水，又時時仰鼻吸氣，嘗嘗芳春的滋味。於是，其中肥胖的先生們臉肉寬弛而抖動了；老太太們眼腔疊皺，乾癟無齒的嘴大張了；年青女郎們手

帕舞動，歌聲徐發了；小兒們跳躍不歇，張臂欲下了。此時拖車的馬出汗愈多，拖車的人氣喘愈急，連車機器的軋軋的聲音也愈疲倦。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溪水轉折處，是一所花園。春風來了，睡着的花園醒了。他那初醒而還帶倦意的姿態，他那甘芳的新發的氣息，他那小伴鳥兒們的低唱，都足以招引他們的蹤影。況且他們是滿心裝着快樂的，知道他那里是快樂的銀行，自然都向他奔了，猶如每一滴水總喜歡歸到海裏去。

長兒站在花園門口已經兩三天了。他聽了鄰家伯母的講述，猜想這花園裏面一定是仙人的境界，要進去逛逛。他和父親是不容易見面的，他起身的時候，父親睡得正濃；等到同鄰兒們玩了半天之後回家，父親又不知去向了，直到他眼皮沈重時也不見回來。所以只得向母親說明。他母親是給人家洗衣服的，大青布的圍裙常常沾得全溼，十個指頭黃黃地發腫。她聽了長兒的話，便發怒道：「花園你配逛花園！」以下不說了，照常搓着手中的衣服，肥皂水刻刻飛濺開來。

長兒不敢再開口，可是他實在不明白。母親的話，爲什麼他不配逛花園？誰才配逛花園？關於這些問題，鄰家的伯母沒有說及。除了鄰家伯母，更沒有懂得道理的人了，他這樣想。他就默默地懷着



這個疑惑，睡他的覺，做他的夢，以及……

他的脚下彷彿有魔法似的，不知不覺，將他的身體載到了花園門口。闊大似牆的門開着，望進去只見密密層層葱葱綠綠的樹。己身和樹林的中間並沒什麼阻隔，也不見旁邊有什麼人或東西。他就奔進去，步子比平時的奔跑更高更快。

不知身體的那一部分給什麼東西絆住了。用力舞動也脫不脫，頭腦卻昏昏了。模糊地聽得一個聲音道，「和誰一塊的？」他才看清楚旁邊站着一個大漢，自己的右肩膀給他抓住了。這個是可怕的大漢，臉皮很粗糙，與橘皮相仿；鼻頭和鼻的四圍紅得像轉了色的蠟燭；眼珠很大，瞳子的光正射着自己呢；右肩膀上那隻手也大得厲害，右肩膀給他抓住了！彷彿網上了幾十道麻繩，緊張得難受。

長兒心裏恐嚇，答不出話，只瞪着兩隻眼睛。那個大漢推動他的肩膀說，「我問你，你和誰一塊的？」長兒的喉間忽然滑潤了，答話便漏了出來，「我和自己一塊的。」這句話引得那大漢笑了，笑的面孔更可怕，說道，「既然一個人來的，買了票子再進去！」

「我不要買票子，我到園裏去逛逛。」長兒說着，欲脫身就跑。那個大漢怒了，瞳子的光更爲明

亮，鼻頭部分的紅色也擴大了範圍，大聲喝道，「小流氓！要想不出錢逛園麼！快與我滾開去，不要裝什麼假！」大漢說罷，就放手一推。長兒的身體搖搖地倒退了幾步，終於站不住，一交坐在地上，兩手自然而然的向後支撐着。這一來，引得門外的許多車夫狂醉一般的笑起來了。

長兒聽見許多人的笑聲，才看見花園門外有這麼多的車輛，這麼多的人。他覺得不好意思，慢慢地爬了起來，勉強微笑着，裝作沒事的樣子。其實他正在留心許多人的眼光；到一個時候，他以為他們都不注意自己了，便飛快地溜走了。趕到家裏，母親依舊洗她的衣服，不問他什麼。他也不向母親說什麼。

仙人境界似的花園總繫着他的心。停不多時，他覺得家裏沒趣，又走出了門。任兩條腿走去，偏偏不到平日捉迷藏的樹林中或者滾鐵環的空場上，卻又到了花園的門口。他有了先前的經驗，不敢便奔進去。那個大漢又兀然的坐在門旁那所屋子裏。他只在門外悄悄地走來走去，有時伏在歇着的人力車的背後，有時坐上了馬車後面的小椅，有時竟大膽地在門旁張望。直到車輛的輪子轉動，轉得一輪也不留；暗黑隱沒了園門，大漢的屋裏放出一星的火光，他才回到家裏。明天起來了，照常做他的功課，在園門外來去。

一輛馬車在花園門外停了；那匹馬立足未穩，向後挪了幾挪。馬夫跳下來，開了車箱的門，一位先生、一位夫人扶了兩個孩子走出來。長兒一眼注視着這兩個孩子，更不見有其他的人。「他們穿着閃爍發光的衣服，長過了膝的襪，闊而着地有聲的鞋子。他們的面孔多紅呀，頭髮多光呀！他們走進園門去了，一跳一跳地，多自由呀！大漢在那里了？爲什麼不出來抓住他們？他們走近了密密層層葱葱綠綠的樹林了，進去了……」長兒這麼想着，很奇怪，覺得自己的身軀也走進了樹林了。多麼歡喜呵！想望了好久，此刻竟如願了。他就在樹蔭下奔過去。

深的樹林似乎沒有盡頭的，一棵一棵的榦本彷彿頂住了天的柱子。在樹枝上面，有許多松鼠跳躍往來；更有紅臉的猴子坐在那裏，挂在那裏，正像演把戲的人所牽的一樣。他更看見奇異的事情了，水果鋪子裏的紅的黃的紫的種種東西，怎麼都生在那些樹枝上頭！他便想，大約水果鋪子裏到這裏來採的。現在何不也採些喫喫呢？正想舉起手來，身體給一輛剛到的人力車一撞，他才醒覺了；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他呆呆地看着四圍，卻沒有看見什麼。人力車第二回撞到他身上時，他不自主地偏過了一點。

忽然眼前一耀，一件可愛的東西出現了。這是一束鮮紅的花，從園門裏出來，近了，近了，近到他的身邊。花的一瓣瓣都在抖動；聞到一種說不出的香味。可是，霎時間就過去了，遠了，不見了。他想「這是花園裏頂好的東西，我要取得一點才好。剛才沒有拉住了，真是可惜！不要緊，花園裏的花多着呢。我採一束，供在母親的牀頭。再採一束，預備演戲時紮在帽子旁邊扮小英雄。更採一束，種在家的門口，讓他永久開着……」很奇怪，他已在花園裏的花圃旁邊了。

紅的花堆得山一般高，他眼裏只看見紅色。忽然花笑了，默默地對他笑。從笑着的花臉上，滴下一滴一滴香甜的水。流到地面，凝成紅色的香糖。他舌根起了甘甜的感覺，想拾一些送到嘴裏，卻又見是紅鮮的果子，並不是香糖。他想果子也好，便拾了一滿懷。更想花兒不可不採，又放下了果子採花。一枝半開的，正好插在母親的牀頭，便採了。一枝細小的，正好紮在帽子旁邊，便採了。一枝繁茂的，正好種在家的門口，也舉起了手想採了。忽然給汽車的吼叫喚醒；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這是何等的悵惘！香糖沒有了，果子沒有了，只有舌根的甘甜的感覺似乎還留着。他向園裏望去，依舊只見密密層層葱葱綠綠的樹林。樹林的裏面，音樂聲透出來了。「鼓的聲音輕脆而圓滾。喇

叭的聲音彷彿水牛的長鳴。長笛的聲音最尖銳，他似乎率領其他樂器的樣子。還有敲擊鋼鐵的聲音，比鐵鋪子裏的好聽些。這大約是那些穿藍衣的音樂隊員吹奏給遊客們聽的。那個吹喇叭的，面孔一定脹得像河豚了。那個吹長笛的……「很奇怪，他覺得在園內的一個亭子旁邊了。他就倚在欄杆上，歡歡喜喜地聽着。

葉 紹 鈞 代 表 作

在亭子裏面吹奏的都穿着藍色的衣服，胸前和肩臂繡着好看的花紋。樂器發出金色的光，將那些人耀得花花爛爛的。他們奏了一曲小調兒，又奏一曲時行的山歌。忽然改奏戲腔了，正是廟場裏聽慣的那幾齣。他跟着樂聲唱着，樂聲也奏着他的聲調。「開步走，開步走，」音樂隊在花園裏的草路上走着，他領了頭。他舉起了手指揮他們轉彎，身體給從園裏奔出來的兩個孩子撞了個旋，他才覺醒了；原來他還站在園門口，沒有走進花園。

那兩個孩子就是先前進去的，他們游罷了花園出來了，手裏各握着許多糖果。他們撞了長兒，好像沒有這回事；很驕傲地跟着父母跨上馬車，車輪便軟軟地轉動了。

長兒悵悵地望着遠去的馬車，又回頭看看園門以內。他似乎逛過了花園了。但是，他終於沒有知道這是怎樣一個花園，雖然只隔一道圍牆，而且園門還洞開着呢！

## 梧桐子

許多梧桐子，他們真快活呢。他們穿了碧綠的新衣，一齊站在窗沿上游戲。四面張着綠綢的幕；風來時，綠綢的幕飄飄吹動，像個仙人的住宅。從幕的縫裏，他們可以看見深藍的天，天空的飛鳥，仙人的衣服似的白雲；晚上可以看見永久笑嘻嘻的月亮，美眼流轉的星，玉橋一般的銀河，提燈游行

的螢蟲。他們看得高興，就提起小喉嚨唱歌，那時候間壁的柿子也唱了，下面的秋海棠也唱了，階下的蟋蟀也唱了。唱歌時有別人來和着，這是何等的有趣。所以他們真快活呀。

裏邊有一粒梧桐子，他不但歡喜看一切美麗的東西，唱種種高興的歌兒；他還想離開了窗沿，出去遊戲。他羨慕飛鳥；他羨慕白雲；他羨慕螢蟲。以爲若能同他們一樣，一定可以看見更多的美麗的東西，唱出更多的高興的歌兒。這不是難辦的，一飛飛開去就是了。於是他告訴母親道，「我要出去遊戲，到處飛行，像飛鳥、白雲、螢蟲們一樣。我就可以看見更多的美麗的東西，唱出更多的高興的歌兒。回來的時候，我就講給你聽所看見的。唱給你聽所能唱的。」

他的母親搖搖頭，身體也搖了幾搖，很和美地說道，「你本當出去游行的，那有不許你去之理？」

可是現在你身體還沒有強壯，且等待幾時罷。」

他聽了沒有話說，心裏卻不大高興。看着自己，身體很肥胖結實呢。他斷定母親實在不肯放走，說什麼身體還沒有強壯，不過推託罷了。就決意不告訴母親，偷自飛去。但再一思想，又有些害怕。飛到外面去有什麼災害吧？獨自來往，找不到個同伴吧？這等都是可怕的。於是對他的哥哥弟弟們說道：「你們羨慕飛鳥麼？羨慕白雲麼？羨慕螢蟲麼？你們要看到更美麗的東西麼？唱出更高興的歌兒麼？你們是做得到的，只要跟我走。我們同飛鳥、白雲、螢蟲一樣，也可以到處遊行的呢。」

他的哥哥弟弟們性情都和他差不多，那一個不歡喜出去看看廣大的世界？便拍手大呼道：「我們去呀！我們去呀！」

他們就換了褐色的旅行衣，在窗沿下等待。那時候綠綢的幕換了黃錦的了，而且減少許多，因為太陽的光不覺得太炎熱了。風從稀稀的幕間吹來，他們乘着風勢，想離開了窗沿飛去。誰知道身體搖了幾搖，還是站在窗沿之上，只有他一個飛去了。

他是何等起勁呀，他自以為領了頭，帶了許多哥哥弟弟們去遊行這廣大的世界了。所以頭也不回，只是一會高一會低地飛行。後來覺得有點力乏了，才回轉頭去招呼哥哥弟弟們。呵呀，不好了！

他們那裏去了呢？心裏一慌，身體就筆直地掉下去了。

剛掉下去的時候，他頭腦裏一陣模糊，不知到了什麼地方了。後來漸漸清醒，四面一看，原來在田旁。看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娘子正在種菜秧呢。他才想起了哥哥弟弟們不知什麼時候，他們離開了自己去了。現在要去尋他們，那是何等的不容易，但若不去尋，獨個兒遊行，總有點不敢。想他們總在附近的地方吧，便欲縱身飛起來看一看。那知一動也不能動！

他着急了，眼淚也自然流出來了。看看四面，只有這個小娘子，或者她能夠幫助一點，便帶着哭聲說道：「小娘子，你看見我的哥哥弟弟們麼？他們往那裏去了呢？願你告訴我，可愛的小娘子。」

但是小娘子仍舊種她的菜秧，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她種滿了六畦的菜，穿上了放在田旁的子。那件青布衫，兩手扣着鈕子，眼睛看着地面。她看見了他，就把他拾了起來。

他在小娘子的手裏了，周身觸着柔軟的肉，而且溫暖，覺得非常舒服。因此就不哭了。心裏還想，她大約知道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的，現在把他送去了。她真是個可愛的小娘子。

小娘子到了家裏，把他放在沿窗的一張桌子上。他以爲到了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了，急忙向四面看。但是那裏有一個呢！他又憂愁了，喊道：「小娘子，我不要再到這裏來，我要找我的哥哥弟弟



們。你把我送到他們那邊去呀！」

小娘子一聲也不答應。她拍去了衣服上的灰塵，走到沿窗，取起他來，用手指捻着玩弄。他如在搖籃裏一般，一搖一側，很覺舒服。她捻了一會，又丟他起來，再將手心接着；這樣一回一回地玩弄。他身體一高一低，又快又穩，倒也覺得有趣。不過想起離開了哥哥弟弟們，就不免不高興了。

小娘子被母親喚去了，他仍被棄在沿窗的桌子上。他心想更無望了，他又離開了。當初站在家裏窗沿上的時候，總以為一出去之後，要到那裏就那裏。身體很自由的。誰知現在自己做不得主，一動也動不得。不要說四處去遊行了，就是要想回家去看看母親，問問哥哥弟弟們的消息，又那裏能夠呢？他一點方法也想不出，只有對着淡淡的太陽光嘆氣。心裏方才懊悔沒有聽了母親的話。若是等她說「你的身體強壯了，可以出去了，」那時候定可以自由地飛行，到各處去呢。可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窗外飛來一隻麻雀，歇在桌子上對他看，頭側了幾側，身體跳了幾跳，就「居且居且」地叫了。他想麻雀或者知道哥哥弟弟們的消息，便央求他道，「麻雀哥，你看見我的哥哥弟弟們麼？他們往那裏去了呢？願你告訴我，可愛的麻雀哥。」

但是麻雀仍舊側動着他的頭，跳躍着他的身體，「居且居且」地叫；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話。他叫了一會，就一口銜了梧桐子，飛向窗外去了。

梧桐子在麻雀的口裏了，周身覺得很潮潤；麻雀的舌頭時時觸着皮膚，彷彿在那裏替他搔。他本來很乾渴了，身體又有些癢，所以很覺舒服，於是又快活起來了。心裏還想，他大約知道哥哥弟弟們所在的地方的，現在他把他送去了。他真是個可愛的麻雀哥。

不知怎麼，麻雀的口忽然一張，梧桐子就從半空中掉下來了。還沒有着地的時候，他心裏萬分着急，想道，「不好了，又要掉下去了！這回比第一回高得多，一着地，一定沒有性命了！我的母……」他還沒有想完，着地了，一點也不知道了。

實在他好好地躺在和軟的泥牀上。落了幾陣春天的雨，吹了幾陣春天的風，他醒了。自己一看，褐色的旅行衣不在身上了，卻穿了一身比從前綠得更鮮麗的新衣。四旁的鄰居都是些草兒們，他們的新衣也一樣地可愛呢。他覺得很有意思；他覺得不寂寞了。但想起了母親和哥哥弟弟們，不知他們現在是怎樣情形了，總覺得心裏不大暢快。

他慢慢地長大了，那些鄰居的小草們本來同他一樣高的，現在只齊他的腳踝了。他的身軀很

挺拔，筆直立在那裏，真是個美麗的少年。那些小草們都羨慕他，同他很要好。他們常常說道，「你是我們的領袖，你是我們的領袖。你跳舞的時候，我們也跳。你唱歌的時候，我們也唱。不過我們的身軀太軟了，不及你的姿勢好看；我們的喉嚨太細了，不及你的聲調好聽。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我們裏面有了個你了，你是我們的領袖了。」

他很感激他們的好意，所以情願做他們的保護人；狂風來的時候，大雨下的時候，總給他們遮護了。

有一天飛來一隻燕子，歇在他的肩上。燕子本來是當郵差的，他看見了很是喜歡。就寫了一封信交與燕子道，「燕子哥，善良的郵差，我這裏有一封信，給我的母親和哥哥弟弟們的。我不知他們在什麼地方。請你爲我去探聽，探聽到了，將這封信給他們一個一個都看到。最好帶了回音來。多謝你，好的燕子哥！」

燕子答應了這個託付，帶了信去了。不到一天，背了一大袋的信回來了。向他道，「你的信來了，他們都有回信給你呢。」

他快活得說不出話，只是嘻嘻地笑。先拆開母親的信來看，裏面說道，「你的消息來了，我很快

活。我現在很好。你的哥哥弟弟們同你一樣的到別處去了；但是常常有信來。現在告訴你一件事，你一定歡喜聽的，就是你又將有許多小弟弟了。」

他又拆開哥哥弟弟們的許多的信，大概是以下這些話：

「那一天你太要緊，先去了。但是我不久也離開了家。現在在王家的花園裏。」

「我離開了家的時候，就閣在李家的屋簷上。後來他們修屋，匠人把我掃了下來。就住在他們的天井裏了。」

桐  
「我最有趣，到過一位很美麗的女子的口裏，就閣了一分鐘。」

「你的新衣是什麼顏色？我的新衣綠得真美麗呢。」

子  
「我將有孩子了；你將來可以來看看你的姪子們。」

他看完信，心裏安定了。他們都很好的在那裏，自不用過分地想念。每隔幾天寫封信去問問就是了。好在燕子天天來問有沒有信呢。

他至今很快活地站在那裏，挺拔的身軀只顧高了。

## 小白船

一條小溪是各種可愛東西的家。小紅花站在那里，只是微笑，有時做很好看的舞蹈。綠草上滴了露珠，好像仙人的衣服，耀人眼睛。溪面鋪着萍葉，蟲起些桂黃的萍花，彷彿熱帶地方的睡蓮——可以說是小人國裏的睡蓮。小魚兒成羣來往，針一般地微細；獨有兩顆眼珠大而發光。青蛙兒老是睜着兩眼，像在那里看守的樣子，大約等待他的好伴。

溪面有極輕的聲音——水泡破碎的聲音，這是魚兒做出來的。他們能夠用他們的特別方法奏這奇異的音樂。「潑刺……潑刺」他們覺得好聽極了。

他們就邀着小紅花一起舞蹈；綠草因為誇耀自己仙人的衣服，也跟了上來；小人國裏的睡蓮喜得輕輕地抖動，青蛙兒看得呆了，不知不覺，隨口唱起歌來。

溪上一切東西更覺得有趣可愛了。

小溪的右邊，泊着一條小小的白船。這是很可愛的白船，船身全是白色，連舵、槳、篷、帆都是白的；形狀正像一支梭子，狹而長。這條船不配給胖子坐的。倘若胖子跨上去，船身一側，就會掉下水去。也

不配給老人坐的。倘若老人坐了，灰黑色的皮膚，網一般的額紋，同美麗的白色配合在一起，一定使老人羞得要死。這條小船止配給玲瓏美麗的小孩子坐的。

這時候兩個孩子走向溪邊來了。一個是男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面龐紅得像蘋果。一個是女孩子，穿着同天一樣的淡藍色的衣服，也是紅潤的面龐，更顯得細潔。

白  
他們兩個手牽着手，用輕快的步子走過小林，便到了溪邊，跨上小白船。小白船穩穩地載着他們兩個，彷彿有驕傲的意思，略微擺了幾擺。

男孩子說，「我們且在這里坐一會罷。」

「好，我們看看小魚兒，」女孩子靠着船舷回答。

小魚兒依舊奏他們的音樂，青蛙兒還是唱歌。男孩子採了一朵萍花，插在女孩子的髮辮上，看着笑道，「你真像個新



娘子了。」

女孩子似乎沒有聽見，只拉着男孩子的衣服，說：「我們來唱魚兒歌，我們一齊唱。」  
他們唱歌了。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鉤。

我們唱好聽的歌，願和你們同遊。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鉤。

我們采好看的花，願和你們同遊。

魚兒來，魚兒來，

我們沒有網，我們沒有鉤。

我們有快樂的一切，願和你們同遊。

歌還沒唱完，大風起了，溪旁花草舞得很急，水面也起了波紋。男孩子張起帆來，預備乘風遊行。小孩子放下了舵，一手按住，像個老舵工。忽然兩岸往後退了，退得非常之快，小白船像飛魚一般地遊行於溪上了。

白 風真急呀！兩岸什麼東西都不清楚，只見一抹抹的黑影向後閃過。船底的水聲罩住了一切聲音。白帆袋滿了風，像彌勒佛的肚皮。照這樣的急風，不知小白船要被吹到那里去呢！他們兩個驚慌了；行了好久，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想使小白船停止，可又辦不到，小白船飛奔得正高興呢。

女孩子哭了。她想起家裏的媽媽，想起柔軟的小牀，想起純黃的小貓。今天恐怕都不能看見了。雖然現在在一起的是親愛的小伴，但對於那些也覺着捨不得。

277

男孩子替她理被風吹散的頭髮，一壁將手心盛她的眼淚。「不要哭罷，好妹妹，一滴眼淚猶如一滴甘露，很可惜的。大風總有停止的一刻，猶如巨浪總有平靜的一刻。」



她只是哭泣，靠在他的肩上，像一個悲哀的神女。

他設法使船停止。他叫她靠着船舷，他自己站起來，左手按帆繩的結，右手執一柄槳。很快的一個動作：左手抽結，右手的槳撐住岸灘。帆慢慢地落下來了，小白船停止了。便看兩岸，卻是個無人的曠野。

他們兩個登岸，風還是發狂的樣子，大樹都搖得有點疲乏了，女孩子揩着眼淚，看看四面無人，又無房屋，不由得又流下淚來。男孩子安慰她道，「沒有房屋，我們有小白船呢。沒有人，我們兩個很快活呢，我想，就在小白船裏住這麼一世，也是很好。你也這麼想罷。我們且走着玩去。」

她自然而然跟着他走了。風吹來有點寒意，使他們貼得愈近，彼此手鉤着腰。走不到幾百步，看見一樹野柿子，差不多掛着無數瑪瑙球。有許多熟透的落在



地上她拾起一個來，剝開一嘗，非常甘甜，便叫他拾來同喫。他們於是並坐地上喫柿子，把一切都忘記了。

忽然從一叢矮樹裏跑出一頭小白兔。他奔到他們跟前，就貼伏着不動。她舉手撫摩他的軟毛；抱他在懷裏。男孩子笑道，「我們又得一個同伴，更不嫌冷靜了。」他說着，剝一個柿子給他喫。小白兔湊近來，給紅色的果漿塗了半面。

遠遠地一個人奔來，面貌醜惡可怖，身子也特別地高。他看見小白兔在他們身邊，就板起面孔來，說他

們偷了他的小白兔。男孩子急辯白道，「這是他自己奔來的，我們歡喜一切可愛的東西，當然也歡喜他。」

那人點頭道，「既然這樣，也不怪你們，還我就是了。」

她捨不得和小白兔分別，把他抱得更緊一點；面龐貼着他的白毛，有欲哭的意思。那人那里管



她，一搶就將小白兔搶了去。

這時候風漸漸地緩和了。男孩子忽然想起，既然遇到了人，何不問一問，這裏離家多少遠，回去應從那條河走。他就這樣問了。

那人道：「你們的家離這裏廿里呢。河水曲折，你們一定認不得回去。可是我可以送你們回去。」他快活極了。心想面貌這麼可怕的，原來是個最可愛的人。她就央告道：「我們就上小白船去罷。我們的媽媽和小黃貓等着我們呢。」

那人道：「不行，我送了你們回去，你們沒有什麼東西謝我，豈不太喫虧了？」

「我謝你一幅好的圖畫。」男孩子說；他兩手分開，形容畫幅的大小。

「我謝你一束波斯菊，紅的白的都有，好看煞呢。」女孩子作贈花的姿勢。

那人搖頭道：「都不要。我現在有三個問題，你們若能回答，便送你們回去。若是不能回答，我自抱了小白兔回去，不管你們的事。你們能答應麼？」

「能。」她歡呼一般地喊了出來。

那人說：「第一個問題是烏爲什麼要歌唱？」

「要唱給愛他們的聽。」她立刻回答出來。

那人點頭說，「算你答得不錯。第二個問題是花爲什麼芳香？」

「芳香就是善，花是善的符號。」男孩子搶着回答。

那人拍手道，「有意思！第三個問題是爲什麼小白船是你們所乘的？」

她舉起右手，像在教室裏表示能答時的姿勢，說，「因爲我們純潔，惟有小船合配裝載。」

那人大笑道，「我送你們回去了！」

兩個孩子樂極，互相抱着，親了一親，便奔回小白船，仍舊由女孩子把舵。

男孩子和那人各划一柄槳。她看兩岸的紅樹、草屋、平田都像神仙的境界。更滿意的，那小白兔

沒有離開，此刻伏在她的腳旁。她一手採了一枝蓼花給他咬，逗着他玩。

男孩子說，「沒有大風，就沒有此刻的趣味。」

女孩子說，「假若我們不能回答他的問題，此刻還有趣味麼？」

那人划着槳，看着他們兩個微笑，只不開口。

當小白船回到原泊的溪上的時候，小紅花和綠草已停止了舞蹈；萍葉蓋着魚兒睡了；獨有青

蛙兒還在那里歌唱。

## 傻子

傻子的姓名，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自出母胎，就睡在育嬰堂牆上的大抽屜裏。小朋友看見過這個大抽屜麼？很深，又很廣，漆着黑漆，彷彿一具小棺材。父母生了孩子不歡喜留着的，便送到這個大抽屜裏。除了送去的人，誰也不知道，因為送掉孩子的事總是在黑夜裏幹的。明天，育嬰堂裏的人看見抽屜裏有了孩子，便留養着，由乳娘給奶喫。可是，不是母親的奶，又那裏有什麼甜味呢！傻子就是喫這種沒有甜味的奶活着的。他到兩歲光景，身體還是很輕，臉上有些老年人的皺紋。他止能發「唔啞唔啞」的聲音，不能說話，不能叫人——有什麼人給他親親熱熱地叫呢？他又不會笑。

那一天乳娘高興了，抱着他逗他玩，她含一顆糉子糖在嘴裏，要他的小嘴湊着接了去喫，他的頭被抱近了，小嘴湊近她的嘴了，才出的鋒利的門齒割碎了她的嘴唇，卻沒有接到糉子糖。胭脂似的血滲出來，她覺得很痛。於是她怒了，重重地打他的頭，又罵道，「你這傻子！」「傻子」的名字就

此開始行用了。

他六歲上出了育嬰堂，因為有一個木匠領他去做徒弟。他舉起斧頭時，總是搖搖不定，砍下時，只削去木頭的一層皮。他當鋸子時，常常因推移不動，弄得面紅耳赤；待喫了師父的幾下手掌，才得到師父的幫助。他不懂得哭，並且似乎不懂得痛；舉得起斧頭時他總是砍，推得動鋸子時他總是鋸。鄰近人家看見他的，都說他真是個傻子。

這是很冷的一夜，傻子還在那里做夜工。因為富翁家裏趕緊要造一間五重複壁的暖室，所以師父命傻子同別一個徒弟連夜鋸木板。他吩咐道：「明天要把木板帶到富翁家裏去用，你們兩個必須鋸完了方可睡覺。倘若今夜鋸不完，明天休要見我！」師父自去睡了。

傻子聽師父已經睡熟，輕輕地對他的同伴說道：「這麼冷的天氣，你做工多麼辛苦，不如去睡覺罷。」

同伴說：「我的眼睛早已黏了攏來，最好立刻躺下來睡。可是木頭沒鋸完，明天不能見師父的面呢！」

「有我呢，」傻子拍着胸脯說，「你不要管這些木頭統歸我來鋸，包你一夜鋸完。你的夾被不

夠暖了，反正我不睡，你把我的破棉絮一起蓋了罷。」

同伴連忙取出自己的夾被同傻子的破棉絮鋪在地上，他躺在上面，鵲落一捲，便進他的舒適快樂的王國去了。

傻子見同伴肯聽說話，非常滿足；看自己的破棉絮圍成個舒適快樂的王國，事情又多麼好呀！他於是重又推動鋸子。他的手凍得有些僵了，彷彿沒有拿什麼東西。細小的煤油燈火被窗洞裏的風吹動得東斜西倒，木頭上彈着的墨線實在不容易看清楚。但是他不管，只是一推一挽地鋸，簡直像一架鋸木的機器。

天亮了，亮得太早了一點，傻子還有兩根木頭沒有鋸完。師父醒轉來，聽見還有鋸木的聲音；看時，只有傻子在那里工作，那一個徒弟卻包在破棉絮裏。他氣極了，跳起身來，拉開破棉絮就要打。傻子急忙說，「他並不要睡呀，是我叫他睡的，師父不能打他。」

師父聽了，益發惱怒，但惱怒轉了方向；心想傻子不但教人學壞，並且將棉絮借給人家，鼓勵人家學壞，實在可惡！又想富翁家的工作給他耽誤了，不免要受責罰，便舉起六尺桿向傻子頭上打去，恨恨地罵道，「你這傻子！」

這件事的結果是傻子被罰去兩頓飯，只好在旁看他人三口飯一口菜地亂噉。

有一天，他從人家做工回來，天色已經黑了。他慢慢地走，忽然踏着一件東西，拾起來看，是一個布袋，分量重重的。湊近電燈光解開來，好耀眼的光亮，原來是十來個銀元。

於是他站住了。他想，「這些白亮亮的東西，於我全沒用處。倘若帶了回去，今夜還是喫兩碗飯，蓋一條破棉絮，兩碗飯和一條破棉絮本來就有的。但是師父卻很中意這東西不知什麼緣故。」

他實在想不明白。他又想，「何必去想他呢？反正沒有用，丟了就是了。」正想向垃圾桶丟時，他又轉了一個念頭。「這一袋東西總是誰掉了的。那個人倘若是同師父一樣的，一定捨不得這一袋東西。我把他丟在垃圾桶裏，不要累那個人哭死麼！」他就立在那里等待。

做夜市的小販回去了，喝醉的酒客被扶歸了，查街的巡士走過了，沿街的门都關上了，街上沒有別的東西，止有靜寂的電燈。傻子立在電燈下，不見來找尋這一袋東西的人。他很覺奇怪，難道是電燈掉了的麼？不然，電燈爲什麼亮着他的獨眼，不肯跟大家安睡呢？

那邊有腳聲了，是急促而輕輕的腳聲。傻子心想一定是那個人來了。從電燈光中望去，是一位老太太，眼眶有淚光。她相着地面走，沒有看見傻子。



「老太太，你找一袋白亮亮的東西麼？在這里！」

「拿來！阿彌陀佛！」老太太皺癢的臉笑了，笑得真醜。

傻子的師父見傻子不回家，以為他掉在河裏了，或者給騙子騙去了。到平日睡覺的時候，他就睡了。當傻子摸進門時，滿屋漆黑，師父的鼾聲發得怪響。他摸到破棉絮的地方，就往裏一鑽。

明天天剛亮，傻子的同伴見傻子躺在自己身旁，便推醒了他，問昨夜到了那里去。傻子一一講了。那個同伴從被窩裏伸出右手，指着傻子的額角道，「你這傻子！」



又一天，傻子做工的那人家上梁，照例有糕和饅頭贈給工人。傻子得了兩塊糕，兩個饅頭。

他回家的時候，路上遇見一羣難民。幾個女子，破而污的衣背裏，袋著赤裸的孩子；有幾個將孩子抱在懷裏給奶喫。他們喊出痛苦的聲音，像荒年的老鴉。

很奇怪，傻子覺得他們的眼光都射在自己手裏的糕和饅頭。「他們想喫麼？他們未必知道糕是甜饅頭是鹹的。讓他們嘗一嘗新鮮味道倒也好，橫豎這些是我分外的，我回去有分內的兩碗飯呢。」於是他盡所有送給難民。

難民那里料想得到有這麼好的餽贈。他們不喊了，將糕和饅頭分成無數小塊，大大小小都分配到。他們的下齶齊動了，彷彿喫山珍海味那樣有滋味，傻子看得很有趣。

傻子的鄰居早知傻子當晚有好喫的東西帶回來。當他走到門口時，就喊住他道，「上梁饅頭糕分一半喫喫。」

傻子揚一揚兩隻空手，笑道，「你何不預先對我說？對不起，全給難民了。」

鄰居擡起面孔，吐口沫於地，曳長地說，「你這傻……子！」

這一天工人都停工，一切人都歇了業，因為要聽國王在廣場上演說。那個國王非常勇武，帶了

兵出去打別國，沒有不勝的。可是新近喫了一陣敗仗——第一次的敗仗。

傻子跟着衆人到場上，站着的人同螞蟻一般。他慢慢地擠前去，居然到了演說臺下。擡頭看國王，滿面怒容，眼睛似乎放得出火，鬍子槍一般地向兩旁挑起。他正在那里演說呢。

「……從未有有的恥辱！從未有有的恥辱！只有我們勝人，那有人家勝我！可恨的仇敵啊！可恨的仇敵啊！我此時的心，最好有一個人，在旁，給我一刀砍去他的頭……」

全場靜悄悄，只有國王的聲音。

傻子看國王的樣子，非常可憐，這樣的惱怒，恐怕要立時昏倒罷。眼前又沒有仇敵，那有方法解他的惱怒呢？一轉念間，方法來了，就喊道，「國王，不必等仇敵罷！你要殺一個人平平氣，就殺了我罷！」

「傻子！傻子！」全場的百姓用呼叱豬狗的聲氣這麼喊。他們恨他打斷了國王的莊嚴的演說，一面又譏諷他的愚癡。

忽然國王的怒容消滅了。他的眼睛發慈愛的光，滿臉堆着笑意，說，「你教訓了我了！我要打勝仇敵，你卻要代替仇敵死，這是不如你的地方。以後我再不願打仗了！」

國王請僂子一同回宮，對面飲酒。知他是個木匠，就請他雕一個高大的牌樓。作爲永不打仗的紀念。僂子雕這牌樓非常精工，有許多和平之神，手裏捧着樂器；許多獸類，貼伏地上，似乎靜聽音樂的樣子；更有茂盛的樹木花草，都呈歡樂舞動的姿態。

牌樓雕成，行開幕禮的那一天，國王親手掛一個大花圈在正中，全國百姓歡呼慶祝，僂子被擡起來，高高臨空，大家向他身上擲綵花。

凡是走過牌樓下的，總指點道：「這是僂子的成績。」

## 燕子

一叢棠棣花，在綠楊樹的底下。開得多美麗呀。彷彿天空的繁星！放出閃閃的金光。頑皮的風時時推着搖着，棠棣怕羞。只將身子輕嬌。風覺得有趣，推着搖着，再也不肯罷休。棠棣的腰支，嬌得疲倦了。

在花叢的旁邊，躺着一個可憐的小東西。他張開嫩黃的小口，等待母親的慰愛的接吻。可是母親的吻在那里呢？這使他只是悲哀地叫。他有金光的羽毛，紅色的圍頸，真是個美麗的小東西。他背

部的羽毛上有點血，表明他是受傷了。

他那里知道世間有傷害呢？他清早醒來，唱罷了晨歌，親過了母親的吻，嬌笑着對母親道，「我要去看看春天的景緻，聽聽我們鄰族的歌聲，母親，讓我去玩一回罷！」

他的母親應允了，她親着他的紅頸道，「好好兒去罷，我的愛。」

他於是旅行了。他聽過了密語的流泉，看過了淺笑的鶻花，在小山的頂上唱了幾曲歌，在明麗的溪邊洗了一回浴。他覺得累了，須得休息休息，便停在綠楊樹上。

不知什麼地方飛來一顆泥彈丸，正中他的背心。他一痛，就跌下來，躺在棠棣花旁。小嘴修剔背上的羽毛時，沾着溼漉漉的東西。一看，紅的，不是血麼！他更覺痛不可當，於是哀哭一般地叫，「母親在那里呀！你的愛受傷了。母親在那里呀！」

但是母親那里聽得見。

綠楊樹聽着他的哀叫，安慰他道，「可憐的小東西，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母親在那里呢？可惜我的手臂太柔軟。不然，我扶你起來了。」

池水聽着他的哀叫，安慰他道，「可憐的朋友，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母

親在那里呢？可惜我的身子給河岸圍住，不得自由。不然，我替你洗去血污了。」

蜜蜂聽着他的哀叫，安慰他道：「可憐的朋友，你喫虧了。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你的母親在那里呢？可惜我的翅膀太單薄。不然，我抱着你，送你回家去了。」

棠棣花聽得他的哀叫最親切，因為就在身邊。她覺得十分可憐，便甜甜蜜蜜地安慰道：「美麗的小東西，你的母親總會來的，不要啼哭；我這里你暫時可以將息，我替你覆蓋，我替你看護。你好好兒將息一會罷。」

他聽了許多好意的話，似乎痛得好些。小小的心裏想：「這些都是好意呀。但是他們都教我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難道世間真個還有傷害麼？」

子  
這一天小小的青子正放假。她獨自走到野裏，採些野花，預備送給她的小友玉兒，她穿着湖色的衫子，兩條小臂幾乎全露。軟軟的髮披在她的肩上，時時給風吹起。看她輕鬆的步子，知道她心裏裝滿了快活。

她手裏有了紅的白的花，心想這鮮黃的棠棣花也得採一點。正要採時，一聲哀苦的叫使她住了手，原來一個可愛的小燕子躺在那里。呀，金光的羽毛上有血斑呢！

她放下手中的花，將小燕子

捧了起來；取出雪白的手巾，給他拭去血污。更輕輕地撫摩他的羽毛；將右頰親着他，柔語道，「可憐的小寶貝，你喫苦了。是誰欺侮了你？是誰欺侮了你？現在你的痛苦

過去了。我給你睡柔暖的牀；我給你喫甜美的食；我給你做親愛的伴。你跟我回家去罷，小寶貝呀！」小燕子睡在她的手掌上，又溫又軟，非常舒適。他又叫了，但不再含哀痛的意思，只有懷念的神情。「母親呀，我遇見可愛的小姑娘了。她歡喜我，帶我回家去了。你到她家裏看我罷。我很安好呢。但是，你要馬上來呀！」

綠楊樹、池水、蜜蜂、棠棣一齊放了心，和聲歡送道，「她是個仁慈的小姑娘。她能代行我們的心願。你跟她去罷。倘若你的母親到這里來，我們會告訴她；再會了，幸福的小燕子。」

青子將小燕子帶到家裏，先去告訴了玉兒，順便送與採得的野花。玉兒聽了，非常歡喜，說她們



子

做他的窠。他喫得很飽。受傷之後，有點疲倦，此時昏昏欲睡。青子和玉兒看護着他，輕輕地唱着睡歌道，「小寶貝睡呀！貓來打他，狗來罵他，小寶貝睡呀！」他漸漸熟睡了。

小燕子一覺醒來，只見兩個笑臉緊貼着，看自己呢。



必須好好兒給他調養，使他恢復活潑可愛的精神。於是她們倆有新鮮的事情做了。

青子調些很好的東西給他喫；玉兒採一種柔軟的草，鋪在一個匣子裏，



他略一回思，便記起自己受傷被救的事情，「母親，爲什麼不來呀！你一定在尋我呢！我卻在這裏等你。小姑娘待我好，爲什麼不將你也接來呢？」他懷念的淚滴下來了。

青子看了，心裏也覺難過，舉起手巾輕輕按着眼睛。「小寶貝且耐着。沒有方法尋到你的母親呢。暫將我這里作你的家罷。好好兒靜養着，待你的傷勢復原。一面，我們加意找尋你的母親。」

小燕子只是滴淚。

玉兒說，「你善於唱歌的，定必喜歡聽歌，我唱一支歌給你解悶罷。」  
玉兒唱了。

樹頭的紅那里來？

山頭的綠那里來？

紅襟的小寶貝呀，

你帶來的春消息！

油碧池波那里來？

甘芳土氣那里來？

紅襟的小寶貝呀，

你帶來的春消息！

醉人暖風那里來？

迷人煙景那里來？

紅襟的小寶貝呀，

你帶來的春消息！

呢？

青子唱着和聲，使這個歌格外好聽。她面貼着匣子軟語道：「你總快活了。這個歌比你的怎樣

小燕子本來喜歡唱歌，現在聽了歌，禁不住也要試一試。他悲戚地唱了：

愛的母親在那里？

愛的母親在那里？

你的愛在這裡呀，

誰與你傳個消息！

你在山頭尋我麼？

你在水邊尋我麼？

你的我在這裡呀，

誰與你傳個消息！

我在這裡等你呢！

我在這裡等你呢！

我要睡你懷中呀。

誰與我傳個消息！

燕子  
青子忽然拍着玉兒的肩道，「忘記了，我們何不替他在新聞紙上登個告白呢。」  
玉兒馬上去取了鉛筆白紙來，口裏嚷道，「我來寫，我來寫。」玉兒寫以下的告白：

「親愛的母親，兒中了一個輕微的傷害，受了點傷。現在青子小姑娘留我在她家裏，一切都安適。你不要起一絲兒驚恐呀。可是兒盼望你立刻到這裏來，盡你翅膀的力——但不要太乏力了。快來！快來！你所愛的小東西。」

子  
青子笑着向小燕子道，「這就好了。明天你的母親在新聞紙上看見了這個告白，一定就來。現在可以收住你的悲戚了。」

小燕子方才不再滴淚。青子玉兒伴着他，講些黃金洞小女王的故事。晚上點起了掛燈，她們又在金色火光底下，唱些神仙的歌，直到他進了夢鄉。他在夢鄉裏，同他的母親去訪竹雞的家，小竹雞取出松子款待他，好不快活。

「明天上午，他的母親急急地飛了來，一看見他，便撲開翅膀抱住了。」尋得我心碎了！傷的什麼地方呢？可愛的……」

小燕子樂得只是流淚，他張開了黃的小口，不住地親母親的嘴。「你來了，一切都安適快樂了！何況傷口已經結攏，痛楚已經消失呢。」

「這回還是幸運。以後你不要相信世間沒有傷害呀。」

小燕子嬌語道，「我真實遇到的都是好意。傷害之來，我沒有知曉，可知他的性質是虛空的。我相信這是末一回了——遇到這虛空的傷害。」

「我們回家去罷。」母親甜蜜地說。

青子玉兒流淚了，她們捨不得他回家去，又不忍叫他不要回家去。

小燕子安慰她們道，「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哭，我天天來望你們呢。我有新鮮的歌，總要唱給你們聽，我有好東西，總要送給你們，因為你們待我好。」

小燕子跟着母親回家去了。他每天來望青子和玉兒，唱一回歌，又飛舞一回。每年春天，他從南方回來時，總帶些紅的白的珊瑚，美麗的貝殼給她們玩。

青子和玉兒見他來了，取出當時那個匣子說：「你又歸來了，這是你的舊居，來歇歇罷。」

## 一粒種子

世界上有一粒種子，同核桃這般大。綠色的外皮非常可愛。凡是看見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歡喜他。聽說，若是將他種在泥裏，就能夠透出碧玉一般的芽來。開的花是說不出地美麗，什麼玫瑰花，牡丹花、菊花都比不上。而且有濃厚的香氣，什麼蘭花的香氣，梅花的香氣，芝蘭的香氣也都比不上。可是從沒有人種過他，所以也沒有人看見過他的美麗的花，聞過他的花的香氣。

國王聽見有這樣一粒種子，歡喜得只是笑；白而濃的鬍子包住他的嘴，彷彿一個樹林，現在樹林開了個深深的洞——因為笑得合不攏嘴。他說：「我的園裏，什麼花都有了；北方冰雪底下開的小白花，我派了專使去移了來；南方熱帶，像盤一樣的大蓮花也有人拿來進貢。但是，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我弄得到，人家也弄得到；又有什麼希奇？現在有這樣一粒種子，只有一粒。等他開出花來，世界上就沒有第二棵。這才顯出我的尊貴和權力。哈哈！……」

國王就命人把這一粒種子取了來，種在一個白玉盆裏。泥是御園裏的，篩了再篩，只恐他不細。

澆灌的水是金缸裏盛着的，濾了再濾，只恐他不乾淨。每天早晨，國王親自把這個盆從暖房裏搬出來，擺在殿庭之中。晚上又親自搬進去。寒暑表告訴他天氣冷了，就生起暖烘烘的火爐來。

國王在睡夢裏，也想看盆裏透出碧玉一般的芽來。清醒的時候，不必說了，只在盆的旁邊等候。但是那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個白玉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時候逃一般地過去，國王種這種子已經兩年了，春草發芽的時候，他在盆旁祝福道，「春草回來了，你跟着他們來罷！」秋天許多種子發芽的時候，他又在盆旁祝福道，「第二批萌芽來了，你跟着他們來罷！」但是全沒效果！於是國王怒了。他說：「這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我要他何用！」他就把種子從泥裏挖出來，還是從前的樣子，同核桃這般大，綠色的外皮非常可愛。他看了也覺討厭，就向池裏一丟。



種子從國王的池裏，跟着流水，流到民間的溪裏。漁翁在溪上打魚，把他網了起來，高聲叫賣。

富翁聽見了，歡喜得只是笑；肥厚的面孔差不多打足了氣的皮球，現在臉皮只是不住地抖動——因為笑得不停。他說，「我的屋裏，什麼重價的東西都有了；拳頭大的金鋼鑽，雞子大的蚌珠，都化了金錢買來。但是，這些也是別個富翁所有的；而且只講金銀珠寶，不免帶點俗氣。現在有這樣一粒種子，只有一粒。等他開出花來，既可以比過別個富翁，而且高雅得多了。這才顯出我的富足和優越。哈哈！哈哈……」

富翁就向漁翁買了這一粒種子，種在一隻白金缸裏。他特別僱了四個種花的人，專門看護這一粒種子。這四個種花的人都用考試法選取來的；用極難的題目，種植名花的方法，去考問他們，他們都能回答。選定之後，給他們很厚的工資，並且優待他們的妻子，使他們願意盡心竭力。這四人確能盡心竭力。輪班在白金缸旁邊看護，日夜不離。他們懂得種





花的方法很多，一切照着所懂的做。他們知道什麼是最好的肥料，只選最好的肥料澆灌。

富翁想，「這麼養護這粒種子，發芽開花應得加倍地快。花開的時候，我便大宴賓客，同我相仿的富翁都請到，使他們看看我獨有的美麗の奇花。使他們佩服我是最富有、最優越。」他這麼想，立刻向白金缸看。但是那裏有碧玉一般的芽呢？只有一個白金的盆，盛着灰黑的泥。

時候逃一般地過去，富翁種這種子也已兩年了。他春季宴客的時候，在缸旁祝福道，「我將宴客了，你幫助我，快點發芽開花罷！」秋季宴客的時候，他又在缸旁祝福道，「我又將宴客了，你幫助我，快點發芽開花罷！」但是全沒有效果！於是富翁怒了。他說，「這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我要他何用！」他就把種子從泥裏挖出來；還是從前的樣子，同核桃這般大，綠色的外皮非常可愛。他看了就覺生氣，便向牆外一丟。

種子跳出牆外，掉在一家鋪子前面。商人拾了起來，大喜道，「奇異的種子掉在我的門前，一定是發財之兆！」他就種在店鋪旁邊。每天開店時候總去拜望一回，收店的時候也要去看一看。隔了一年多，還不見





碧玉一般的芽透來出。商人不高興了，說，「我自己發了癡，以為這是奇異的種子！原來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現在不癡了，我還是好好兒想賺錢的好。」他就把種子挖起來，向街上一丟。

種子在街上躺了半天，給掃街夫同垃圾一齊掃在畚箕裏，倒在軍營旁邊。軍士拾了起來，大喜道，「奇異的種子給我拾得，一定是升官之兆！」他就種在軍營之旁。操罷的時候，就蹲在那里等候他發芽，手裏抱着短槍。別的軍士問他做什麼，他只是不響。

隔了一年多，還不見碧玉一般的芽透出來。軍士惱了，說，「我自己發了癡，以為這是奇異的種子。原來是死的種子，醜陋的種子，惡臭的種子！現在不癡了，我還是好好兒等打仗的好。」他就把種子挖起來，運出他所有的力氣，向很遠的空中擲去。

種子飛行了，彷彿乘了飛艇。落下來時，滾在碧綠一片的田裏。

田裏有一個少年農夫，他的皮膚曬得像醬的顏色；因為用力耕作，臂膊有一塊塊突起的筋肉。

他手裏拿一柄四齒耙，在翻鬆田裏的泥。他下了幾耙，擡起頭來看看四圍，現出和平的微笑。

他看見種子落下來，說，「呀，一粒可愛的種子！」  
就用耙鬆了田中心的一方泥，把種子種在裏面。

他照常耕作，照常割草，照常澆灌——自然，種那粒種子的地方也耕到，也割到，也澆到。

田中心的一方泥裏，有碧綠的一線露出了。隔幾天，碧玉一般的莖條挺出來了。再隔幾天，開出一朵美麗到說不出的花來，顏色是紅的。那朵花放出濃厚的香氣，誰走近他就沾在身上，永遠不退。少年農夫看見了他手種的花，還是平時的態度，現出和平的微笑。

鄉村的人齊走來看新開的花。回去的時候，都現出和平的微笑，沾了滿身的香氣。



第一輯全部十二冊

葉紹鈞代表作

現代作家選集第十集

編者

三通書局編輯部

發行者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三通書局

印刷者

三通書局印刷所

門市部

上海北四川路三八九號

上海四馬路中三一號

分局

南京朱雀路八〇號

杭州新州路三四五號

新北京興安大街

代理店

南洋新加坡及全國各大埠各大書局

現代作家選集

第一輯

十二代代表作

6	5	4	3	2	1
冰	林	茅	周	郭	魯
	語		作	沫	
心	堂	盾	人	若	迅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12	11	10	9	8	7
丁	田	葉	巴	徐	郁
		紹		志	達
玲	漢	鈞	金	摩	夫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表	表	表	表	表	表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五日發行



價廉物美 到處風行  
日語會話自通

本書在日語會話書中，銷行最廣。今已十六版出書，頁以編排醒目，取材實用，始克臻此。爲適應新時代，日語爲人人所必研，諸君有志於此，當以此書爲階梯。售價極廉，自尤爲讀者所樂聞也。

研究日本語文的良好導師  
日本語文鍵

蘇勉知著述 岩尾正利校閱


日本口語與文法不同，吾人進研日本語文，必須真切了解口語與文法之運用與真諦。本書乃唯一適合國人進研日本語文之書籍，對日本語文之淵源及其特徵，詳加闡述，文法條例，更分析透澈，絕不易明瞭處，另加圖解說明，立可融悟。

本書係分課撰述，大中學採作教本，尤爲適宜。

中日語文研究書中之皇座  
中日會話集

丁卓編著

本書出版以來，荷蒙研究語學人士紛紛購讀，九版出書，連印連罄，行銷達數萬冊，現應讀者需要，添註中國國語讀音，並於卷首加載國語上海語兩種「聲音概要」，全書內容，增加九十餘頁之多，對於促音轉音等皆加記號，且於日本字母圖說中加入國音國字，初學者亦可一目瞭然，故定價雖稍貴，實際上極值得也。



# 太極操教本

發明人 褚民誼博士  
編述者 顧 舜 華  
三通書局印行

是書爲太極操發明人褚民誼博士所主編「八一三」事變時原稿焚失茲復由顧舜華君朝夕過從褚先生處研習重加闡述而完成此本以供各級學校及體育學校教材之用並由教育部通飭各學校遵照採用矣

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康之身體有健康之身體然後有健全之事業欲求健康之身體不可不勤習太極操太極操省力省錢又省時間最經濟而最易收功效切合我國民生環境之需要倘人手一編均可隨時隨地單獨操練誠爲健身上之不二法門體育上之至善教本

湖南時務學堂  
學生日記類鈔

徐滌珊彙編  
三通書局印行

是書內容係問答式爲當時學生之質疑  
問難及先生之批解闡說內中多關經史  
及切中時弊之作可爲窮經究史者之參  
考書可作文化史上之掌故看關心文化  
及思想上之變遷者不可不看

遜清戊戌維新湖南熊公秉三創設時務  
學堂於長沙延請新會梁任公先生主其  
事一時士林濟濟人才輩出蔡公鐸樊公  
錐等尤爲傑出之才開革新時代之端啓  
三湘英雋之秀惟楚有才熊梁功蹟豈可  
忽乎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8640B



